后三国演义

【明】罗贯中著　于绍文等

VISIT...

LANZAROTE

Caliente.COM

后三国演义

【明】罗贯中著　于绍文等

版权信息

书名:后三国演义

作者:[明]罗贯中 于绍文等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版权所有•侵权必究

序

历观古今传奇乐府，未有不从死生荣辱、悲欢离合中脱出者也。或为忠孝所感，或为风月所牵，或为炎凉所发，或为声气所生：皆翰墨游戏，随兴所之，使读者既喜既怜而欲歌欲哭者，比比然矣。

今观是集，专从《通鉴》中三国时受魏禅称帝之际，演成一帙，布局如五花八门之奇，变化如公孙大娘舞剑。即如石珠智勇兴师，弘祖仁慈慷慨，慕客、石、段，义赛关张；稽德、有方，不殊诸葛，树精比试，智服王弥，梦月斗武，郝鱼飞升：皆如生龙活虎，忽现忽潜，运笔可敬可怪，令人莫测其端倪；玉銮、松庵、梦月、兰玉及贺玉容等，皆杏脸桃腮、柳腰柔弱之辈，乃不以红粉自居，竟与英雄并重千古，噫，亦奇矣。

攻取对敌之际，幻术多方，虽《西游》、《水浒》，无过于此。

成功之后，忽降子真，如明智慧之灯，豁开迷径。驾般若之筏，济渡爱河，使石珠三人得飘然于仙界，以至弘祖定位，方得海宇安宁，鬼妖潜伏。羡石宏之奇遇，喜谢、贺之于归。盖三子始以意气投合，终以琴瑟齐鸣，文机返照，满纸如万道霞光，天衣灿烂，龙女散花，使人津津不忍释手，须执杯在手，狂呼大白而悦之。

庚申孟夏澹园主人题于菉竹亭

第一回 惠女庵石珠修性

暮鼓晨钟，春花秋月何时了。七颠八倒，往事知多少。

昨日今朝，镜里容颜老。千年调，一场谈笑，几个人知道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世俗无端事未了。骨内相残，引得兵戈到。山妖木魅增多少。吞声野老远何道。

英才特起人方晓。读尽兵书，南北奔驰老。结得同心功业杳，十年血战非渺小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诗曰：

百岁光阴似水流，千年订策为谁忧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于儿孙作马牛。

马力牛筋为子孙，龙争虎斗闹乾坤。战尘摩擦英雄世，杀气薰蒸日月昏。

千载几人传后代，百年谁主调征魂。孔明若晓其中意，高卧南阳紧闭门。

你道此词为何而说？那当年三国时，晋武帝司马炎，受魏禅称帝，灭吴取汉，传位于孝惠帝司马衷，惠帝传位怀帝，怀帝传位愍帝，斯时天下纷纷然，其时之民生物力，尽已惫矣。唐山人有诗一首，叹那西晋之事，诗云：

战血年来久未干，山精石怪暗中看。

愍怀无策空垂泪，刘石多才竟不难。

江左风流称谢相，疆场武艺有孙安。

只今回忆当年事，月落空潭夜影寒。

话说当时晋世祖武帝太康年间，潞安州有一座发鸠山，方圆数百馀里，奇峰插天，林木郁茂，凡珍禽怪兽、山妖石精之类，往往聚迹其中。山之东南有一石壁，名翠微壁。壁下有一所古庵，名为惠女庵，却是西汉时所建，年深月久，剥落殆尽。只有庵之后带，不常有妖神魔怪，盘踞出没，庵址幸不致于塌损。原来那石壁高并青云，因得日月精华之气，故彩色射人，不尝闻里面有仙乐之音，每每放出霞光万丈，黑夜如同白昼。忽然一日，风雨大作，霹雳震动山谷。云中闪闪。落下冰雹，犹如滚珠，甚是惊人。少间，风息雨止，只见豁喇一声，竟似天崩地裂之状，霎时间那石壁裂开，内中走出一个美貌女子来，那石壁依旧闭合。你看这女子如何模样？但见：

云鬓低垂，秋波斜转，口似朱敷，脸似粉琢。斗小蛮之细腰，移潘妃之莲步。

彩衣绣服，依稀群玉山头；玉润珠含，确是蓬莱仙子。罗浮之素女无光，江畔之仙姝不让。

正是：穹苍欲救黎民厄，预降仙真往下尘。

那女子原是上界一位织锦仙女，因惰于织锦，偶有思凡之念，玉帝察知，故将他降于尘世。恐其迷却前因，故不受生于凡胎，而乃幻出于石壁。只见那女子坐在一块石上，凝神定性，若有所思，立起身来，又走向石壁之外，四顾徘徊。望下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就拜谢了天地，又对石壁拜谢了，那知也就忘却自己根由。即取个名姓，姓石名珠，因在石壁中走出，又因天雨如珠，故即以此为姓名也。

那石珠取了姓名，心下却自想道：吾今既生人世，也要做些事业，今安身之处尚无，如何是好！心中踌躇一会，想了一想，再往下看了一看，说道："有了，那个惠女庵，谅来是个女庵，我今就到那里安身。山中樵采，亦可立命，再修心养性起来，后边或有好处，未可知也。"即时算计停当，便嫋嫋娜娜，一步步的走下山来。再走到庵边，转过前面，走进后带。只见里面椅床桌凳，傢伙什物，各色俱备。又不见一个人影，石珠满心欢喜。

再走入一间密室中，只见里面并无一物，止有一个蒲团，放在中间。石珠想道：看来此庵年代已久。无人居住。为何傢伙什物件件端

正，这里又有这一个蒲团，莫非天赐于我的？不然，或是什么神怪在此居住之所，也不可知。不要管他，我竟占住了，且看有何人来争执。想罢，转出后门，来至前边，将所有什物逐一看了一看。只见一口石橱，却又作怪，现放着许多时新果品，石珠一发欢喜，遂去取出几个红桃来吃了，依旧将门关上，转到后面蒲团上过了一夜。到明日，竟自出门，寻山问水，逍遥了一日，到夜间，复归庵中。

自此石珠正在庵中居住，自觉快话，更且不见有人来争占，一发信以为天赐的乐境。连过了一月有馀，石珠忽然想道：人身难得，时光易过。我今既生人世，还恐此身不能长久，必须修真了道，得过长生不老之方，方不负天地赐我此庵之意（侧批：才见大灵悟，不负天意），况后房现放着个蒲团，必是天意要我修真，我如今只管在外闲行，有何益处？说罢，就将门闭上，竟至密室，将蒲团铺好，凝神定气，端坐其上。正是：

女子尚识修真性，何事男儿徒妄为。

石珠闭目定神，坐了有一个多时，忽然一阵狂风，半天中一声响亮，却像起个霹雳的一般。石珠吃了一惊，开眼一看，只见一个半老不老的人，飘巾大袖，圆眼长髯，立于面前。石珠不慌不忙，立起身来，与他相见，问其来意。那人道："在下姓吴名礼，祖居此山，这庵是我别居。今日此来，一则为妹妹谪于人世，特来探看；一则来看望此庵，就交与妹妹居住，后日习成武艺，便好辅佐神霄，共成大事。"石珠道："哪个神霄，又如何共成大事？"吴礼道："未可泄漏，后日自知。"便向袖中取出一卷天书来，递与石珠道："妹妹但熟看此书，他年自有妙用。"石珠不知其故，只得接了他书。正欲开口再问，吴礼旋身几转，一阵狂风，化作一道金光，袅袅上腾，倏忽不见。

石珠且惊且喜，说道："我从不曾与他相会，他如何就认得我，竟称我为妹妹，竟将此庵交付与我？又与我一卷书，且说辅神霄争取江山，其中必有一定气数，分明来历，不可不信。"他遂将蒲团打叠一边，端正几案，焚起好香，望空拜了四拜道："弟子愚下，蒙天不弃，赐愚书册，异日有用此书，方谢天恩不浅。"祷罢又拜，轻轻地将书打开，仔细看了一看，第一卷都是些符箓，与那呼兵遣将之术；第二卷都是些偷营劫寨、排阵安军之法；下卷却是许多人的名姓，都未曾相识者。石珠暗暗欢喜，遂将中卷与下卷谨谨藏好，只将上卷仔细观玩，朝夕演习。约习了百日光景，件件已是心领神会，飞腾变化，无不如意。

一日，石珠要去拜访吴礼，谢他借庵、授书之义，且商将来大事。只见山门外半云半雾，又来两个异人：一个是道人打扮，手执一根铁如意；一个是道姑打扮，背负宝剑，手执拂尘。两个到了庵前，竟入里面。石珠上前相见，询其名姓。那道人打扮的说道："小子姓侯，别号有方。"指着那道姑说道："此位是贫道的表妹，叫做袁玉銮。奉吴真人之命，来与姐姐作伴，望乞见留。"石珠见说，心下想道：吾在此孤单独自，得他们相伴，极是妙事。但房宇狭小，如何能容得他二人？况他又是个道人，殊觉不便，毕竟不留他为是。正踌躇间，侯有方早已知道，笑了笑说道："姐姐莫非为卧房狭小，不便相留么？这有何难，凭着我二人之力，管取不日就有一所大厅堂居住便了。"石珠见说着心事，不敢再却，只得任他住下。当夜侯有方就在厨下歇宿，袁玉銮却与石珠在后房同宿。

到了三更之后，石珠睡梦中只听得雷声隐隐，恰像庵门外有万马奔腾之势。石珠惊醒转来，去摸那袁玉銮，已不知去向。心下惊疑不定，悄悄的披衣而起，捻着土遁，遁出庵门，远远的张看。此一惊真个不小，真是：

巧夺天工施造化，不烦人力建楼台。

你道是为何？只见那半空间，来来往往，都是些奇形鬼怪之物。也有青面的，也有红须的，也有独角的，也有三眼的，都在那里运水搬泥，寻砖觅瓦，拖木的拖木，扛石的扛石，或锯解的，或斧凿的，忙得了不得。侯有方与袁玉銮却立在云端之内，左顾右指，指点方略。自三更初至五更，看看完成。石珠暗暗咋舌，毛发倒竖，不敢久留，依旧捻着土遁，竟入卧房睡了。

不多时，鸡声三唱，天已大明。只见袁玉銮走至石珠卧榻前说道："天已明了，姐姐还浓睡么？"石珠听说，翻身坐起，披表下榻。忽然侯有方也走到面前说道："姐姐一夜稳睡，可知我等夜来之事么？且同去看看来。"遂同了石珠、袁玉銮，一径走出内房，转过前廊，来到一箭之地。只见楼阁巍峨，亭台耸峙，中间有一所大殿。殿后是一带高楼，左右耳房，不计其数。殿前有大门、二门、三门，真是天造地设，焕彩异常，即使真仙建造，亦无如是之速成者。有诗为证：

顷刻楼台巍焕新，只因建造是仙人。

运工自由鬼神助，经始还李吴子真。

指日楼前骄铁马，有朝殿内动征尘。

应知天意多难测，会见中原血染津。

石珠看了，不觉呆了半晌，心下想道："我昨夜看时，还都未有完成，不料今日就如是成功之速，岂非千古以来，从未有的奇怪之事。"于是随着他二人，一层层走将入来，各处看了一会，一齐立在正殿之上。侯有方说道："如今殿宇已成，不日当有异人来至。我等即当移居于此，建立旗帜，以招四方豪杰。况目今晋室将衰，中原扰攘，正吾等立功之秋也。石姐与表妹宜各努力，勿虚此生。"袁玉銮道："表兄所见甚是，但石姐前日曾受吴真人三卷秘箓，不知曾演习否？"石珠接口道："吴真人所授，小妹岂敢怠忘，已得习熟了，却不知何所用之？"侯有方笑道："既已习熟，自有用处，不必性急。"便对袁玉銮道："表妹可同石姐在此，我去去就来。"说罢，就驾起云头，呼呼的一阵冷风，倏然不见。

袁玉銮与石珠在堂中说了些闲谈，将及有两个时辰，忽闻得半空中有人声说话。石珠二人抬头一看，只见侯有方同着一个红须道人，各拿着一个大皮箱，冉冉而至。到了堂前，各各按落云头，走入堂前。袁玉銮、石珠即忙上前相见，问其姓氏。侯有方道："他姓桐，道号凌霄，就是发鸠山前人氏，因他精通道术，相招而来。"说罢，各将皮箱打开，众人上前一看，你道是什么东西？原来一箱是旗帜彩缎，一箱是金银刀剑。众人一看，欢喜无限。便将旗帜理出，内中捡出一幅大红绣字旗，立起长竿，竖于大门之外。将彩缎做了四人的袍服。又将金银各处收籴粮米，置办傢伙什物。将刀剑各人检取一把，佩在身边。袁玉銮原自有佩剑不取。石珠取了一把青锋宝剑，侯有方也取了一把紫电镇魔宝剑，桐凌霄却是一把大刀。当下分派已定，各自去收买什物、粮米、衣服之类，不在话下。石珠又将庵中各项物件都搬到大殿中，安顿已了，自去演习兵法，不消细叙。

忽一日，正是暮秋天气，但见：

满地风烟飞白马，半天云雨暗青山。

芦花飒飒点头白，江上飞鸿自往还。

其时侯有方、桐凌霄都不在，止有石珠与袁玉銮在楼上相对而坐。

二人正谈论间，忽见西南方有一道紫气，自地下而上，直冲云汉。袁玉銮吃了一惊，对石珠道：“姐姐，你看这道紫气之下，必有异物，将来一定是我等一流人物，不知几时方可相叙。”

石珠道：“姐姐既知是我辈中人，又是异物，何不就去访他同来？”袁玉銮道：“只怕时有未可，且姑待之。”石珠道：“非也，若是时有未可，紫气决不为我二人所见；今既见之，必当即时相会。若是姐姐不去，小妹自去访他。果是异人，一定要他同来。”说罢，竟不等袁玉銮开口，一径走下楼来，望前而去。玉銮见他意决，更不阻他。

毕竟不知石珠此去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梅花洞陆静留宾

话说石珠听见玉銮“紫气异人”之说，一心要去寻访，遂别了玉銮，一径出门，竟望西南方而来。约行了有半里之路，并不见有什么紫气。只得向前又行。转过了有两个山湾，忽见一个茂林之内，豁喇的一声，跳出一只狰狞怪兽来，径向石珠就扑。石珠按胆站住，更不惧怕，侧身闪过。仔细将那兽一看，却生得甚是奇异。但见：

非熊非罴，非虎非豹。毛成五彩，头端一角。口若悬河，眼如丹风。

性善走而如云，威扑人而不贼。能知凶吉，山中百兽咸钦，不畏邪魔，任尔鬼灵震服。

原来此兽叫做五花猬，常居泉下，食死人之脑。当下石珠见他扑来，将身闪过，心下想道：我正缺一坐骑，此兽有些异相，正当我坐。须看他威势稍衰，使出那降龙伏虎之技。口中念念有词，将手一放，平地里一声霹雳，竟向五花猬打来。那五花猬却也古怪，耳弭尾摇，不敢展动，紧紧的伏在地下。石珠便走上前，拔出背上青锋剑，吹上一口法气，将他头角上画了一道符，双手去他身上一拍，喝道：“孽畜，还不随我去！”只见五花猬就地一滚，立起来，对了石珠看见甚喜。便将身一跃跳上，露头张口，恰像欲言的一般。石珠骑在背上，竟望西南大道而走。走尽了大道，恰好又是山路，五花猬驼了石珠，竟自飞跑上山。

一霎时，过了几个山嘴，前面却是一座石壁，周围都是些合抱大木。石珠到了石壁之下，那五花猬便立住了脚不行。石珠暗暗称异，就跳下五花猬来，左右观看，并无动静，反仔细将那石壁一看，原来是两扇石门，紧紧闭着，上面写着三个石青大字道：梅花洞。

石珠看罢，满心欢喜。悄悄的立在门首，意思要等里面走出人来，只讨个来历。却并不见有人出来，石珠等得不耐烦，用手去摸了两下，忽听得呀的一声，石门半开，里面走出一个披发童子来。看了石珠一看，说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是何方人氏，有甚么事故来敲我门？”石珠道：“我姓石名珠，祖居发鸠山下，因访寻异人，偶而到此。眼见得这径路窈窕，洞门幽僻，想来必有异人在内，故敢斗胆惊动。望你通报师

长，引我一见，不敢有忘。”

童子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石道姑，既要见我师长，你且在此立着，待我去与你通报，见不见就来回你。”说罢，依旧将门闭上，竟自去了。石珠看见如此光景，不敢怠慢，恭恭敬敬的等在门首。

等了有好一会，那童子依旧开门出来，对着石珠笑道：“造化、造化，师长请你去见哩。”随即引了石珠，走进石门，转过了几带回廊曲槛，即是一所殿宇。虽无峻宇雕墙，却也是洞天福地。石珠到了殿前，偷眼将殿上一看，只见殿上坐着两个人，却是一男一女，都是真人打扮。看见石珠入殿，便起身迎下殿来，就要与石珠见礼。石珠不敢，要尊他坐了拜见。他再三不肯，只得以宾主之礼相见了。那男人又先开口道：“久闻石姐得了大道，未遑趋谒，今日反先赐顾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石珠原不曾认得他，不好说谎，只得实答道：“小妹原不敢惊动两位真人，其因前日在楼上闲坐，看见一道紫气，出于西南，意必是异人所在，故尔寻访到此。今见洞府幽雅，想必是异人了，故敢叩谒。其实真人的尊姓大名，还不曾拜问，望乞恕罪。”那人见说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在下也曾与石姐会过，如何却不认得？也罢，我就说了罢。在下姓陆名静，道号云闲。这位是我的妹子，道号松庵。一向往来山中，未有定迹。自石姐得道之时，始获此洞安身。前日听得人说，石姐得了侯道兄法力，不消一夜，建成宫殿，甚是壮观。今日正要同了舍妹，前来拜候。不知石姐已先枉驾，多多得罪。”

说罢，便叫左右安排筵席，与石珠洗尘。石珠再三推辞，云闲只是不肯。不多时，排上酒菜，虽不是龙肝凤髓，却也是人间所不常见的山肴异昧。有诗为证：

梅花洞里列绮筵，野味山肴色色鲜。

今日主宾相唱饮，他时应共耀金鞭。

酒席既完，云闲便请石珠坐了客席，云闲与松庵主席陪饮。

酒过数巡，石珠开口说道：“小妹前日承吴真人指教，传与兵书秘箓，教我将来建立功业，垂名后世。后又蒙侯道兄、袁玉姐法力，建成宫室，劝我延访豪杰，同立殊勋。所以小妹不惮跋陟，寻访前来。不期得遇二位真人，正是三生有幸。不知二位真人肯同小妹到敝处聚否？”云闲见说，沉吟未答。只见松庵说道：“既是石姐相招，乃是我等之愿，安

有不去之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看着云闲道：“哥哥为何默默不语，莫非不乐去么？”云闲道：“我有一个道友，姓稽名德，在长林村居住，极有道术，手下有神兵五百，前日曾与我相约，要访天下英杰，同立功勋。我一向不曾去望他，今石姐既有此美意，待我去约了他，一同前来。却是去此有百余里之远，所以一时不能就行。”石珠见说，大喜道：“既有此人，不宜再迟，请真人今日就行，我同令妹在发鸠山大殿中相候。”云闲依言。当下，大家又饮了一会。天色已晚，石珠叫童子将五花猬牵进洞中，安顿好了。自己就同松庵歇了一宿。夜景不题。

到明日天明，石珠催促二人起程。松庵便将洞中所有金银珠宝一应物件，装载车上，唤个人押行。又牵出一匹墨顶珠，自己骑坐了。正要动身，却是石珠所束之兽，乃是一匹五花猬，未有鞍辔，忙问道：“石姐的坐骑如何还没有鞍辔，想是新得来的么？”石珠见说，便将收他的事，说了一遍。且道：“小妹因见此兽有些异样，所以将他做了个脚力，还不知此兽叫什么名色。”

松庵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此兽叫做五花猬，极要吃死人脑髓。却是善知人意，又熟于奔驰，乃不易得之兽也。”说罢，便叫从人向行李中取出一副鞍辔，递与石珠，结束端正。一齐别了陆静，出洞而行。陆静送出大门，两下作别。临行，石珠又叮嘱陆静，早去长林村，拜请稽德。陆静点头应允，相揖而别。正是：

相逢顷盖成知已，临别还将心事传。

不说石珠与松庵迤逦回山，却说云闲回到洞中，便唤过一个童子，分付道：“我要到长林村去，拜访稽师父，你好好看守洞府。我去半月之后，却回来同你收拾了，一齐到发鸠山石姐处去相叙。倘有人来相访，只回他不在便了。”童子唯唯听命。陆静便扮作云游道人，唤个道童随了，竟出洞门，望长林村而来，不题。有分教，此一来：

长林村中无壮士，发鸠山下聚英豪。

却说那长林村，也是潞安州管辖的地方。方圆有三十多里远近，都是些长松茂竹，榆柳桐椿，不上有四五家人家。长林村中有一座小山，唤做白石岩，却是稽德的住居。那稽德号称有光，生得面如重枣，须长二尺，有一丈长的身材。虽是修道的人，却也极喜武艺，使的一柄消魂摄魄的大神刀，约有百二十斤多重，兼之通晓道术，嘘神役鬼，靡不如

响。手下有神兵五百，俱能出入水火，腾云跨雾，平日里只在村中弄神弄鬼，惊得往来的行人，没一个敢在白石岩前经过。

那一日，稽有光领着五百神兵，在岩前排列阵势。将手中红旗，望着东南上连展三展，只听得军中连珠炮响，五百神兵分作五队，五队分作十队，纷纷混混，五色旗幡招展。一霎时，复合将拢来，忽见中军立起一面大红帅字旗，悠悠扬扬，变出一座旗门，旗门之下，坐着稽有光，纶巾羽扇，指挥三军。顷刻间排下一阵，东南西北俱无门户，只见阵中五百个神兵，像有百十万军马往来，阴风惨惨，杀气腾腾，甚是利害。你道这阵是甚么名称？有诗为证：

五百神兵变化多，帅旗招展动山河。

浑元阵里无人试，空向岩前独逞戈。

稽有光排下阵势，一纵一横，开合不一，演试多时。忽然一阵狂风从西北而来，竟将帅旗吹得乱颠乱折，馀者竟不动分毫。

有光心下奇异，忙忙收拾阵势，抬头观看。只见一个披发道童，手持双剑，对面杀来。稽有光不胜大怒，也不辨是谁，轮动大神刀，声振如雷的接住大杀。看看战了有半个时辰，那道童招接不住，拖剑而走。稽有光怒气不息，后面赶来，喝道：“何处野道童，敢来与我相战？快快留下姓名，不然，我决不饶你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赶来。

约赶有半箭之路，转过一个树林。忽然不见了道童，但见一个真人，五柳长须，身穿水合道袍，坐于林下，背后立着一个道童，正是方才交战的那个人。稽有光一见，仔细向前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连忙举手道：“云闲道兄，为何却独坐在此，小弟不知，有失迎候。”云闲见说，便立起身笑道：“你不要杀我的道童也就勾了，安敢远劳迎候。”有光也笑道：“这是道兄明明使这道童来耍我，我却不知是尊使，多有得罪。请问道兄，为何不到荒居，却静坐于此？”云闲道：“原来相访道兄，有话告知，因见道兄试演军法，未敢唐突。特使小童相戏，岂知道兄以假为真，怒气如雷，真可笑也。”说罢，大家又笑了一会，携手而回。

不一时，到了白石岩。转过厅堂，两下重新见了一礼，叙了些寒温。先吃了一杯茶，不一时就排上饭来，两下相对而食。食毕，各谈了些世事。稽有光却问道：“晋室衰微，人民扰乱，道兄不惮跋涉而来，必

有所教，望乞明言勿隐。”云闲道：“小弟此来，原非无事。目今发鸠山下有个道姑，名为石珠，在山中招纳英豪，前日特到小弟梅花洞来，要小弟与舍妹同去。小弟彼时即将道兄大名，及有意延纳天下豪杰之事，与彼说知。便令舍妹同他先到发鸠山，待我约了道兄，一齐去相叙。石珠甚喜，连催小弟前来。所以小弟不辞道里辽远，特来相邀。道兄素有同心，想不我弃也。”有光道：“道兄相约，自然当去，但不知石姐处更有何人？”云闲道：“将来豪杰，自未可料，即目今侯有方、袁玉銮与桐凌霄三人，也不在我辈之下。况且石珠又是吴子真的徒弟，岂是凡品？”有光道：“那个吴子真？”云闲道：“是卧云子吴礼，是个道行最高的人。”有光喜道：“原来有这许多高人，若非道兄见教，几乎错过，明日就与道兄同行便了。”两个说说笑笑，不觉天色已暮，有光便叫安排酒馔，与云闲痛饮。饮酒间，又谈了些各人的本事，直至露滴花稍。星稀河汉，方才抵足而睡。正是：

言逢知己那辞久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毕竟不知明日行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梓树林英雄出世

话说稽有光与陆云闲，说说笑笑，两个饮了半夜的酒，方才散讫，遂同榻而卧。过了一夜，至明日，大家起身，云闲就要同有光起身。有光欣然应允。将白石洞住居，托付与一个侄儿管了，自己带了些粮草器械，领了五百神兵，骑着一匹斑烂猛虎，同着云闲，取路竟望发鸠山而来。其时，云闲因在军中，不便步行，就向有光讨过一个青狮兽来骑了。一路上如风播残云，不一日，已到了梅花洞。云闲便叫有光，且安营住下。同入洞中，免不得茶酒款待。又过了一日，至第二日，云闲将洞中事务分付端正，依旧同了有光，统领神兵前来，不上半日，已到发鸠大殿前。有光将军兵远远扎住，同了云闲，慢慢的行到殿前门首一看，原来那座大殿，比前石珠到梅花洞时，大是不同：四周围都是插天的高墙，墙下引水为渠，渠之对面，都是生成的奇峰峻岭，而前又造出两座关门，都是因石壁为门，凿成户限，门上横写着三个大金字道：栖贤洞。

二人看了，暗暗惊异。一齐进了洞门，望见第二重，又是一层洞府，上面也书着四个大金字道：风云共际二人不敢径进，远远的下了坐骑，行向前来。门傍却是两面大红绣字旗，直竖在半天中，两边各有十名军士看守，见了有光与云闲，便喝问道：“你二人是那里来的？却在此窥探。”云闲见问，便走上前一步答道：“我们是从梅花洞与长林村而来，要见石洞主的，烦你们通报。”那些军兵道：“既要见石洞主，且在此暂侯，自有人来通报。”二人见说，不敢再问，只得远远立着。

果然，不多时，只见洞门开处（侧批：文波飘恶生情），飞出一匹墨顶珠来，却是陆松庵。见了云闲与有光，连忙滚鞍下骑，上前迎接道：“不知哥哥与稽道兄到此，有失迎接，甚是得罪，乞稽道兄与哥哥到凤仪殿相见。”二人听说。便转过二门来，来到三层门上，抬头一看，却是直竖着一匾道：叙义门。

三人又转过叙义门，方才远远望见大殿。殿前都是白石彻成的坦平大道，两旁都是回廊曲槛，果然极其华丽。少顷到了滴水檐前，望见里面一匾额，果是浑金妆就的“凤仪殿”三字。云闲与有光正要举足上阶，里面石珠与侯有方、袁玉銮、桐凌霄，早已迎下殿来，相逊相让的走进

殿中。各各相见已毕，分班坐定，各通了姓名。稽有光开口说道：“久闻石姐大名，无缘拜识。今得陆道兄相引，得觐尊颜，足慰平生。”石珠道：“小妹得侯道兄法力，克居于此，今蒙稽道兄不弃，同陆道兄前来，增光多矣。但小妹井蛙之见，无大见识，诸事还仗众位道兄指教主持。倘得成一二分事业，小妹不敢有忘。”陆静道：“石姐乃吴真人高徒，自然法力无边，我等菲才薄技，但当拱听约束而已。”石珠道：“小妹一人之见有限，凡事自当听众道兄裁酌，小妹安敢自专？”众人见石珠如此谦虚，英豪自然心折，以此俱各大喜。

石珠便叫大开筵宴，与众人贺喜。不多时，只见凤仪殿上，排上宴来，众人一齐入席。左一带是侯有方、稽有光、陆云闲、桐凌霄四人；右一带是石珠、袁玉銮、陆松庵三人。斯时堂上饮酒，堂下作乐，众人俱各开怀畅饮，直吃至三更时分，方才各散。有《清平乐》一首为证：

时来聚首，相对添茶酒。缘鬓英豪杯在手，转眼俱成故友。

今朝金殿游翔，他年看取名扬。道法人人精练，中州云扰疆场。

按下凤仪殿一头。却说平阳府河津县，有个宦者，叫刘员外。住居如宾乡中，躬耕陇亩为业。年近五旬，并无子息。一日，刘员外有事到府中去，隔了一二日回来，打从龙门山经过。天色已晚，就在山脚下一间房子内借宿。那房子内住的人，却是姓韩，绰号地栗鬼，与刘员外平日时常往来的。当下，见刘员外傍晚而来，知是借宿的意思，便欣然接纳，叫妻子贾氏点茶烧水款待，过了一夜。

至明日，刘员外吃了早饭，正要作别动身，忽听得半山中吆吆喝喝，声震山谷，刘员外忙问地栗鬼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地栗鬼道：“有一桩奇事，原来员外不知。”刘员外道：“是什么奇事？”地栗鬼道：“一年前，山顶之上不知何故，忽然滚出一个肉球，约有小斗大，在树底下滚来滚去，圆转不定。有几个人看见了，以为奇事，要去拿他，那知此球见了人来，便寂然不动，竟陷入泥底。看的人一发惊怪，百般的打他，竟不能动损他分毫，只得大家罢了。谁知此球陷入泥底，每到了黄昏清早，便有神光透出，或时有几百十只老鸦，飞鸣盖覆，算将来，已是一年有馀了。想是今日又有甚么异样，故此这些人在那里叫喊。”刘员外道：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奇事，既有老鸦成群飞来遮护，决非寻常之物。”地栗鬼道：“员外不信，请同去一看，便知端的。”

刘员外真个依言，便同了地栗鬼出门，一步步走上山来。只见有十馀人，围住在一株大树下，不住的喧哗叫喊。刘员外走到了树下，便分开众人，向前仔细一看，却是一个肉球，其光彩异常，一半还陷在泥里的。刘员外心下也暗暗称奇，便屈了身子，将双手去摸他，只见那球已渐渐顶起来，竟出了泥底，在树下滚个不住。刘员外看见，喜得眉花眼笑，轻轻的去捧将起来，回身便走。那些众人与地栗鬼，见刘员外取了肉球，一伙儿随下山来，竟到韩地栗家中，看刘员外如何处置。

那刘员外进了韩门，将肉球捧住，对众人道："天地间奇怪之事甚多，你们不必惊异。比如西汉时，有一个古人，叫做夜郎，在水边拾取一个肉球，回到家中，后来生出一男，渐渐长成起来，读书识字，受了汉朝爵禄，直做到巴蜀郡王，传之书典，至今以为奇事。今此球在山中，已是一年有馀，诸兄们都不能取，他反陷入污泥之中，恰恰老夫到此，就特出泥中，为老夫所取，安知将来不像夜郎之事？今老夫欲将此球回去，以观后时应验。诸兄们不弃，他年同到老夫家下，采个的实何如？"众人见说，俱各称善，一齐散了，不在话下。有诗单说那肉球的妙处：

圆转山中一肉球，祥光时伴数峰秋。

非关俗眼埋黄壤，只为时通入老叟。

元气未分金殿元，奇谋先向王轮收。

从今一震风雷策，指日烟霞笼玉楼。

那刘员外见众人既散，便将肉球藏好，别了地栗鬼，一路上欢欢喜喜，回到家来。不期到家中还有十馀里路，一时赶不及，到得梓树林，去家还有五里多路。忽然，阴云四合，狂风大作，刘员外看天的气色，知道有大雨来了，连忙走进路旁边一个古庙中避雨。果然不多时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如注，古庙中墙穿屋漏，满身打得透湿。刘员外无奈，只得脱下一件布衫，将肉球裹好，放在神橱内了，自己却蹲在橱底下，等那雨住了走路。

谁知门外风雨越来越大，刘员外正在忧闷，忽然见一道红光，直冲入神橱之内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霎时，一声霹雳过去，神橱内呱呱的忽有哭声起来。刘员外听见，惊骇异常，连忙向神橱内去摸那肉球，只见一个小孩子，端端正正的生在他布衫之上，那肉球已不见了。刘员外

明知是这肉球化生，又惊又喜，即忙抱在手中。仔细看了一看，果然生得面方耳大，眉清目秀，比寻常孩子大不相同。及向亮明之处，看他手掌之内，却有“神霄子”三字，生在掌内。刘员外暗暗点首，思量地栗鬼说早夜红光放出，又有几百只老鸦，前来鸣叫盖覆，是不虚的。便将布衫裹好，双手抱住，看那雨住了回去。只见已是浮云卷尽，日色当空，路上也渐渐干了。正是：

天生神物风云会，地产灵儿日月光。

刘员外见云收雨止，满心欢喜，便抱了神霄子出门。一路上想道：此儿生得奇异，将来一定不是个凡人，却又撞在我手里，我又不曾有子息，就将他做了亲生儿子，连我日后也必然有些妙处。一头想，一头走，不觉已到了自家门首。恰好其妻封氏出来，见了员外抱着一个孩子进来，便闻道“好个孩子，员外却从何处得来？”刘员外笑着脸，也不回答，望着里面竟走。封氏也一直跟进里边来。再三盘问，刘员外满面笑容，便将龙门山拾的肉球，及梓树林脱化的事，一五一十，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封氏也欢喜无限，说道：“据如此说来，竟是个天生的神儿了。我夫妻何幸，晚年得此神遇？”随又问道：“员外，可曾替他取个名儿么？”刘员外道：“还不曾。”封氏道：“何不就叫他做刘神霄。”员外道：“神霄二宇固妙，但止可做个小名，且我刘氏支派，未有显达，今得天赐此子，必能耀祖光宗，不如叫他做刘弘祖罢。”封氏道：“好个弘祖。”自此，刘员外夫妇爱弘祖不啻如掌上之珠，怀中之宝，一刻不离。从此，秋去春来，不觉长成。到了十六岁，成人加冠，取起一个号来，叫做元海。

忽一日，刘员外携了他在厅前闲玩，只见一个道人，飘然物外之格，走进门来，见了弘祖说道：“霄儿，你却在此蹲着，我那一处不找寻你来？”弘祖见说，走上前一把将道人抱住，说道：“师父，非但师父要寻我，我那一刻不要寻见师父。”道人道：“我有一件宝贝，你可收藏在此，凡遇有事之时，便可将此宝祭起空中，自有妙处，却不可妄害好人，切须记之。”说罢，便向袖中取出一件物事来，递与弘祖。弘祖接到手中，仔细一看，却是一个小小的银盒儿。便将盒儿盖揭起，里面却放着一只绝小的石鹊儿，且是光润洁白，羽毛俱备，却像活的一般，跃跃有飞动之势。弘祖看了，喜不自胜，依旧将盒盖好，竟自藏在袖中，即想自己小字神霄，莫非此是应兆？那刘员外在傍边见了，也暗欢喜，留那道人待斋，请问姓氏。道人笑而不答，拂袖出门，不知去向。

刘员外暗暗称奇，同了弘祖回到里边，将此事与封氏说了一遍，就叫弘祖将石鹊，递与封氏看。封氏接到手，看了一看，放在手掌中，擷了两擷，说道：“好个石鹊儿，果然做得精巧活现，只可惜不能飞动。”说声未毕，只听扑的一响，那只石鹊早已盘旋鼓舞，飞起空中，顷刻间变成一只白翎大鹊，竟望大门飞出去了。

刘员外夫妇及弘祖见了，连忙赶出门来，发狠追逐。那白鹊在屋顶上，打了几个旋窝，忽然冲入云中，寂然不见了。有诗为证：

神霄又尔遇神鹊，冲入云端事可夸。

一去几能还赵壁，空馀银盒在刘家。

毕竟不知此石鹊飞去，还能回来否？要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石季龙杯酒定交情

话说刘员外与妻封氏，同神霄刘弘祖，见那石鹊劈空飞起，杳不可追，心下闷闷不悦，回进家中，各相埋怨，自不消说。

那石鹊飞入云中，回翻了有好一会，展开双翅，竟飞到一个所在来。你说这个所在是甚么去处？原来却是晋阳城中，有一个豪客，姓段名琨，号方山，颇通道术。两年前，曾遇异人传与秘诀，能知未来之事，却是无室无家，一向飘零在城中，那些凡夫俗子，那个晓得他是个豪俊？这一日，方山正在城中闲走，忽听得头顶扑刺刺声响，便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只白鹊儿，在他头上团团飞舞，方山便立住脚，说道："好奇怪！好奇怪！从来不曾有一只这样雪白的鹊儿，为何却在我头顶飞旋？"说声未了，那白鹊渐渐低将下来，离他头上只好尺许，方山一发为异，伸手去抓他，那石鹊忽地飞到方山面前，打个照面，望前慢慢飞去。方山不舍，随后紧紧追来。那石鹊紧追紧飞，慢追慢飞，不多时，出了晋阳城，来到柳溪池边。石鹊连连的叫了两声，就飞在一枝大柳树上，随你看他，竟是不动。方山无奈，看着柳根下一块石片，双手去扳他起来，要打这石鹊。不期这一扳，却扳出一件异事来了。正是：

不因石鹊柳梢住，那得声名日后闻。

你说这是甚么异事？那方山将石片扳起，忽然一道红光，自下而上，方山吃了一惊，且不去打这石鹊，仔细将石片底下一看，只见一个石匣，约有二尺多长，藏在里面。方山不知是甚么物件，连忙将石匣取起。揭去了盖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件，却是两把宝剑，每把上面各有一行细字，其一上面刻道：龙泉神剑，属平阳刘弘祖。其一上面刻道：太阿神剑，属晋阳段方山。

方山见了自己的名姓，喜不自胜，依旧藏在匣中，双手捧定，回身便走，却忘记了那石鹊。走了有十馀步，猛然记得，忙回转身来看时，这石鹊已不知去向。只得拿了石匣，向前而行。

将次天晚，到了自己家中，又将双剑取出，抚玩了一会。心下想道："太阿之剑是我的了，但不知刘弘祖是何等人？这剑上明明刻着'平阳'二字，一定是河东人了。我必须去访他，送与这剑才是。"算计停

当，当晚过了一夜。至明日，绝早起来，取出双剑，负在背上，扮作云游道人，一路出了晋阳城，竟往平阳府而来。其时，正是暮秋天气，但见：

金风催败叶，衰柳动征尘。

方山在路上，就将双剑为题，吟诗一首道：

浩气冲天横斗牛，背承双剑漫遨游。

天生神物终归我，地献龙泉付与刘。

两处贤豪应已定，一朝同调自当求。

时来定有无端遇，莫耻村夫笑敝裘。

吟毕，迤逦行来，不一日，到了平阳境界，却是蒲州地面，那是个旷野去处。方山正行间，只见前面征尘起处，一彪军马蜂拥而来。为首的一员将官，银盔银甲，手执蛇矛，年纪不上二十，生得仪容俊爽。气宇轩昂。骑着一匹胭脂赤兔，指挥左右。

方山一见，躲避不及，只得远远走过一边，让他过去。那将官见了方山，便将赤兔勒住，传令军马慢行，自己却翻身下骑，走到方山面前，说道：“段方山，别来无恙么？为何见了小弟，却远远避去？”方山见说，一时想不起是甚么人，沉吟了半晌，忽然道：“吾兄莫非是石季龙么，几时已做了官了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正是石季龙。曾记八年前，与兄在晋阳城中相会，彼时俱为总角之年，今已长成。小弟近日招集得一彪军马，要干些功业，不知兄有同心么？”方山道：“谅为大丈夫，自有同志。但是小弟还要去河津县寻访刘弘祖，此时不能同行，奈何？”季龙道：“那个刘弘祖？”方山道：“小弟也不曾认得他，因有一件奇事，故此要去寻他。”季龙道：“却是何事？”方山就将白鹊引路得剑之事，说了一遍，又将剑解下来递与石季龙看道：“一把刻小弟的姓名，一把明明刻着平阳刘弘祖，是不是件异事？”石季龙看了一看，仍递与方山，说道：“果是异事，但剑上刻着平阳，兄为何要到河津？”方山道：“前日在平阳访问，有的说他住在河津县，故要到河津去。”石季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同去寻访何如？”方山道：“得兄同去，一发妙绝。”于是两个人一齐上了坐骑，催促军马，慢慢的行向前来。只因此一来，有分教：

顷刻贤豪成故旧，三杯村酒定交情。

不一时过了蒲州，入了河津，将兵马屯扎，遣人访问刘弘祖住居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季龙道：“想是去他家尚远，故此没有人认识。”只得催促军马又行，约行了有十馀里路，到了一座山脚底下。天色已晚，季龙就叫在山脚底下团营，过了一夜。

到明日，正要上马前行，只见一个猎户，捉了一个白兔，从山上走下来。方山便向前问道：“猎户哥，我借问你一声，此处可有个刘弘祖么？”猎户见说，并不答话，拿了白兔，向前竟走。

方山道：“这个人想是聋子，待我再问他，看是如何？”便走上前一步，高声叫道：“猎户哥，你拿这白兔何往？我问你刘弘祖家住在何处，你如何并不做声？”那人见方山又问，便回转身说道：“谁是猎户哥？甚么刘弘祖？你是那里来的，敢在此间大惊小怪？”方山见这人说话有些来历，不敢怠慢，陪个小心问道：“小弟是从远方到此，不识忌讳，多有得罪。未审吾兄尊姓大名，望乞见教。”那人道：“既是远方到此，寒家不远，且请到家坐了讲话何如？”方山道：“如此极妙，只是小弟还有个朋友在前面，拉他同来何如？”那人道：“既有朋友，拉他同来，有何不可？”方山便回转身，与季龙告知，季龙欣然允从，同了方山行向前来。只见那人却立着等候。见了二人，遂相逊而行。

方转过了一个湾，就是他的家下。三人一同进了门坐定，那人就对二人问道：“两位仁兄，尊姓大名，为何要见刘弘祖？”方山道：“小弟姓段名琨，字方山，这位尊兄姓石名宏，字季龙，从晋阳一同到此，因有事要见刘兄，不期却遇仁兄。敢叩仁兄尊姓大名，并乞指与刘兄住居，足感大德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慕容名廆。别号道将。祖是幽州人氏，汉末流落于此。近日闻得如宾乡有个刘弘祖，是个异人，小弟正要去访他，不知两位仁兄也有同心，这也是天缘凑巧。明日一齐同行何如？”季龙道：“得兄指点，感恩非浅，安敢不从！”慕容廆大喜，当下就留住二人，分付安排酒席款待。季龙与方山见他情辞慷慨，并不推辞。

不多时，排上酒来，慕容廆便请二人坐了客席，自己打横相陪。饮酒中间，慕容廆说起刘弘祖，段琨便问道：“刘兄为人，吾兄必知备细，望乞见教一二。”幕容廆道：“小弟也不曾识面，但闻得人说，他的出身极是怪异。”季龙接口道：“甚么怪异？”

慕容庬道："这里有个韩地栗，他曾对人说：十馀年前，这山顶上甚是奇怪，忽然一日，坠下一肉球，约有小斗大，沉埋在泥中，有一年多。忽然如宾乡有个刘员外，从此经过，取了回去。到梓树林遇着天雨，刘员外在一个古庙中躲避，那知一个霹雳，震开肉球，就生出一个孩子来，手掌中却有篆纹，俨然'神霄子'三字。那刘员外暮年无子，就以为己养，取他叫他刘弘祖，如今已是十六年有馀了，岂不是出身怪异之事？"季龙道："古来大圣大贤，出身之时，每多奇异，如伊尹生于空桑，后稷弃而乌翼，天产奇英，神物拥护。古事往往有之，载在诗书，岂欺世哉？据如此说，刘兄将来决非凡人，我等去访他，为不虚矣。"说罢，三人又痛饮了一回。

方山又将得剑之事，细说一遍。幕容庬大喜，道："吾兄又有如此奇事，小弟情愿与两兄结为兄弟如何？"季龙也大喜道："小弟亦有此意。"连忙取过三只大杯来，各人面前满斟了一杯，立起身说道："两兄请各饮了一杯，小弟再有说话。"段琨与慕容庬依允，举起杯一饮而尽。季龙见二人饮干，自己也吃个无滴，说道："吾三人自今以后，须要同心竭力，共济功名，即至大患大难之时，此身可杀，义不可背，如有二心者，幽明共殛之。"

说罢，又各饮一杯。幕容庬便到里面取出一条红单，三个人叙了次序，大拜了八拜。段琨二十岁为兄，季龙十九第二，慕容庬也有十九，却是月份生小些，居了第三。叙罢，三个人依旧入席饮酒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钟饮，话得投机不厌频。

有诗单道他三人结拜的事，诗云：

此路偶相值，遂成弟与兄。

丈夫多意气，杯酒定交情。

义烈深同志，奇才聚夏城。

始知天下事，莫作敌人惊。

三个人直饮至更阑人静，俱吃得酩酊大醉，方才安寝。

到了明日，季龙与方山起来，催促慕容庬起身，慕容庬犹是醉眼朦胧的吃了早膳，收拾动身。慕容庬原没有家室，止有两个家人，一个叫

做荀晞，一个叫做荀昭，就叫二人挑了行李，五个人一齐出门。先到山下取齐了兵马，将来分作三队：第一队是段琨，第二队是石宏，第三队却是慕容廆，各领五百，一路上扬威耀武，行向如宾村来。但见：

路上野花随马足，河边垂柳动征尘。

不上半日，前军已到如宾乡。季龙便传令将三队军马，依旧合做一处，离村一里，结下营寨，不许扰害居民。传令已毕，便同段方山、慕容廆三个人，慢慢的行入乡来。先叫荀晞、荀昭，去探哨消息。不多时，只见荀晞二人，同了一个苍头，远远的出来迎接，禀道："请相公到里边相见。"段方山与石季龙、幕容廆听见，各下坐骑，步行到门里面。刘弘祖早已迎将出来，彼此相见，欣然如故。到了中堂，各各见礼已毕，主宾坐定，各通了姓氏。刘弘祖见他三人，相貌瑰伟，人物慷慨，心中大喜。石季龙、段方山、慕容廆，见刘弘祖美如冠玉，英俊不凡，也觉快意。

少顷，三杯茶罢，慕容廆说道："久闻刘兄英名，早欲奉谒，不期途次得遇段石二兄，前来拜访，小弟得附骥尾，觐见尊颜，真生平之大幸也。"刘弘祖道："小弟有何德能。敢劳三位仁兄如此错爱。"慕容廆道："刘兄少年豪杰，声名久著天庭，那得无有德能，轰动神明如此。"刘弘祖道："小弟足迹未尝出户，那有声名轰动天庭之理？慕容兄莫非取笑小弟么？"慕容廆道："小弟焉敢取笑仁兄，仁兄不信，试问方山兄，便知小弟非浪言也。"方山见说，便接口道："刘兄之身，虽未达于天庭，刘兄之名，果已著于天庭，待小弟奏闻，便知慕容兄非虚言也。"刘弘祖道："愿闻其详。"方山道："前日小弟在晋阳时，偶然到街坊闲玩，忽然见一只白鹊，在小弟头顶飞旋。小弟以为奇怪，将手去抓他，那白鹊就飞到小弟面前，竟引了小弟出城，到一个池边，唤作柳溪，白鹊竟栖在柳树上不动。彼时小弟去取石片打他，不期石片之下，拾着一个石匣。匣内放着龙泉、太阿二剑。"

刘弘祖见说到龙泉、太阿二剑，跃然大喜，便不等方山说完，急问道："剑却怎么，如今在那里？"方山道："那龙泉剑上，明明刻着刘兄的大名尊姓，太阿剑上，却是小弟的贱名。如今特地送来还兄，已带在军中，少顷便当相献。但可惜这白鹊不知往哪里去了（侧批：丝丝扣出）？"刘弘祖道："白鹊要见也不难，只是方山兄方才说剑在军中，不知带有多少兵马在此？"季龙道："共有一千五百，因是初会，未敢惊动，屯在一里之外。"弘祖道："三位仁兄，有如此奇遇，又有兵马相

随，真豪杰也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荀晞捧着双剑进来，递与方山，方山便递与弘祖。弘祖接来，细细看了一会，果然见龙泉剑上，刻着自己名姓，不觉喜动颜色。慕容庬在傍见了，说道：“可知小弟前言非孟浪也。”弘祖听说，忽然大笑，众人也笑了一会。弘祖便将太阿剑递还方山，自己就留了龙泉剑。

只见里面刘员外出来，与众人相见了，就分付安排筵席。是日，宰猪杀羊，乱了有半日。众人一同入席，席间，方山因弘祖有“不难见白鹄”的话（侧批：丝丝不漏），便问其缘故。弘祖笑了一笑，说将出来。有分教：

席上停杯看白雪，筵前拍手斗金莺。

毕竟不知弘祖说出甚么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弘祖兵会发鸠山

话说段方山问弘祖白鹊缘由，弘祖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白鹊要见甚易，山兄且饮了一杯，待小弟慢慢的唤将来便了。”方山见弘祖说话蹊跷，对着季龙、慕容廆道：“据刘兄说，毕竟又有一段奇文，两位贤弟可同饮一杯，请教刘兄。”季龙与慕容廆，真个依允，满斟一杯，一饮而尽。弘祖见他吃得爽快，也吃了一个大杯，停杯说道：“这个白鹊，说起来果然有些奇怪。二月前，小弟同着老父，在庭前闲耍，忽见一个道人走进门来，不知他姓甚名谁，竟向袖中取出一个小小的银盒儿，递与小弟。小弟打开一看，却是一只绝小的石鹊儿，放在里面。老父及小弟都以为奇，递与家母观玩，家母喜他似活的一般，放在手掌中攧了两攧，说他制作精巧，冉冉如活，只是不能飞腾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忽听得扑的一响，已变作一只大白鹊，竟自飞出大门去了。”（侧批：翻腾超忽，笔笔欲仙）季龙道：“天下有如此奇物，真是罕见的事。”慕容廆道：“只可惜飞去了，想是方兄见的，就是他了。如今不知飞在何处？”弘祖道：“若是飞了去，不飞回来，这也不足为奇。这日飞去，约有一日，到晚来小弟正在庭中烦恼，自悔失此宝贝。不意半空中扑刺刺的声响，少顷之间，翩翩跹跹，飞舞而来，集在阶下，依旧是一只小小的石鹊儿。”方山道：“如此说，这石鹊依旧在兄处，何不取出来看看？”

弘祖依允，便起身走到里边，取出那个银盒来，放在桌上，揭去盒盖。众人上前一看，各各称赏道：“好个石鹊儿，光润洁白，竟有飞腾之象，真稀世之宝也。”说声未毕，只听得一声响，那石鹊早已自盒中飞起筵上，扑刺刺的盘盘旋旋，飞舞不定，竟似一团白雪，在空中围绕。众人看了，俱各称赞不已。那白鹊舞了一会，忽然飞到梁上立着，只管看着门外。弘祖只怕他又飞了去，分付手下去关门，忽然门外一个人嚷将进来（侧批：奇峰插天）道：“你们的石鹊何足为异，且看我的宝贝。”众人听说，各吃一惊，将那人一看，但见：

身长七尺，肩阔三停。豹头燕颔，不让投笔班超；巨口胡须，何异金鞭敬德。

喝一声，浑似霹雳，笑杀乌江霸主；走一步，还疑鹤膝，全欺稷下功臣。虽然性格粗疏，却也才能精绝。

众人见那人吆喝而来，有些异相，知非常人，连忙出来相迎。那人更不答话，向袖中取出一个朱红小盒来，轻轻的打开，只见里面却是一只像金生成的小鹰儿，见了梁上白鹊，扑的一声，飞将上去。竟搏定那白鹊。白鹊就梁上打个滚，展开翅，与金鹰相斗。约有一个时辰，看看斗金鹰不过，转身便飞。那金鹰不舍，随后追来，一黄一白，在堂中团团飞转。如斗如战，百合不止，众人俱各拍手大笑。只有刘弘祖，恐怕坏了他的石鹊，随忙叫道：“金鹰石鹊，本事都见，不必再斗，改日克期，以决胜负。请问尊兄高姓大名？”那人见说，便将双手一招，依旧是一只金鹰，藏在匣内。那白鹊不见了金鹰，也就飞下银盒。其时堂上堂下，看的人杂沓鼓掌，俱各称赞不已。有诗为证：

筵前白鹊慢夸能，惹得金鹰匣内腾。

胜负暂分梁上羽，兵戈会见不时兴。

弘祖见金鹰、白鹊，俱已收藏，便请那人同入席饮酒，问其姓氏，那人更不推辞，竟自坐了，说道：“小弟姓呼延名晏，号元谅，渤海人氏。近日朝廷有件大事，正是我等立功之秋，却是非其人，不能担当也。前日闻得如宾乡，有个少年豪杰，足称此任，所以特来相访。却不知有许多豪客在此，不知诸兄们尊姓大名，也有意立此功业否？”众人见说，俱各面面相觑，竞不知是什么大事，只得各通了姓名，问道：“不识有甚么大事？请元兄见教明白。如何效力，无不从命。”元谅道：“诸兄们原来还不曾晓得，昨日小弟亲见报来，当今贾氏擅权，赏罚任意，四方有志之士，多愤惋不平。诸兄们相貌非常，才能盖世，倘失此不为，功出他人之手，我辈丈夫壮志，竟空生于天地之间，岂不令人羞死？”众人听毕，俱愤然道：“何物贾后，敢如此肆恶？”遂各推席而起，打点起兵。刘弘祖却说道：“元谅兄议论，乃丈夫意气相投，遭此机会，固当拔剑相助，攘臂争先。然虽今日之事，师出有名，也还要算个万全。目下兵微将寡，诸事未备，安能出战？诸兄们还宜斟酌。”季龙道：“小弟部下现有精兵一千五百，何患不能出战？”弘祖道：“贾后鼓孽宫闱，得罪天下，我等猝然起兵，朝廷未知我心，必以重兵对垒，那时战不能胜，退不能守，身名两丧，岂非躁动寡谋之过乎？”段方山道“刘兄所言，固是老成之见，万全之策。然壮士不死则已，死则举大名耳，成败利钝，亦何足虑？”弘祖道：“非也，兵书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；不知己不知彼，百战百败。若徒丧其身于不必丧之地，亦安用此虚名为哉？”

众人正议论间，忽听得门外马铃响处，家人刘全走进来，对弘祖说

道："门外有个武士自称姓李名雄，从上党发鸠山而来，带有甚么石姑的书信在此，要见小官人，乞自酌量。"弘祖沉吟道："甚么石姑通书信于我，这又奇了。"便对刘全道："既如此，着他进来。"刘全依言。不一时，引李雄进来。弘祖将他一看，只见他一表非俗，竟不像个以下的人，便不敢轻慢。与他相见了。说道："李兄从上党而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，"李雄道："奉有石姑的书信在此，送与刘兄。"弘祖道："小弟与石姑素昧平生，何以忽颁音翰？"李雄道："刘兄声名远播，何处不闻？况上党与平阳相去咫尺，那有不知？"说罢，就去袖中取出一封书来，递与刘弘祖。弘祖接来拆开一看，看见上面写着道：

上党石珠敛衽拜书平阳刘元海麾下：珠闻英雄之士，名驰远迩，虽不必亲觏其人，而名之所至，自足以钦服一世，诚以英雄与英雄相契，有同心也。珠虽一女子。颇不以寻常自待，每欲建立功业，自比豪杰之士，盖其素性然耳。兹者晋室不纲，贾后窃政，凡在有志之士，无不忿怨思奋。珠窃不自料，已集雄兵二十万，猛将数十员，特遣小将李雄，驰书奉闻，谅君志士，当有同心。幸即日就道，会兵于发鸠山下，万不以未经谋面之人，自生疑虑，幸甚。

弘祖看罢，不觉大喜，对李雄道："小弟正有此志，在这里与诸兄们商量，只虑兵微将寡，难以举事。不料石姑已早有此意，烦兄来约，正是天从人愿。"就向后堂请出段方山等四人来，与李雄相见了，各问其姓氏，递与石珠的书，众人争看了一遍，鼓掌大喜，且道："石姑处既有雄兵无数，我等宜即日前去，不可迟缓。"弘祖道："我意也是如此，但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又不宜出兵，后朝黄道吉日，就同诸兄们前行便了。"众人俱各依言，自去整顿兵戈鞍马，不在话下。

到了后日，刘弘祖请出刘员外与封氏，拜别前行。刘员外与封氏甚是不舍，然见他一班朋友，都是当今豪杰，料想去也无妨，只得分付了几句说话，任他前行。那弘祖别了父母，与众人一同出门。季龙便传令，将军马分作三队，那三队：

第一队李雄、呼延晏。第二队刘弘祖、石宏。第三队段琨、慕容廆。

六员猛将，一千五百军马，一路上扯起帅字旗，飘飘扬扬，离了如宾乡，竟往上党进发。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所过秋毫无犯，村夫俱袖手而观，毫不惊动。刘弘祖在马上，口占一绝道：

如宾乡内书生出，跃马提鞭横九州。

顾盼群贤多不贱，功成应在太平秋。

弘祖吟罢，迤逦而行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已是到了发鸠山界。

弘祖便令李雄先去通报，随将兵马扎住山下。不多时，只听得金鼓震天，响应山谷。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绣旗开处，当先两员女将，满身戎装，骑着两匹异兽，飞奔出来。后面却随着两员大将，都是戎服怪兽。你说那女将与两员大将是谁？原来是：

神机大元帅陆松庵，骑的是墨顶珠。

神机副元帅袁玉銮，骑的是金毛吼。

前军将军桐凌霄，骑的是骇鸡犀。

镇军大将军刘宣，骑的是騄耳。

当下四个大将，冲出门来。刘弘祖一行人见了，暗暗夸赞，连忙出营相见。一齐入洞，一层层进了叙义门，只见石珠早已领了众将，一齐迎出殿来，彼此相见。进了凤仪殿，一一相见已毕，通了姓名，石珠就要尊刘弘祖为主，听他约束。刘弘祖不肯，说道："强宾不压主，我等原为慕义而来，要立殊功；岂可并无寸效，竟自为主？况石姑兵强人众，物望归心，正当为主，我等聊备驱策可也。"石姑道："珠是一个女子，僭称元帅，已大过分，安敢妄称为王？必得刘君居此大位，方不负我等平素之愿。"刘弘祖道："我等初到，并无寸功，岂可妄自尊大？必欲相强，只得告别。"季龙上前说道："元海兄立志，想不可强，石姑不必固让，等待有功之后，另行定议可也。"石姑见说，便不再强。当下凤仪殿排下盛宴，欢宴众人，自不消说。

至明日，石珠集众将商量起兵。除凤仪殿众将已封官爵之外，新来五将并加封号：

刘元海，总督栖贤洞各处兵马副元帅。

石季龙，镇军大将军。

段方山，龙骧大将军。

慕容道将，左将军。

呼延晏，右将军。

其现在凤仪殿诸将封号：

石珠，总督栖贤各寨兵马大元帅。

陆松庵，神机大元帅。

袁玉銮，神机副元帅。

侯有方，侍谋赞善护军军师。

稽有光，副军师。

陆云闲，骠骑大将军。

刘宣，镇军大将军。

姚仲弋，冠军大将军。

齐万年，车骑大将军。

张方，卫将军。

桐凌霄，前军将军。

乔晞，后军将军。

王子春，运粮都护。

王浚，巡哨游击。

李雄，督军长史。

其馀将佐，都有封号，其给事凤仪殿者：

谢兰玉，起居司郎中。

贺玉容，营善司郎中。

侯倩，殿司郎中。

顾晖，宾客司。

桓靖，翰墨司。

桓廉，仪礼司。

方仲山，监刑使。

褚诚，巡察使。

刘苌，厩马使。

还有职掌天文一名，及专管祭祀、医官二名：

林天竞，钦天监学士。

陈敏，主祭司郎中。

谢芝，司医监。

其馀职衔尚多，不须烦叙，已俨然是偏霸一方气象。其时石珠便集众将商量，择日祭旗出军。正是：

不因晋室多扰攘，未必中州离乱生。

毕竟不知石珠出兵，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良乡村有方除怪

话说石珠集众将择日祭旗出军，只见副军师稽德说道：“我等若引兵竟袭洛阳，只恐洛阳将士，未肯甘心，不能保其必胜。晋阳左拥恒山，右绕太行，为晋之要地，况上党、平阳，山川险峻，居天下之脊，河朔咽喉，在所必取。为今之计，不若先引兵取了晋阳，创立基业，然后引兵分掠各郡。既有了根本，然后再引百万之众，直指洛阳。所谓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，金石之策，无过于此。不识元帅以为何如？”石珠道：“军师之策，实是有理。但我坐视贾后，反去攻城掠地，天下之人必以盗贼目我。何不先讨贾后，然后相机而动，挟天子以定四方，岂不名正言顺？”

稽德道：“非也。贾后虽不道，纵使得其人而征之，天下之人未必无杀身之地；若引兵竟取晋阳，惠帝庸儒，决不能遣将出兵，越长江而与我争，必破之道也。”刘元海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当磊磊落落，如星日之皎。司马氏欺人孤儿寡妇，窃取天下，令其骨肉相残，乃理之当然，何足深怪。我等行事，正当效汉高光武，自立基业，何必如曹孟德所为，挟天子以自重哉？”石珠听了两人之言，疑心未定，顾问众人道：“副军师与副元帅之言，诸将以为何如？”护军军师侯有方，与镇军大将石季龙，骠骑大将陆云闲，一齐说道：“副军师与副元帅之言，实是妙策，元帅不可不听。倘四方豪杰乘机而起，先我着鞭，那时坐失时机，悔之晚矣。”石珠方欢喜道：“既你诸将之意相同，何愁不成？”便决意去取晋阳，只待择日起兵。有诗为证：

燕为无家林木语，犬因失主月霜眠。

中原本是车书会，好见琅玡入应天。

过了几日，已是十三日甲子，石珠便下教场，点起雄军十万，从行诸将二十员，用左将军慕容廆为正先锋，右将军呼延晏为副先锋，留下神机副元帅袁玉銮，同着谢兰玉等看守洞中。将兵马分作两处，前队是刘弘祖、石宏、段琨、慕容廆、呼延晏、刘宣、姚仲弋、张方、桐凌霄及副军师稽德，共是十人；后是石珠、陆松庵、陆静、齐万年、乔晞、王浚、李雄、张杰、符登及护军军师侯有方，也是十员大将；王子春与

稽诚，往来运粮。当时发炮三声，诸军一齐起程。但见：云开石谷旗旌壮，路绕壶关征马迟。

十馀万军浩浩荡荡，行向前来，直抵长平关。守关将官姓黄名祥，听知消息，集众将商量应敌，当有副将高士元说道："石珠无故称兵犯顺，若不速为扑灭，天下不逞之徒，皆以石珠为口实，互相煽动，为患最大。且彼乌合之众，破之犹易。主将坚守关隘，待小将擒来献麾下。"说罢，就披挂上马，引兵出敌。石珠传令，离关五里安营，令先锋慕容庬出马，慕容庬得令，结束整齐，骑上白文貙，手提金简，引兵而出。两下相见，高士元喝道："何处草寇，敢来称兵犯吾疆界？快通名来。"慕容庬道："我乃发鸠山栖贤洞石元帅麾下，左将军充正先锋使慕容庬是也。你是何人，敢来决战？"高士元道："我乃长平关副将高士元，你等无故引兵而来，此是何意？"慕容庬道："晋室乖离，英雄并起，你那司马氏骨肉相残，我等乘时而起，豪杰用命，正大功不日而成，你徒守此关，有何益处？不若早早投降，共图富贵。到是见几之士。不然攻破此关，身名两丧，悔之晚矣！"高士元怒道："无知贼寇，敢出狂言！"便提手中大刀，劈面砍来。慕容庬闪过了，舞起金简，两下大杀。战到三十馀合，高士元气力不加，拖刀而走。慕容庬驱兵掩杀过来，高士元已是走入关内，坚闭不出。

慕容庬只得引兵回寨，与石珠报功。石珠令军政官记了功，却与众商量破关之策。呼延晏道："此关有何难破？只消小将略施小计，便唾手而得。"石珠喜道："呼延将军有何妙计？请试言之。"呼延晏道："明日仍旧是慕容将军出战，引高士元下关，只要诈败而走，士元必然来追。关上黄祥见高士元得胜，必然开关相逐，那时元帅再调人敌住黄祥，小将引一支兵抄出黄祥背后，在关上放起火来。关中兵微将寡，必然溃乱。此乃调虎离山之计，元帅以为何如？"石珠道："此计甚妙，必然取胜。"当夜无话。

到次日，就令慕容庬出兵，引兵直至关前挑战。关上高士元听得，即忙下关抵敌，大骂道："昨日偶然误输于汝，今日又来讨死，不杀你誓不为人。"慕容庬更不答话，提起金简就打。高士元抖搜精神，舞动大刀。两下战上二十合，高士元一刀砍来，慕容庬将身一闪，拨转白文貙就走。高士元不知是计，随后赶来。

关上黄祥见高士元得胜，引兵赶下关来。右兵阵上，早有齐万年接住，两人又战有二十馀合，万年也引兵而走。黄祥那管是计，紧紧追着

有一里多路，与前面高士元接着。忽然回头，见关上火光烛天，炮声大震，黄祥吃了一惊，已知中计，连忙寻高士元杀回旧路。忽然撞出冠军大将军姚仲弋，大叫道：“你等已中了我们计，关已失了，还要走往那里去？”黄祥大怒，挺枪来刺。高士元也引兵相助。三个人战上十馀合，姚仲弋提起日月刀，将高士元砍于马下，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。

黄祥见砍死了高士元，不敢再战，走出圈外。竟望潞安府逃走去了。姚仲弋见走了黄祥，也不追赶，竟引兵杀到关前来。只见关上已竖起石家旗帜，不胜大喜。遂引兵入关，与呼延晏合兵一处，遣人救灭了火，飞骑报知石珠。石珠见得了长平关，遂拔寨而起，引了大队人马入关。安顿已毕，姚仲弋、呼延晏入见，石珠叫写了二人头功。分付关隘烧毁的，仍然修好，被火之家，各给与米粟、布帛。官员缺的，简取贤能镇守。官民人等，无不欢悦。诗云：

十万雄兵出战场，金戈铁马耀寒塘。

先声到处将军服，仁义欣从民物扬。

石珠在关中停留了十馀日，起兵竟向潞安府来。前军到了良乡村，天色已暮，那时正是十一月天气，朔风严寒。忽然间彤云密布，飘飘扬扬，落下一天雪来。但见：

轻如柳絮随风舞，白似鹅毛带湿飞。

唐李义山有古诗一篇为证：

朔雪似龙沙，呈祥势可嘉。有田皆种玉，无树不开花。班扇慵裁素，曹衣讵比麻。

鹅归逸少宅，鹤满令威家。寂寞门扉掩，依稀履连同。人疑游面市，马似困盐车。

洛水妃微妒，姑山客漫夸。联辞虽许谢，和曲本惭巴。粉署闱全隔，霜台路正赊。

此时斟贺酒，相望在京华。

石珠见天气寒冷，又且下雪，便传下号令，就在良乡村扎下大营，待天晴了再行。军士得令，择茂林深处，安定营寨。石珠又令张方，带领军士入乡落中，看有枯柴树枝，取到营中燎火，以避寒气，但不许搅乱居民。张方得令去了。石珠便叫安排酒席，同诸将赏雪。

少顷，酒席完备，石珠与众人正饮间，只听得喊声大起，奔进寨来，众人都吃一惊，连忙出营观看。只见半空中一个怪物，青面獠牙，铜眼赤发，满身红筋露出，并不穿一丝衣服，手执钉钯，口吐红烟，恶狠狠的赶着张方与那一班军士而来。众人见了也吓了一吓，一齐进营中。只有侯有方与稽有光立而不动，等张方奔到营前，让他进去，侯有方却取紫电镇魔宝剑，腾地跳在空中，望那怪物就砍。那怪物居然不怕，与侯有方战有半个多时，看看天暗，雪又下得大了，只得抛了钉钯退去。侯有方见怪物退了，方才落地下来。那稽有光还呆呆的，仰看不止。见了侯有方下来，方才说道："好利害！竟不知他是甚么怪物，敢与军师决战。"侯有方一面笑，一面携了有光的手，走进营来，说道："不知是甚么怪物，手段却有一二分，然不足为异。我明日一定要灭除他，省了地方之害。"稽德道："小弟之意也是如此，明日须仗军师大展法力，小弟也当争效一臂。"有方道："如此甚妙。"正说话间，石珠与众人接见问道："此怪果何出处，妖力何如？"有方道："方才与他战了一阵，已退去了。但不知他何处藏身？必须寻着根由，除此恶物，方消其害。"刘元海道："不难，今日且自饮酒，明日去寻此间乡人，问他便知端的。"众人见说，俱各称善，遂一齐入席饮酒，更深方散。

次日，石珠一心要灭此怪，为地方除害，便令从人，去寻乡夫，问其备细。不多时，只见带进一个农夫来，石珠便问道："昨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青面鬼，满身红筋，手执钉钯，口吐红烟，逐我军将，不知是何怪物，你可说个详细，我替你地方除此一害。"农夫摇头道："不可！不可！除不得！除不得！"石珠道："甚么除不得？你且说来，我自有法除他。"农夫道："不是元帅无法除不得，乃是我等小人靠他生活（侧批：新文），所以除不得。"石珠道："胡说！那有好好的人，靠这鬼怪生活。"农夫道："元帅有所不知，小人这良乡村也有一百多人家，都被这神仙吃完了。"（侧批：野人之语，妙甚）石珠听了这话，不觉大怒。不等他说完，喝道："人都被他吃了，还说靠他生活，还说他是神仙，真是个病狂丧心的人，说出这样话来，叫他来何用？赶他出去罢。"农夫道："说差了，不是他吃完，是小人们情愿进献他的。"石珠道："一发胡说，那有将人去献这鬼怪，还说是情愿的！"农夫道："元帅那里知道，

这神仙叫做神火至尊，离此半里路，有个庙宇，是他的香火，年年到了四月十五日，小人们备办猪羊，扛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儿，到庙中去献他，等他吃了，然后下秧种田，那年收成，定有二十分，就是小人们也都健旺，没有疾病。若一年不去献他，或无活人，不是田荒，就是人死，家家弄得七零八落，小人不能生活了。”石珠听了，不觉失笑道：“这村人真正是个下愚之人，这明明是个怪物作祟，反说靠他生活，实是可叹！”

便叫赏了农人酒食，打发他去了，对侯有方说道：“如此怪物，不知害了多少人家女儿，若不灭除，将来还有大害，不知军师用何法除之？”侯有方道：“先将他的庙宇烧毁了，然后除此恶物，更有何难？”稽有光道：“看此恶物，也是神通广大，军师不可轻视他。”有方道：“不妨，我自有法除他。”便令二十名军士，各带了干柴茅草、硫磺引火之物，仗了紫电镇魔宝剑，引着军士出营，竟寻他的庙宇。

果然，行了半里多路，只见一个庙宇，且巍奂齐整，上面钉着一匾，有三个大字，道：神火祠有方看了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叫军士。将干柴茅草一时点着，掷入庙中。却好庙门内堆着许多稻草，便一刻烧将起来。但见：

顷刻红光从地起，霎时黑雾满村迷。

正烧间，忽然庙门外一声震响，震得草木俱动，雷过处，那神火至尊飞奔而来，大喊道：“侯有方，我又不来害你，你却烧我庙宇，灭我血食，此是何意？”侯有方骂道：“恶怪毛神，你已积祟有年，吃了村中多少女儿，我特来替村坊报仇斩你！”神火至尊道：“我吃村坊上的人，关你何事？也要你来管？”侯有方怒道：“人是可吃的么？不要多言，看剑！”便飞起镇魔剑砍来，神火至尊也舞起钉钯来战，两下就在山前战有二十馀合，未分胜败。侯有方大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解下腰间一条线带，望上一抛，只听如天崩地裂一声响，奔下一根大蟒蛇来，将神火至尊紧箍缠住，神火至尊这才慌了，忙将钉钯去筑那蟒蛇，被有方提起宝剑，走上前一步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宝剑劈将下来，那怪避闪不及。劈死熊精，就拖他掷在火中，顷刻间，连那庙宇烧个干净，遂除了村坊一害。正是：

灭却邪魔世界宁，人家儿女得安生。

乡人空说多灵应，却是熊中一老精。

有方斩了熊精，烧了庙宇，遂仗剑还营，对石珠等告知其事，石珠大喜道：“军师为地方除怪，其功不小。”遂叫安排酒席，为有方贺功。是日，天虽晴霁，雪尚未消，军马还不便就行，在良乡村一连住了三日。这日正要动身，只见一个军士，慌慌忙忙报将进来，众人都整顿不及。

毕竟不知是什么事，众人都如此慌忙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石季龙力擒双将

话说石珠兵马在良乡村驻了三日，第四日正要动身，只见军士慌慌忙忙走进报道："前面有一队军马，不知何处来的，都打着红旗，裹着红巾，为首一位少年将军，穿着金盔金甲，手提竹节钢鞭，飞马而来，已到营前，乞元帅定夺。"石珠见说，连忙令慕容廆出营探看。慕容廆即时披挂端正，手提金锏，骑了白文貙出营。果然见一队兵早已冲了营前。见慕容廆引兵而出，那少年将军便将军马扎住，高声叫道："你们扎的兵马，可是石元帅与刘元帅的军么？"慕容廆不知原由，答道："我们正是石元帅军马，你是何处将官？引兵到此，莫非是甚么奸细么？"那少年将军见说正是石家兵，连忙滚下黄骠驹，说道："小将洛阳崔宾佐，号子明，特来相投刘石二元帅麾下。不知将军姓甚名谁，望乞转达，足感高谊。"慕容廆道："果是真心来投，且少待，待我禀过元帅，却来相请。"说罢，遂翻身入营，对石珠等告知，石珠见有将官来投，心下甚喜，亲自出营相请。同进营中，与众人一个个见过。石珠道："将军从洛阳而来，必知朝廷之事，不识目今国事何如？"崔宾佐道："目今张茂生与裴逸民专政，弃礼义而附贾后，司马氏各拥重兵，自相仇怨，将来骨肉之间，必有不安，所以小将不辞跋涉，远投麾下。晋阳城郭完固，人民富饶，得而守之，然后分兵征伐不道，天下大定矣。"石珠见崔宾佐说话与诸将同意，心下大喜，就封宾佐为积弩将军。传令即日拔寨起行，竟望潞安府而来。

离城一里下寨，遣副先锋呼延晏挑战。城中守将却是周处、孟观二人，俱有文武全才。当下听得石家兵马临城，二人便商量应敌。周处道："石珠兵马浩大，手下兼有智谋之士，前日长平关一鼓而破，若与他战，未必全胜，不若坚守不出，以老其师，特出雄兵，以截其粮。彼既进不得战，退迫于饥，不出一月，必有内溃，然后出兵以迫之，石珠不足平矣。"孟观道："将军素称武勇，言何怯也！石珠乌合之众，必不足惧，所以破长平关者，未逢敌手耳！今若坚守不出，必贻笑于彼，便道晋朝无有人物。周将军但引兵出战，下官随后就来接应，管取一战而擒石珠。"

周处不得已，披挂上马，引兵三千，开东门出战。只见呼延晏手提青龙刀，身骑剪尾豹，引兵冲突而来。两下相见，各射住阵脚，将兵马

排开。呼延晏出阵问道："来将莫非是周将军么，何不下马投降？"周处提枪跃马答道："既知我名，就当退避，何敢扬威耀武，称干比戈。"呼延晏道："我乃呼延晏是也。将军射虎斩蛟，英雄盖世，今事此无道，有何益处？到不如相从我们，永保富贵。"周处大怒道："无知匹夫，既闻我斩蛟射虎之雄，何不投降？敢来犯顺，不杀你决不干休！"说罢，提枪刺来，呼延晏舞刀相迎，两下一场大杀。但见：

愁云暗暗，怨雾蒙蒙。战鼓咚咚不绝，钢刀晃晃相加。一个骑的怪兽，浑如风卷残云；一个跨的名马，却是涛飞雪浪。周将军是文武全才，那怕军中驰骋；呼延晏乃英雄间出，岂肯阵上贪生。

正是将军不怕死，怕死不将军。

两个战上五十馀合，不分胜负。周处一根枪，使得神出鬼没，更无破绽。呼延晏暗暗喝彩，拨转坐骑就走。周处随后追来，呼延晏取出小小朱红盒子，揭去盒盖，只见一只金鹰腾地飞出，望着周处左眼啄来，周处大叫一声，措手不及，被呼延晏回转身来，连人带马一刀砍死。正是：

可怜善战周家将，忽作军前刀下人。

呼延晏杀了周处，收了金鹰，引兵驱杀一阵，夺了许多军仗器械，收军回营，向石珠报功。石珠大喜，说道："周处是城中勇将，今既被杀，城中丧胆，此城不日便当为我有。"正说间，忽报孟观在营外索战，石珠道："孟观之勇，不下周处。谁敢出战？"只见帐前转过卫将军张方，说道："小将愿往。"石珠许之。

张方提刀出阵，孟观喝道："来将可是呼延晏么？"张方道："非也，我乃卫将军张方。"孟观道："既不是呼延晏，我不杀你，可叫呼延晏出来，偿周处的罪。"张方大怒道："你敢小觑我么？"不由分说，提刀便砍。孟观也舞刀相迎，不上数台，孟观大喊一声，一刀砍来，张方用力一闪，跌于马下，被孟观再复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

败军回报石珠，石珠大怒，便令呼延晏出战。只见帐前转过齐万年，说道："不须副先锋出去。待小将去擒此匹夫，为张将军报仇。"说罢，不等石珠开口，一匹马早已冲出阵来，大骂道："孟观小夫，敢杀我大将，快下马受缚，免你一死，不然教你死无葬身之地。"孟观大怒，更不答话，舞刀就砍。两个自午至申，战上百有馀合，未分胜负。孟观心

生一计，拖刀便走，万年不舍，紧紧迫来。孟观听得背后马铃响，暗暗欢喜，等他马来得较近，背砍一刀，却砍中万年马首，将万年跌下马来，被孟观活捉上马，杀散馀兵，入城去了。

石珠听知万年被擒，忙使慕容廆出营追赶，城门已自闭紧。慕容廆引兵追至城下，叫军士四面攻打，城上炮石滚下，打伤无数军士，只得引兵回营。石珠见齐万年又被擒去，心下闷闷不悦，对诸将道：“一个城也不曾取得，却损了我两员大将，安能望取晋阳？”刘弘祖道：“胜败乃兵家之常，何足介意。明日等小将去见一阵，一定要擒孟观为二将报仇。”石珠道：“只怕孟观勇猛，副元帅非他敌手。”刘元海道：“元帅何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小将明日一定要去擒他。”当下愤愤的退出帐外。

过了一夜，至明日，也不等石珠传令，竟自点雄兵三千，结束齐整，跨上乌龙骓，手提金鞭，竟至城下索战。守城军士报知孟观，孟观即时披挂上马，开城出战。见了刘元海，不觉失笑道：“如此小孩子也来索战，岂不枉送了性命。”便喝道：“你是甚么小儿，乳臭未干，即来临阵。”刘弘祖道：“平阳刘弘祖，谁不知名，却来问我！你说我小么，我年虽小，志却不小，管取并吞了你，为张、齐二将军报仇。”孟观大笑道：“以我之力，要破汝只消指顾间耳，敢说些大话，真小子也。”刘弘祖见说，更不再答，提起金鞭打来。孟观忙舞刀相迎，战有一个多时，刘弘祖终是气力不加，抵敌不住，拨转乌龙骓就走。孟观拍马来追，却得崔宾佐冲出阵来，让过弘祖，接住就杀。两下又战三十馀合，不分胜败，因见天色渐晚，只得鸣金收军。

次日，石珠商量调将攻城，只见帐前转过张杰，说道：“量一孟观，有何技能？吾兵连败于他，今日若不擒获，便为我等无用。待小将与他见一阵看，果有武艺，当以计服之。”石珠依言，就令张杰出战。张杰披挂齐整，正待出战，只听营门外，金鼓震天，喊声大起，恰好是孟观引兵来到。张杰听知大怒，两下相见，更不答话，接住就杀。自辰至午，战上百馀合，更无高下。

石珠阵上恼了石季龙，手提蛇矛，跨上赤兔，冲出阵来，大叫：“孟观不要逞强，有我在此！”喊声未绝，一蛇矛刺来，却从孟观胁下搠过。孟观弃了张杰，来战石季龙，晋兵阵上，却撞出黄祥来，与张杰接住就杀，四个人绞做一团，真正是场好杀。有诗为证：

无端战鼓动山城，戈戟相加神鬼惊。

漠漠愁云浑未已，英雄千古恨吞声。

四个人战勾多时，只听一声响亮，一将落马，却是石季龙将孟观逼开大刀，捉过坐骑，掷于地下，被军士缚住。黄祥见孟观被擒，撇了张杰，向前逃走，石季龙将赤兔拍赶向前，喝道："黄祥待走那里去？"这声喝，就象牙缝里起个霹雳，黄祥吃了一惊，丢枪而逃，被石季龙赶上，轻舒猿臂，捉于马上，也掷于军士缚了。后人读史至石季龙力擒双将，有诗单道其勇，诗云：

晋将有孟观，城外建兵端。搴旗复斩将，军中心胆寒。

那知石季龙，英雄更不同。一战擒双将，声名盖河东。

河东上党地，猛将尽逃空。士女吞声泣，鬼神恨不穷。

自此晋阳地，先声指日通。

石季龙既擒二将，引动大军，令张杰一齐杀到城下。城中听知主将被擒，不敢出战，竟自开门出降。石季龙引兵竟至帅府坐下，遣张杰报知石珠。

石珠见说得了潞安府，不胜大喜，遂拔寨入城。石季龙出辕门迎接，石珠先安慰了一番。季龙押过孟观、黄祥，跪在阶下。

石珠道："将军等英雄盖世，肯从我共图富贵否？"孟观道："吾等既受晋禄，安肯投降将军，愿乞一死足矣。"石珠道："好鸟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将军具不世之略，事此昏庸，必以将军为不智。况将军先世原非晋臣，何必以此自拘？"石季龙也说道："如今晋室扰乱，豪杰蜂起，以将军之才，从我等征伐四方，大功指日可待，奈何自踏于危亡之地哉？"孟观听二人之言，心下也有几分降意，回看黄祥道："将军以为何如？"黄祥道："小将唯元帅之意，安敢立异？"孟观听说，知黄祥已有意归降，只得对石珠道："既蒙不杀，愿为将军一卒。"石珠大喜，忙令石季龙解去其缚，扶入帐中。监中去取齐万年，彼此相见了。石珠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叫置酒帅府，与众将贺功，就封孟观为安平大将军，镇守潞安州，黄祥为副将军，协理军事。

在城中停军十日，与众将商议，分兵先取平阳诸镇，然后引大队人

马攻取晋阳。只见孟观起身说道："小将蒙元帅不杀之恩，有一计奉献，管取诸郡，不劳兵戈，唾手而得，竟引兵直抵晋阳，大业不日可成。"石珠大喜道："将军有何妙计？愿闻其详。"

孟观道："太原要地，不过晋阳、云中、上党、西河而已，其馀义宁等郡，城郭褊小，不足为虑。今上党已为元帅所有。而平阳守将糜弘，与云中守将赵谦，西河守将韩志道，平日与小将俱有八拜之交，誓同生死。只要小将驰一封书去，告以祸福，彼必倾心来归。三处既归，义州等郡也必望风而降，纵或不降，也不足为患。元帅竟以重兵直抵太原，城孤势寡，不日而下。太原既定，并州之地已为元帅所有，然后旋师而反，直取洛阳，虽有智者，不能为之计矣。"石珠听罢，跃然大喜道："天下英雄之士，智谋略同。前日出兵之时，稽军师与刘元帅，劝我先定晋阳，后取洛阳，正与军师之意相同。今将军既有此心，何不即日驰书诸郡，看其动静，以便进兵。"孟观依言，即时取过文房四宝，修下三封书信，遣的当将官，分投去了，有分教，此一去：

不日三秦传檄定，晋阳城外建兵端。

毕竟不知此去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三树精合谋拒敌

语说孟观修下三封书札，分投平阳、云中、西河，那时云中守将赵谦，平阳守将糜弘，西河守将韩志道见了书信，果然都无异词，写下降书，遣人赍了，陆续到潞安府来拜见石珠，各送盛礼，聊为犒军之费。又有私札送与孟观、黄祥，不消说得。其时赵谦送的礼却是：

黄金百两，银甲二十副，玛瑙盘十个，黄鼠皮五十张，彩缎十车。

糜弘的却是：

白银八十两，名马二十匹，粮米百石，襄酒十坛，安邑葡萄十车。

韩志道的礼乃是：黄金二十两，白璧一双，粮米百十斛，羊羔酒二十坛。

石珠见三处都来降服，兼有礼物，心下大喜。将礼物一一收了，大排筵宴，赏劳三处来人，其酒席之盛，比寻常自不相同。

至明日，众人都要辞归，石珠取出金银彩锻，各各赏赐已毕。封赵谦三人为镇军大将军，都督本处人马。三个使人也都封偏将之职，三人俱各拜谢，回归本镇而去。正是：

孟公一纸书，贤于十万军。

三方来拱服，千里尽归君。

石珠打发三处使臣去了。对孟观道：“将军不劳寸矢，坐降三个大郡，此功诚非渺小，不可不赏。”便取过白金五十两，彩缎十端，名马一匹，金盔一付，赏与孟观。孟观辞道：“此皆元帅之威力，诸将之先声，所以诸郡望风而降，与小将何与？敢受重赏？”石珠道：“有大功者，当受重赏。将军以片纸而下三城，其功过于郦生之下齐，此赐又何足辞？”孟观遂不敢过却，只得受了。诸将见孟观坐降三城，也都欢喜，各无他语。又过了一日，义宁、河东等处将官，闻知三处都降了石珠，也都遣使款服，来贡方物，石珠都不敢轻慢，各各重赏而去，自不消说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太原榆次县，一个宦家门前，有三株大榆树，自西汉时所栽种，已及三百馀年。那树年深日久，枝干尽落，止留着本身，尚然不坏。凡遇黄昏半夜，树上就有火光出现，或闻人语之声，村中人都知道是榆树作怪，来对宦家说。宦家虽知有些古怪，却关系他门前风水，不肯伐去。自此又过了几时。忽然一夕大雨如注，霹雳交加，门前遂不见了三株榆树。村坊都惊讶了一会，只说木石为妖，自古有之，也置一边。

你说那三株榆树甚么不见了？原来已是变作三个人：一个取名叫俞魁，一个取名叫俞仲，一个取名叫俞季，三个怪物自取了名字，竟入深山静僻之处，搭起茅庵，在那里运会元神，学文学武，不上一年，聚下数千人马。相貌稀奇，日常抡枪使棍，走马舞刀，一时便哄动太原一府，官兵屡屡追讨，俱不能取胜。那俞魁三个却也知人识事，并不敢搅害平民，只在山僻深处抡枪使棍，逍遥自在。正是：

养成野性深山内，不羡人间利与名。

其时，太原总督大将军来斯，闻知石家兵马破了上党，降了云中等处地方，兵马直抵晋阳，便集诸将，问如何应敌。冠军将军费廉说道："并州之地，俱为石珠所有，只有晋阳坚城未下，然势孤力寡，难与久存，若非精兵猛将，决难争锋。小将有一计在此，不知元帅以为何如？"来斯道："是甚么计？你试言之。"

费廉道："榆次县俞魁那支兵马，虽然都是鬼怪之相，却也不搅平民，不侵良善，非等闲可比，况且个个勇悍难近，官军屡讨，不敢正视。元帅遣人与他结好，使退石珠，正如摧枯拉朽，平复并州，不足道矣。"来斯见说，沉吟道："只怕他们都是奇形怪状之辈，自具妖魔叵测之心，不与我等相同，济不得事。"费廉道："凡物有非常之相，必有非常之功，虎、豹、犀、象，尚可使之临阵，况彼形状瑰奇，悍凶罕有，何患不能济事。则俞魁等貌之狰狞如此，敌人一见必惧，是不战而先服人之兵也，其他又何虑焉？"来斯点头道："也说得有理，只怕他未必肯来。"费廉道："且试招之，看其动静，再作区处。"来斯依言，就差副将杜茂，同费廉赍了书帛，竟望榆次县而来。

到了俞魁山中，先使人通报了。不多时，俞魁同着俞仲、俞季出来接见，同入营中。先通了姓名，说知来意，就将书帛献上。俞魁一面叫收了书帛，一面对杜茂说道："承来都督之命，我等安敢不从？但有一言

相告，不知将军以为何如？”杜茂道：“有话但讲，可从则从。”俞魁道：“我等相叙，原不搅害居民，不服王化，今督府既要我等出力，须不受督府节制，听我等各自为战，可进则进，可退则退，方敢从命。不然，便当璧还书帛，任督府另行取救，我等决难向人檐下讨生活也。”材茂听说，沉吟未答。费廉恐事不谐，连忙应道：“只要汝等肯为督府出力，破得石家军马，就不受督府节制，也无妨害。”俞魁道：“既已承任，自然竭力。然成败听之于天，我等但当尽其技俩而已。”杜茂听说，也喜道：“既肯尽力，自然成功，吾等须复何言。”说罢，起身告别。俞魁道：“将军待且慢行，还有话告知。”杜茂道：“再有何话？”俞魁道：“目下石家兵马尚在上党，未曾起行，我等也未敢遽动干戈。只待石家兵马到了太原，将军等先出兵与他接战，我等从后就来接应，两路厮杀，自然成功，将军等以为何如？”费廉道：“如此极妙，只不可失信。”说罢，起身辞出。俞魁等也不再留，送出营门而去。

那俞仲、俞季见杜茂等去了，回到里边，埋怨俞魁道：“闻得石珠兵马，都有异人在内，技俩与我等大不相同。今哥哥许了杜茂，帮他厮杀，倘然不能取胜，岂不枉害了性命？”俞魁道：“这有何难？等石家兵马到了太原，先着人马与他厮杀，若是石家兵马是无能为的，我当竭力相助，全其信约；若是石家兵马果然勇猛难近，或有异人施为作法，我等便看景生情，略助来斯几阵，或引兵而归，保全性命，或降了石珠，同立功业。正是进退由我，有何不可。”俞仲、俞季道：“必如此，方为得算，哥哥切不可固执。”俞魁道：“是则是矣，然我见阵之时，须是有一番作用，方不负来都督之约；就是降于石珠，也不敢轻薄于我。”俞仲道：“哥哥有何作用？”俞魁道：“我想，石家兵马当此寒冷之时，决未敢出兵，我等闲着无事，何不将武艺大家演习一番，日后临阵时节，使敌人不敢小觑我，二弟以为好么？”俞仲、俞季道：“这个使得，但凭哥哥演甚么便了。”俞魁道：“不演便罢，演时须与两弟先斗法术，次后再要比箭。”俞仲道：“极妙！极妙！就是我与哥哥先斗罢。”

俞魁依言，各去结束端正，持了兵器，走出阵前。俞魁提起一把开山斧，向俞仲一斧劈来，俞仲侧身闪过，抡动长枪就刺。两个斗了二十多合，未分上下。只见俞仲大喊一声，将长枪一指，即时变作三头六臂，巨口狼牙，手执六般兵器，望俞魁直杀过来。俞魁看见，将身一耸，只霎时间，化作三丈身躯，头如巴斗，口似血盆，金面铜睛，拿起开山大斧，却似一把大掌扇，竟望俞仲砍来。两个又战有十馀合，直杀得：

山前神鬼都惊避，村外儿童不敢啼。

正斗间，俞仲忽然将身一摇，满身火光冲出，竟望俞魁烧来。俞魁将身一耸，只霎时又将口一张，嘘的一声响，忽然趋一阵狂风，将火光吹灭。俞仲见灭了火，又要另用法术，只听得大叫一声，俞季突然冲入，却是一只斑烂猛虎，在二人中间乱跳，于是三人俱各大笑。

收了法术，说道："如今且各比箭，看是如何？"俞仲便里面取出一根箭竿，立于百步之外，各持硬弓走出阵前。俞魁道："我先射了。"说罢，扯满弓，搭上狼牙箭。看得亲切，便放三箭，俱中箭竿，众人俱各喝采，有诗为证：

不信俞魁技，偏能压众心。

引弓不虚发，显术在山林。

俞魁射完，走过一边，俞仲也弯起弓来，撩步向前，看清箭竿，嗖的三箭，也都中在竿上，众人都擂鼓喝采，也有诗为证：

俞仲最高强，开弓箭影忙。

多年榆树怪，今日显疆场。

那俞季看他两个射完，说道："你二人但射箭竿，有何奇处？看我将金钱放在竿上，必要射着金钱的眼，方称高手。"说罢，便取出三个金钱，将棉线一带儿，串挂在竿上，扯起雕弓，喝声："着！"一连三箭，只听得当当声响，三枝箭都穿在三个金钱眼内。众人看见，夸奖不止。有诗为证：

俞季英雄未可寻，金钱三箭透珓心。

军中若用为前队，顷刻何难报捷音。

三个射完，各称赞了一回，俞魁传令大队人马，都下校场操演。善射者为上等，枪刀次之，将军马分作三队，三个各领一军，简取武艺精熟者，各立副将二人。

俞魁手下左右二副将却是：通臂猿袁喜。跳河猛虎戚自宽。

俞仲手下左右二副将却是：力处士牛悟道。出海蛟山撼。

俞季手下左右二副将却是：出洞蛇骆得喜。拔山鬼常见稀。

俞魁分拨已定，号其军曰“俞家军”，俞魁居中军，俞仲居左军，俞季居右军。日逐只在山中操演，只等石家兵马到来，出兵迎敌，真个是：

威风凛凛旌旗壮，杀气腾腾日月昏。

不说俞魁在军中操练。再说太原总督来斯，见并州之地都属石珠，心中毕竟不安，连夜修表章，差费廉星夜驰入洛阳，奏闻惠帝。其时贾模、贾谧等见了表章，说道：“石珠辈不过一女子耳，安能攻城掠地？却是你等与贼盗通连，不用心除灭，以致失陷城池。”遂奏闻惠帝，要拿来斯、费廉等问罪。却得丞相张华力救，方得免拿，仍令戴罪立功。费廉等只得奔回晋阳，将前事报知来斯。来斯闷闷不悦，只得将晋阳兵马简阅一番，以备厮杀。正是：

权谋当道忠良厄，惟有微躯报主恩。

毕竟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稽有光大战俞魁

却说来斯因朝廷不发救兵，反叫他带罪立功，心下闷闷不悦，正将晋阳兵马简阅一番，以备迎敌。忽然守城军士来报："城外金鼓大振，炮声连起，不知是何处军马杀来，将到城下。"

来斯听说，明知是石家兵马到了，连忙同了诸将，竟上城楼观看。只见满山遍野都是敌兵，摇旗擂鼓而来。当头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坐下一匹怪兽，手执毕燕锤，后面张一扇飞虎旗，旗上有"龙骧大将军段"六字，竟望城下杀来。来斯看见，忙叫积弩将军周衍出战。

周衍得令，不敢迟慢，即时披挂上马，提了长枪出敌。两下相见，周衍喝道："无知草寇，敢引兵侵吾疆界，是何道理？"段琨道："惠帝不君，豪杰应命而起。并州之地，不战尽降，尚不知通变，引兵来拒，已是死在目前，还敢问我！"周衍大怒，拍马抡枪，直杀过阵来。段琨将马一拍，提起毕燕锤打来，只数合间，将周衍打死马下，那马竟望本阵奔逃去了。正是：

将军战马今何在，空使英雄血染衣。

段琨打死周衍，驱兵直杀到城下。城上来斯看见，忙叫前军将军陈荣出敌。陈荣年纪不上四十，能使百二十斤重一把大刀，坐下一匹龙驹，叫做千里风，破坚砍阵，所向无前。登时跨上龙驹，提了大刀，飞奔出来，大喝道："贼将休得无理！有我在此。"段方山看见，就射住阵脚，喝道："你是何人？可通姓名。"

陈荣道："我姓陈名荣，前军大将军是也，特来与周将军报仇，你莫非是段琨么？"方山道："既知我名，便当退匿，何敢口出大言。"陈荣冷笑道："无知小子，称兵犯顺，擅杀朝廷命官，反说我口出大言，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"说罢，提起大刀便砍。段琨那里怕他，提起毕燕锤接住。两个就在城下一来一往，战有三十馀合，不分胜负。

段琨心生一计，拨转赤骥就走，意思要等陈荣来追，背地打他下马，谁知陈荣的"千里风"来得极快，让段琨去有二三射之地，他把龙驹一拍，就如飞云掣电来，段琨听得后面马铃响，自以为得计，不意陈荣

忽至，手起将段琨肩上金甲削去一半，段琨大吃一惊，跌下赤骥。陈荣提起大刀，正要动手，却得李雄舞起泼风刀冲至，大喝道：“休得伤我大将，有我在此！”说罢。一刀挥来，陈荣的马早已退有一射之地。李雄见陈荣退去，也不追赶，救了段琨，竟自回营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二将相逢战晋阳，陈荣武艺最高强。

马飞千里风云壮，刀劈三军赤骥忙。

不是李雄能马快，却怜段氏丧疆场。

未分胜负权回寨，明日还教兵戟将。

却说陈荣进城对来斯报知，砍落段琨，被李雄救去缘由。来斯道：“虽然不曾杀他，彼军一定丧胆，将军此功，足壮军威。且待明日尽心破敌，下官当奏闻朝廷，重加封爵，决不相负。”陈荣大喜，自去安歇不题。

那李雄救了段琨，回到营中，石珠便问胜负如何。段琨道：“起先小将出战，只一合，打死了周衍。驱兵杀到城下，不想城中冲出陈荣来，与小将战有三十馀合，未见胜负。小将诈败而走，要使他来追打，岂知他坐下是一匹龙驹，其行如风卷而来，一时不及措手，反被一刀将金甲砍去，若非李将军来救，险些不保性命。”石珠道：“他既有此神兽，必须设计先除了他的，然后决战，方可取胜。”只见陆松庵上前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，只消小将明日出阵，如此如此，便除之矣！”石珠大喜。当夜无话。

至次日，松庵结束齐整，正要出营，只听营外金鼓乱起，报陈荣在外讨战。松庵便骑了墨顶珠，舞双剑而出。陈荣看见营内走出一个妇人来，笑道：“如此女人，也来临阵，岂不枉送了性命！”便问道：“那妇人姓甚名谁，敢来与我决战？”松庵道：“我姓陆，道号松庵，特来擒你，问我怎的？”陈荣道：“你有何技俩，敢出大言无礼，可放马来，与你拼个高下。”说罢，抡动大刀就砍，松庵舞剑相迎。战到十合之间，于是松庵心生一计，紧战紧走，又战了十馀合，诈败而走。陈荣随后赶来，松庵假做措手不及，被陈荣轻舒猿臂，将松庵活捉上马，进城而去。正是：

大将英雄诚难敌，红粉无能竟被擒。

陈荣提了松庵来，入城竟至帅府，报知来斯，来斯大喜。忙叫带进来。及至带到阶下，见是个女子，道："如此女人，捉他何用，拿去砍了。"陈荣听说，即令军士推出辕门，斩首报来，军士即将松庵推出门去了。正是：

往日英雄扶赵主，空教一命丧黄泉。

不多时，来献首级，来斯便令拿去城上号令。只见说还未了，陈荣的马夫慌忙走入殿来，报陈荣道："不好了！不好了！"陈荣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"甚么不好了，你快说来。"马夫道："小的方才牵老爷的龙驹去上料，不知为甚么缘故，那龙驹正在吃料，忽然间吊下头来，鲜血满地，已是死在地下，真是稀奇！"（侧批：文渊超忽至此，变幻至此）陈荣见说，顿足大惊，我道："我行兵全要赖此龙驹，为何缘故，竟自死了。"

正叹息不已，只见从行军士报入帅府，说道："方才杀的那个女子，又在城外叫战。"陈荣听了，顿然醒悟道："是了，是了，我中他的奸计了！"随即换马出城。见了松庵大骂道："无知妖泼，坏我龙驹，决不与你干休！"松庵笑道："你仗此怪兽，伤我大将，我故略施小计，先杀此兽，然后砍你头颅。"陈荣听说，怒气填胸，更不答话，提刀便砍。松庵忙舞剑相迎。两下战有二十馀合，松庵卖了个破绽，让陈荣一刀砍来，取出白绫带一抛，一道银光，将陈荣头轻脚重拖下马来，旁边走过军士，将来捆了，敲得胜鼓回营，拜见石珠。石珠大喜，忙解陈荣之缚，只劝陈荣归降。陈荣不肯，石珠叫囚在后营，待取了晋阳城，另行发落。

且说陈荣败军回到城中，报知来斯，说陈荣被擒，来斯不胜大怒，登时点起大军，亲自出城挑战。军士报知石珠，石珠问："谁敢出马，去擒来斯？"副军师稽有光出位说道："待小将去擒来，献于麾下。"石珠许之。有光跨上斑烂虎，提了大神刀，竟出营门接战。那来斯正在营前叫战，忽见石家营里，稽德骑虎而出，吃了一惊，坐下的马见了虎，先自不敢上前，倒冲回阵，大败而逃。有光见来斯不战而败，驱动大兵，杀至城下，城门已自紧闭。稽德便传将令，将城围了，四面攻打。忽然门外金鼓大作，炮声震得如天崩地裂之响，无数兵马从稽德背后杀来。稽德竟不知是那里来的军马，忙传令撤围迎敌。

只见两下了相见，前军忽然发起喊来，稽德不知缘故，骑虎向前，

都是些奇形古怪之人，心下暗暗惊异，喝问道：“是那里来的鬼怪，提兵到此何干？”那为首的答道：“我等是俞家军俞仲是也，奉来都督之命，借我来擒你们献功。”稽德道：“量你这些怪物，有何力量，敢来助他！”俞仲道：“不须斗口，临阵自见。”

便提起长枪刺来，稽德也使动大刀迎住。彼此战到深处，俞仲大喊一声，现出三头六臂，手执六般兵器，望稽有光没头没面杀来。有光乃是有根气的人，那里怕他，喝声慢来，拨出腰间宝剑，望空一指，只见他前队五百神兵裹将拢来，呐声喊，发起一个铁如意来，将俞仲顶门扑的一声，打倒地下，捉入军中去了。

有诗为证：

这个稽德，实是有力。不怕鬼神，那怕俞仲。五百神兵，人钦鬼重，发起铁如意，打得人头痛。

非关俞仲无谋，却是有光力重，从今捉入营中，管取三军耸动。

有光捉了俞仲，正要回营，忽然尘头起处，又是一彪军马冲到。见有光捉了俞仲，大叫道：“石家军将，慢伤我兄，我乃俞季是也。快快放我兄来，万事都休，不然叫你死在吾手。”有光见说，笑道：“你有何能，敢出大言？不要走，赏你一刀！”说罢，提消魔大神刀就砍。俞季抡动铁棍打来，两下又是一场大战，有光仍旧发起铁如意，将俞季也打倒地下，拿入军中，杀退俞兵，竟入大寨来见石珠。备述来斯不战而退，俞仲、俞季来救被擒缘由。石珠甚喜，录了有光大功，将俞仲、俞季一同陈荣，监在后营，改日发落。天色已晚，营中置酒贺功，自不消说。

次日，石珠商量拔寨而起，逼城下营，四面围打。只见巡营军士来报道：“城外有一个蓝面鬼判，提着开山斧在那里叫战。”有光在旁边见说，对石珠道：“一定又是俞家的兄弟了，待小将一发去拿他来凑数。”说罢，翻身上了斑烂虎，提了大刀出营。

两下相见，有光大声叫问道：“那来的，莫非又是姓俞么？你家俞仲、俞季已被我擒在军中了，你又来甚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乃俞魁是也！你是何人，敢擒我二弟？”有光道：“我姓稽名德，道号有光。你家两弟不知，来助来斯，故我擒之。你若识事，便当敛迹而退，还敢临寨搦战，真可谓亡命之魔耳！”俞魁道：“你等无礼，来夺晋阳，我故引兵相助。两弟不幸，误被你擒，却敢渺视于我，甚是可恶！”便提起开山斧砍

来，有光将消魂刀相抵，有一个多时，俞魁杀得性起，将身一耸，就长了一丈多长，眼如铜铃，口似血盆，恶狠狠的，提匾大的钺斧砍来。稽有光看见，吃了一吓，也将身一摇，叫声变，立刻变出四头八臂，将手中大刀也变作八般兵器，八手执定，竟向俞魁杀来。这一场大杀，与前番大不相同，但见：

两下里排成队伍，各阵上鸣鼓敲锣。满天杀气裹着，有光四头八臂堪惊；遍地征云笼罩，俞魁二丈身躯可畏。这边的开山巨斧使出来，神惊鬼哭；那里的消魂大刀砍将去，日暗星昏。一个要扶晋室，一个要助石家。

丧门鬼恨不平吞了稽德，二郎神恨不砍死了俞魁。咚咚战鼓军前响，滚滚烟尘阵上迷。

两下战了多时，那俞魁又将身一变，一道红霞自口中而出，只见烈火焰焰，烧将起来，不见了俞魁，只有一团烈火，冲入有光身来。有光忙将法身收了，提起宝剑，向南方一指，忽然霹雳交加，大雨盆倾，将烈火登时销灭。俞魁见灭了他火，现出原身，绰斧砍来，两个又是一场大杀。看看战到五十馀合，并无胜负。有光暗暗喝采，将五百神兵一招，霎时如蜂涌而来，将俞魁围住，发起铁如意打来。俞魁那里怕他，说声“咦！好宝贝！”就化一道红光，杳然不见，有光看了，反吃一惊，只得收兵回寨。

忽听得背后叫道：“有光慢走。我来也。”有光回头，见是俞魁，不胜大怒，提刀就砍。又战有二十馀合，俞魁大叫一声。忽然不见，只有路旁一株大枯树，放出万丈霞光，直冲霄汉。有光看见暗想，必是怪物变化的了。绰起大刀砍来，只见一声响亮，不见了枯树，只见了面前俞魁扬威耀武而走。有光一见，怒声如雷，大骂道：“怪物焉敢以妖术戏我！敢谓我无法耶？”说罢，默诵真言，将剑一指，只见阴云四合，红日无光，霎时飞砂走石，天鼓齐鸣，却像有几千万兵马，在空中杀来一般，惊得大小诸将，俱各伏鞍而走，不敢开视。正是：

能擅天工施造化，一时军将尽心寒。

毕竟不知俞魁如何脱离此难，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晋阳城来斯纳款

话说稽德见俞魁变化多端，且惊且怒，念动真言，只见红日无光，飞砂走石，半空中有十万天兵杀将下来，真个好利害。但见：

森森剑戟从空下，闪闪旌旗云内来，对面无从辨黑白，耳中天鼓却如雷。

俞魁正待扬威耀武，前来决战，忽然见天兵杀将下来，一时慌了，化一道红光，正要逃走，却被一员金甲神将，随后赶上，一把捉住，掷于地下。石家军士见天上跌下俞魁来，大家一声喊，上前捉住，顿时绑了，献于有光。有光见擒了俞魁，不胜大喜，忙退了天将，传下号令：俞家军将如肯纳降者，当仍旧听用，不许妄杀一人。那些奇形怪状之人听了此话，欢喜无限，都情愿归降。有光便安慰了一番，竟带着俞魁回归大寨。

石珠等接见。知有光已擒了俞魁，心下甚喜，有光又将交战的事说了一遍。石珠叫后营放出俞仲、俞季，带过俞魁，一齐跪于阶下，问道："我自攻取晋阳，与汝等何干，却来相助？今日被擒，有何话说！"俞魁看着俞仲、俞季，默然不语。到是俞仲说道："小将一时不识元帅等法力，被来督府所愚，以至得罪元帅。今既被擒，若蒙元帅不杀之恩，当为前驱，以功赎罪。"石珠听说，顾左右道："他的话可听么？"刘元海道："王者之师替天行道，诛逆赏顺，理当招纳。他既愿降，纵有他意，料想逃不得我等法力，元帅可听其降。"石珠依言，便请入营，令其坐下。一面叫设席贺功，便封俞魁为步军大总管，俞仲、俞季为步军左右副总管，充正副先锋，便仍领俞家军。三人各拜谢领命，另自安营下寨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那来斯见了稽德斑烂猛虎，不战而败，奔入城中，将城门紧闭，城上备设强弓硬弩，以备紧守，一心只望俞家军到来，杀退石珠，恢复并州。及闻得俞仲、俞季屡屡与有光交战，却被所擒，心下着实慌忙。这日有人报说，石家军又捉了俞魁，俞家三人都归了石珠，心下闷闷不乐，聚集诸将定计。忽石家兵马如潮涌而来，逼城下寨，四面攻城，甚是紧急。来斯见说，心下惊忙，便问众将有何计策，可退石兵？

费廉道："石珠逼城下寨，明欺我城中兵微将寡，若不杀他一阵，便谓我等无人。小将虽不才，愿提兵出城，决一胜负。"来斯依言，便与兵五千，出城迎敌。石家阵上崔宾佐看见，忙舞钢鞭相迎，战上四十馀台，崔宾佐败阵而走。费廉不知是计，紧紧追赶。崔宾佐见他来得较近，纽回身躯，提起竹节钢鞭，一鞭打来，费廉闪避不及，打中肩膊，哎哟一声，拨转马头，伏鞍而走，逃入城中，闭门不出。

那来斯见费廉战败，正无计可施，只见副将杜茂与骁骑将军岑连，挺身出班道："主将不须烦恼，待小将二人出阵，一定要擒石珠，为费将军报仇。"来斯大喜，与兵五千出城。这里前军将军桐凌霄看见，拍动骇鸡犀，提了大刀直冲过来，力敌二人，战上十馀合，桐凌霄提起大刀，一刀砍来，将杜茂砍于马下。有诗为证：拍马出城头，忠心为主谋。可怜刀暂起，血染恨前秋。

岑连见吹死杜茂，不胜大怒，使起长枪，直刺过来，又战上三十馀合。桐凌霄杀得性起，大喊一声，一刀砍来，岑连将身一闪，拨马便走。桐凌霄随后大喊："岑连慢走，我来捉你了！"岑连听说，不敢入城，绕城而走。桐凌霄也绕城追来，不提防城上飞下一片石来，正打着桐凌霄臂上。凌霄吃了一惊，只得负痛拨马而回。城内却冲出右营将军周电光，截住桐凌霄大杀一阵，凌霄不敢恋战，只得大败而走，恰好镇军大将刘宣拍马而来，接应凌霄回寨。只一阵，凌霄虽杀了杜茂，却也损军二百馀人。石珠大怒，传令诸将分兵攻打各门，务期刻日取胜。一连攻了十馀日，却是晋阳城池坚固，粮草有馀，急切未能攻下，反被城上滚木、炮矢打将下来，伤了无数军士。石珠无计可施，传令退兵缓攻，离城二里下寨，与诸将商量破敌之法不题。

且说那来斯见石家兵马退去。对诸将说道："石珠虽然退去，不久便来，大家须商量个妙策，可保无虞。不知你等有何高议？"周电光道："石珠兵马也只平常，不过未逢敌手耳！今攻城十馀日，损伤士马甚多，军中必有懈志，故此远退。元帅如肯以精兵五百见与，待小将今夜去劫他营寨，必获大胜。"来斯听说，喜道："将军果能为朝廷建立大功，乃下官之幸也。"即分精兵五百，付于周电光，又令岑连引兵五百为后应。

二人得令，结束饱餐，等至三更时分，周电光引了五百精兵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悄悄的开了城门，竟望石珠寨前而来。其时正是三月下旬，月光昏暗，周电光到了营前，只见寨门紧闭，静悄悄的，并无动

静。电光暗喜中计，点起连珠大炮，一声喊，大刀阔斧砍开寨门，直杀入营。只见里边并无一些人马，却是一个空营，周电光惊疑不定，连忙叫："后军且退，莫非其中有计？"说声未毕，只听得左营外一声炮响，撞出镇军大将军刘宣，右营外一声炮响，撞出车骑大将军齐万年，台兵杀来，大叫道："周电光，你要来劫我营寨，早已被吾侯军师算定，已是等待多时，果然不出所料。"电光听说，不敢交战，催兵逃走。后面刘宣、齐万年紧紧杀来，黑夜里交兵不辨皂白，逢人便杀，被齐万年一刀砍来，恰好砍着周电光马首，跌下地来，被乱军踏为肉泥。正是：

劫营未遂身先死，半夜孤魂泣路旁。

前面岑连听得喊声大振，知是周电光交兵，连忙引兵来接应。火光中不见了周电光，只见刘宣、齐万年奋勇杀来，岑连只得接住厮杀。正战间，又听得一声炮响，冠军大将军姚仲弋，从岑连背后杀来，手起一刀，将岑连砍于马下，千馀晋兵杀得尽情，没一个得逃脱者，有诗为证：

半夜交兵事可怜，周岑先后丧黄泉。

从征军士能留几，应敌将国智略全。

长平会见秦人喜，赤壁何曾汉业颠。

自此晋阳无战士，降书指日到营前。

其时已是天明，刘宣、姚仲弋、齐万年合兵一处，计点将士，不损一人，大家欢喜不尽，一同入营来见石珠请功。石珠见说杀了来斯二将，重赏了三人，说道："只一阵杀了他两员大将，一千雄兵，城中必然虚弱，若引大军攻城，自然不战而溃矣！"即日拔寨前进，竞来围城。

那来斯打听得周岑二将引军劫寨，全军俱没，正在顿足大怒，忽听得石珠又来围城，回顾左右诸将，并无勇敢应敌者，只得自己去亲身披挂上马，要出城迎敌。幸而旁边转出参军徐居古说道："元帅且自慢出，下官有片言相告，可免一城生灵之难，不识元帅可听从否？"来斯道："参军有何话说，便从直说来不妨。"徐居古道："下官看石家兵马势甚浩大，虽合晋阳之兵与之相争，彼皆智谋道术之士，我军难保其必胜。况此孤城之中，四面又且无救，兵败将亡，岂能取胜？元帅徒以一人角力，正如飞蛾扑火，有损无益。况今朝廷，内有谗臣之谮，使元帅

战死沙场，谁则知元帅一段忠心！为今之计，不如写书纳降，石珠必喜而重用，一则可以保满城之生灵，二则元帅也不失为富贵，不知元帅意下何如？”来斯听说，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此计不为无理，但我以堂堂丈夫而降于草寇，后以我为何如人？”居古道：“四海离乱，豪杰并起，得则为王，失则为寇，前日曾遣人去打听，石珠手下众将，都是英雄豪杰异能之士，将来事业也未可料；况洛阳搅乱，并州之地尽为所有，若据而守之，晋阳之士，都是庸愚懦弱之辈，谁能跨长江而与之争力哉？”来斯听了这篇说话，道：“将军起予多矣！”于是卸甲下马，便叫取过文房四宝，修下降书，就差徐居古到石珠营中投递，城上插起降旗，将一应府库钱粮俱封锁禁固，以待石珠兵马入城交割。正是：

只因天意启神儿，却使群贤来手降。

其时石珠催督军士布起云梯攻城，只见城上竖起降旗，便令缓攻，看其动静，再作商量。说不多时，游骑来说报，城中差参谋徐居古带有来斯书札，要见元帅。石珠便令进来。徐居古高足阔步走进营中，与石珠等众人见过，坐于傍边。说道：“来都督致意元帅，兵凶战危，都督不忍一城生灵受困，情愿纳降，乞元帅暂且退军，总督便当亲至军前相见。”说罢，便向袖中取出来斯的书札，递与从人。从人呈上石珠，石珠接到手拆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太原总督大将军来斯，致书于石元帅主后麾下：近者主后兵至，斯不自度德量力，称兵拒战，以至兵败将亡，追悔无及。今者特遣参谋徐居古备陈款曲，情愿纳地归降，不惟城中之生灵受福，亦元帅执贰舍服之正道也。惟乞裁酌。斯不胜悚惧待命之至。

石珠看毕，问徐居古道：“来都督之意，可是真的么？”徐居古道：“来都督不惟兵力不足，亦且仰慕元帅盛德，诚心归顺，岂有不真！”石珠大喜，赏劳了徐居古，打发他入城，说道：“参军可即入城报知来都督，我即刻退军五里外，专候来都督到来，一同入城，不可有误。倘有不实，我即时打破城池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徐居古唯唯连声，辞了石珠，竟自入城去了。那石珠见徐居古去了，便传号令，退军五里下寨，以候城中消息。

只见到了日中，尘头起处，来斯与徐居古、费廉三个人，竟至军前下马，俯伏待罪。从人报知石珠，石珠即忙同诸将出营，亲自扶起，延入营中，各各相见已毕。石珠道：“来将军见机识事，归我大寨，管取共

保富贵无虞也。”来斯称谢道：“小将不自量力，妄拒大兵，今日相见，诚悔诚愧。”说罢，便请石珠入城，安抚百姓。石珠依言，即令拔大寨人马入城。只有俞家军因相貌怪异，入城恐惊百姓，只在城外驻札，其馀大小诸将，一同石珠入城。

不一时到了城中，竟入帅府坐下，两傍侍坐大小诸将。来斯便将晋阳囤筹呈上，石珠命副军师稽德收藏。一面安民，一面令城中大小官员参谒，仍守原职，就封来斯为大元帅，总督太原诸军事，徐居古为军师，费廉为镇军大将军。其时，陈荣见来斯纳降，也就顺了石珠。石珠就封他为副都督，同来斯协赞军中事务。众人谢了石珠，退出帐外。石珠便叫师府排酒，与众将贺功。其时堂上饮酒，堂下作乐，凡新旧诸将，俱各欢畅饮酒。正是：

兵戈已定华筵列，一将功成万众欢。

众人饮酒到了半酣，只见总督太原诸军来斯，镇军大将石宏，龙骧大将军段琨，一齐出位俯伏说道：“小将等有一启言，不知可否？”石珠道：“将军等有话，便起来坐了，慢慢的讲就是。”三人听说，依旧起身就位，停了一停，慢慢的说将出来。三个人不约而同，有分教：

太原城内登王位，洛下君臣起战争。

毕竟不知来斯与石宏、段琨说些甚么话来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石珠从众建国号

话说众人正饮酒间，来斯与石宏、段琨一齐出位，各有所言。石珠问其何事。来斯说道：“司马氏政事乖离，人心不属，宫间混淆、生民涂炭，大难之兴，指日可待。今豪杰应运而生，正中原逐鹿，未知鹿死谁手之日。况并州沃野千里，人民殷富，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，乃古王者建都之要地。今元帅抚而有之，是殆天之所以启元帅也。小将等愿意尊元帅为王，建立国号，然后引兵征掠四方，大事乃可次第而定，望元帅无拘小节而坐失大机也。”石珠道：“我乃一女子，焉可僭称王号？况中原扰乱，正当救民于水火之中，乃忽遽自称尊，无乃示人以不广也。”石宏道：“元帅所言，不过一时之见；来都督之言，乃万世之利。以一时之见而忽万世之利，窃为元帅不取也。”石珠道：“诸将从吾行者，曾未有重赏，而我遽妄自尊大，人将貌为服而心不然，吾宁遵晦养时，拱而俟之，以待真主。”段琨道：“诸将所以不避矢石，从元帅游者，正谓元帅能从众望，自王一方，诸将亦得效其尺寸，垂功名于竹帛耳。若元帅不听众人之言，人心涣散，各思择主而去。人心既散，元帅虽欲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将谁与之共事哉？”石珠犹沉吟未答。

只见巡游军士来报：“外面有上党差官高平元，带有安平大将军孟观书札，要见元帅。”石珠便令撤去酒筵，引他进来相见。不多时，高平元进了帅府，拜见了石珠，呈上书札。石珠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道：

镇守上党郡安平大将军臣孟观奉书启知吾主殿下：

臣闻豪杰不违众而失时，智士必因时而建业。昔者吾主观兵井州，群策毕举，一鼓而下上党，遐迩率从，靡不望风款服。此虽人事，实天授也。兹不数月而下晋阳，夫晋阳城郭坚固，诚非易下，而今乃下之如此之易，果人力耶，抑天意耶？臣愚以为天时人事之交集，正吾主图王致伯之秋也。晋阳襟山带河，财丰物阜，吾主诚正位于其中，养兵积粟，任贤使能，观洛中事势，举晋阳之甲，与天下争衡。天下不足定也。

臣闻时者难得而易失，今英雄毕集，士马精强，不以此时建大业、正位号，恐时移势去，乃欲耀兵观武，其亦难矣。臣愚敢布肝胆，略陈

固陋，惟吾主采择焉。

石珠看毕，正与来斯等三人之意相同。便将书递与诸将看过，打发高平元在驿馆安歇。

只见总督副元帅刘元海出位说道："孟观之意也与吾等相同，元帅便当勉从众议，不必固执。"石珠道："非是吾固执，因吾无德，不足以当此。副元帅英名盖世，正当其位，何不就为吾等之主？"刘元海道："元帅之意差矣。上下之分已定，谁敢异心？元帅莫要只管推让。冷了众人的心。"石珠道："非敢推让，实有一件异事。"元海道："甚么异事？"石珠道："当初吾未起兵时，曾遇一个真人，唤名吴礼，授吾天文秘箓，说道：'学既成了，日后好佐神霄，共成大业。'"那时吾不知神霄是谁，就问真人，真人不肯明言，说日后自知。如今想起来，神霄恰好是副元帅的小名，岂非此位正该是你的。"刘元海道："荒谬之谈，何足深信？元帅快莫要作此想。"正说间，只见一个人出位大嚷道："若是元帅不为王，我等只消大家散伙，不必说了，不必说了。"众人听了，各吃一惊，急视之，乃右将军呼延晏也。石珠道："想是他醉了，不要理他，扶他下去。"于是众人俱各不悦而罢。有诗为证：

众议纷纷让尔才，石珠何事苦相推。

霄儿不信真人语，道将翻从帅府催。

况是远方多劝进，何妨城内建王台。

一时不必多惆怅，指日王家气象来。

话说众人见石珠不从所请，俱各不悦而散。至次日大家约齐了，还要进见，方显众人推戴，义不可辞。只见已是到了三枝人马，你说是那三枝？原来是：平阳郡镇军大将军麋弘。云中郡镇军大将军赵谦。西河郡镇军大将军韩志道。

三处大将，各带军一千，扎于城外。一同单骑入城，竟至帅府，拜见石珠。石珠问其来意，三人一齐说道："吾等此来，别无他意，因洛中赵王司马伦，同着贼臣孙秀作乱，杀了贾后，废了惠帝，鸩了大臣，张华、裴頠等俱被诛戮，竟是僭篡，仍然自称皇帝，洛中大乱。所以我等至此，请元帅自王一方，先建立国号，然后引兵入洛，讨司马伦之罪，庶几义声昭著，桓文之业，不足道也。"石珠见三人之言，又与众将相

同，已有勉从劝进之意。又听说司马伦作乱，废了惠帝，一心要出兵去讨他的罪，恐怕不建国为王，众人不从，只得说道："既尔等远迩同心，只得勉强从请。但尔等众将须同心协力，去讨贼司马伦，以复天子之位，方是我的本心。不然，我不能为若主矣。"众人见说，俱各出位拜伏，齐声说道："敢不如吾主之命。"石珠大喜，便令军师侯有方与稽有光，带领五百名军士，到城南筑起一座高台，选定四月十五日丙子祭告天地，然后即王位。

至期，石珠排驾出城，文武诸臣，俱各吉服前导。其时威仪之盛，与寻常大不相同。正是：云移雉尾开宫扇，万众衣冠簇冕旒。有诗为证：

凤辇龙车夹道宣，晋阳城内已经年。

笙歌隐隐红云外，宫扇迟迟绿柳边。

瑞霭千条城阙迥，祥光几道玉楼烟。

至今犹忆并州地，赵汉相循数十年。

石珠到南城，竟上楼台，南面而坐，文武诸臣俱排在第二层。石珠命侯有方读祭文，先祭皇天后土；命稽德读祭文，次祭名山大川；又命刘弘祖读祭文，终祭贤圣百神之祀。祭毕，诸臣上坛，各各拜谒已毕，遂定国号曰赵，自称赵王，改元光初。至晚传旨还官，遂升元帅府为王殿，立宗庙。以汉元帝时石万君为始祖，养石勒为从子，时石勒方十一岁也。又传旨令铸符印，建立百官，于是改封：

刘弘祖征讨大元帅，总督诸军事。

石宏前军大元帅。

段琨后军大元帅。

慕容庵左军大元帅。

呼延晏右军大元帅。

以上号五虎大将军，专掌征伐。又改封：

侯有方军谘赞善护国军师。

稽德军谘翼赞护国副军师。

二人专掌征伐帷幄之事。其馀大小从征诸将，各有封爵，大抵俱仍旧职加一级任使，又改封：

陆静为左丞相兼督诸军事。

陆松为右丞相兼督诸军事。

刘宣、乔晞为左右值殿大将军。

又取回栖贤洞一行人，各各加爵封：

袁玉銮司徒。

谢兰玉司徒。

贺玉容御史中丞。

侯倩光禄寺卿。

方仲山刑部尚书。

其馀各仍旧职，凡云中、上党、平阳各处守将，俱加一级，镇守本处。一概钱粮，暂免一年，军士各加重赏，于是军民人等，无不悦服。其时正是惠帝太安元年夏四月也。

石珠封爵既毕，遂命光禄卿侯倩设宴，宴赏大小诸臣。酒至半酣，当有左丞相陆静出班奏道：“臣有一诗，敢献陛下，望吾主允纳。”石珠大喜道：“愿闻佳章。”陆静取过笔砚，写以呈上道：

宝殿初开列御筵，君臣共乐太平年。

杯传禁阙千条瑞，席拥多官咫尺天。

云里官城新气象，眼中关塞旧燕然。

莫辞席畔今朝醉，会见河阳入版笺。

石珠接来读了一遍，心下大喜，传与诸臣各看了一遍。只见司徒袁玉銮也出位奏道：“小臣也有《扶桑引》一章，奏献吾主。”石珠也接来

读道：

转眼几番兵，任谋臣猛将，到处心倾。功业一时成，龙飞凤舞笑盈盈。

金殿御宴陈尽，跄跄济济，际会共豪英。笑指洛阳天子，朝中几见千兵。

石珠读罢，称赞一回，命各赐酒一大杯。二人不敢推辞，大家饮了，当下酒散。糜弘、赵谦、韩志道各辞回本镇。众人也各俱散。

从今已定君臣位，日后功名麟阁标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石珠在并州即了赵王之位，声息传入洛阳，其时赵王司马伦及侍中孙秀，已为齐王司马冏所杀。惠帝复位，朝中辅政的就是司马冏及刘殷。当时闻得石珠坐了并州，大怒道："石珠是何等妇人，敢擅称王？若不剿除，将来为患滋甚。况并州与京师止有一河之隔，岂可任其为寇而不之讨！"刘殷道："起先晋阳总督来斯原有表章，说他猖獗，要求救兵，恢复平阳一带。皆因贼臣贾模等蒙蔽不救，以致如此。今闻得石珠兵马浩大，所向无敌，京师兵力衰微，恐不能取胜，殿下还宜三思，不可惹动兵端，自取其咎。"司马冏道："然则事当已乎？"刘殷道："岂可竟置之不问？正当训兵积粟，为将来讨伐之计，招取异能才干之士，以充幕府。待我兵精粮足，然后相机而动，蔑不胜矣。"司马冏道："卿言大是有理。"说虽如此说，然竟不以国家大事为意。

一日从惠帝游华林园，只见对面一所高墙之内，有一所大楼，楼上挂着珠帘，帘内隐隐跃跃却有一个美人在内。司马冏看见了，便立在牡丹亭畔，注目而视。忽然珠帘高卷，果然是一个美人，凭栏而立，生得十分美貌。司马冏此时神飘意荡，把持不定，也不管惠帝在园中，即便上马归第，唤一个心腹家人叫罗凉说道："你可密密的到华林园对面，那个高墙中去打听，是甚人家，我有说话。"罗凉依言去了一会，回来禀道："那个墙之内，就是司空乌桓家里。目今乌桓升作都督，镇守邺中。不知殿下问他，有何说话？"司马冏道："原就是乌督府家里，我有要紧事，故此问他，你不必来管。"罗凉听说，不敢再问，自走过一边。

那司马冏见罗凉去了，便自想道：天下有如此女子，真是天姿国色！我府中姬妾虽多，焉能及他一二。若得他入我府中，朝夕相对，岂非人间至乐之事？又想道：他是个督抚之家，岂肯与人作姬妾？况且他

年已及笄，或者有了人家，也未可知，我何必只管想他？却又想道：虽然如此，还要寻个计较，弄他入手，方快我志。一时间千思万想，有一个多时，忽然大笑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”正是：

贪却红颜谋计巧，边关多惹一枝兵。

毕竟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元海下礼伏英豪

话说那乌督府女子，不惟精通文墨，亦且武艺精熟。当初乌桓夫人元氏得他的时节，梦见一个白须老人拿着一轮明月，到他房中，递与元氏。元氏双手接来，劈做两半，竟自啖下肚去，觉来就生下此女，同此取名叫做梦月。生来已是一十八岁，真个生得美丽无比。不幸母亲元氏早已亡过，父亲乌桓又在任所，梦月一向要到父亲处去，因家下无人，只得住下。

忽一日，梦月在楼上闲坐，忽见养娘苗福姑慌慌忙忙走进楼来，对梦月道："小姐，门前有百馀个军汉，拥着六七乘车轿，说是从邺下而来，老爷差来接小姐去的，乞小姐自己主意。"梦月道："既是老爷差来的，须有个亲人同来，等他进来再处。"正说间，只见两个女人一路走上楼来，见了梦月，就磕下一个头去，说道："小妇人唤做张贞娘、孙蕙姑，是老爷在任所新收的，蒙老爷钧旨，特来接小姐到任。因老爷目下身体稍有微恙，望小姐甚切，乞小姐即日起程。"梦月听了想道：既爹爹接我到任，也须着个家人同来，为何使这两个不相识的妇人来接？纵然有微恙，书信也当寄一封来。今却又无亲人，又无书信，倘其中有不可信的事，如何是处（好聪明女子，竟猜着了）？正在沉思未决，苗福姑说道："小姐不必沉吟，想老爷来接小姐，自然没有别意；况老爷抱病在任，小姐自当急去省视（不及梦月远甚），以尽儿女之职，岂可犹豫不定。"张真娘接口道："小妇人等临行时，老爷曾说因病起仓卒，所以不及修书。又且晋阳反了石珠，旦暮贼兵且至，军务匆匆，无暇修书。就是几个向来服役的心腹家人，多差他去探听机密军事，是以不打发他来。至亲骨肉，料无他事，小姐快收拾了动身，省得老爷在那里悬望。"梦月本是个极孝的，听了这一篇话，便自无言，叫家人柳义及老管家钱能，将家中事务托与他了，自己带了养娘苗福姑及仆妇陆大云、家人乌全忠、费至道，一齐收拾停当。明日绝早起程。

那梦月却有见识的，叫家人妇女等都是戎装打扮，自己也是戎装。一行人竟出大门，上了车轿，竟望邺下进发。有分教，此一行：

平地风波顷刻起，一朝祸患自天来。

一行人行了有十馀里路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到来一个所在，只见树木茂盛，景物幽雅，内有楼台馆阁，外有峻宇高墙。那些人到了明墙之下（侧批：梦月此时，何无一言），乘天色昏黑，便挨挨挤挤，竟望里面抬了进去。梦月在轿上看见，心下早有几分疑心。不一时，到了门内，只见堂上高掌画烛，排设着酒筵，极其齐整。那些来接梦月的人，都不知走到那里去了，一个也不见。止剩得梦月与苗福姑、陆大云，及家人乌全忠、费至道五个人在堂上。梦月明知落人圈套了，只得分付家人各各防备，且看如何处置。

只见不多时，但听得履声响处，后堂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紫金冠，身穿衮龙服，腰系碧玉带，足踏粉底金线皂靴，笑容满面，迎到梦月面前，深深的一揖道："寡人乃当今御弟，爵封齐王，司马冏是也。幸小姐恕其唐突。"梦月听说是司马冏，心下暗吃一惊，说道："殿下哄贱妾到此，有何说话？"司马冏带笑说道："寡人空有许多嫔妇，容貌曾不及小姐万分之一。前日偶于华林园得见玉貌，真乃三生之幸，所以鱼轩彩仗，邀迎到此，望小姐府赐于飞之愿，寡人当以金屋贮之。"梦月听了，正色道："殿下差矣，妾虽蒲柳之姿，也是名门阀阅，岂肯与人作姬妾？况殿下乃是金枝玉叶，天潢嫡派（其论甚正，却是迟了），主上委以庶政，不思致治安民，扶危定倾，顾乃非礼非义，作此无赖之行，思欲污夺人家子女，真乃盗贼之所不为，而殿下安心为之，窃为殿下不取也。"

司马冏道："为佳人而行权术，又何礼义之有？小姐不必固执。富贵当与共之。"梦月道："殿下若能以礼义自处，改邪归正，放妾还家，犹可长享富贵。若只如此作事，妾不过拼得一命，死于此地，只怕殿下的富贵也未必能长保矣。"司马冏大怒道："我就如此作事，且看富贵如何不能长保。"说罢，便令妇女五六人，向前来剥梦月的衣服，定要当堂强奸。梦月大怒，拔出腰间宝剑，向司马冏就砍。司马冏大吃一惊，连忙奔入后堂，叫出十馀个大汉，将梦月与苗福姑、陆大云去入后堂去了。正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不说梦月被司马冏抢入，且说那梦月的两个家人乌全忠、费至道，见势头不好，各拔刀在手，杀出了大门。也不回自已家里，在路晓行夜宿，竟往邺下而来，报知乌桓。

乌桓闻报，不胜大怒，便要起兵为梦月报仇。当有参谋乌宣武谏

道："元帅且请息怒，目今司马冏虽则不仁，惠帝向托以政事，元帅若为一女子称兵向阙，朝廷之人不知司马冏之事，谁谅元帅之心？必以元帅为不臣，拥兵无道，犯顺神京。况闻得石珠那厮，遣刘弘祖起十万大军，出了晋阳，将次来到。元帅若引兵渡河而去，彼得乘虚而入，邺都决不能保。邺都既失，元帅之罪，将何所归？是元帅为一女子而为千古不忠不义之人也！惟元帅三思之。"乌桓听说，停了半晌，说道："参谋之言，亦是有理。只是我女从小义烈，严正自持，决不从司马冏，必遭虐害，如何是处？"乌宣武道："令爱不从他，想他也不敢十分凌辱。元帅只消遣人多赍金宝入洛阳，关通司马冏的夫人孙氏（又出毒计），那孙氏平日大有威势，司马冏甚是怕他。若孙氏知了此事，不惟司马冏不敢妄为，且有送令爱归宁的意思哩。"乌桓喜道："原来有此门路，更有何忧哉！"便一面打点金珠翠宝，遣得当家人，竟入齐王府中打通关节，求救梦月，不在话下。正是：

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

却说石珠自即王位之后，息兵一月，即起十万大军，遣征讨大元帅刘弘祖为主帅，军谘赞善护国师候有方为谋主，大小从行诸将二十员，不日辞了石珠，浩浩荡荡，竟望洛阳而来。不一日，到了邺都地面。访知邺都大将乃是乌桓，刘弘祖便传令将军马去邺都中十里扎住，请过侯有方商量："吾闻乌桓乃当今第一个豪杰，为人极有信义，我久矣闻声相思。且其言语举动，向推服于四海，信为我辈之同志。今吾与之交兵，必非所幸。我当轻身下礼，说彼来归，洛阳不足定矣。"侯有方道："此计固妙，但此行倘有疏失，将如之何？"刘元海道："彼是个豪杰之士，但有人以礼相加，遽无相害之理（知彼知己，百计百胜），此行决无所患。"侯有方道："既如此，亦当以兵相卫，以备不虞。"元海道："如有拥护，便起疑心，但以数骑相随而往可也。"有方不敢再阻。元海遂脱去戎服，换了青袍角带，跨上乌龙骓，同了前军大元帅石季龙，右军大元帅呼延晏，三骑怪兽，坐着三个豪杰，竟望邺都城下而来。

到了城门边，从人报知守城官，守城官见他三人都是便服，不知来由，连忙报知乌桓。乌桓沉吟，乃道："彼既引军而来，为何却便服来见我？其中必有缘故。"便带了众将，一同上城来看。只见城下果是三骑，并无军马器械。乌桓就在楼上说道："我老夫即邺中都督乌桓是也，不知刘将军要见老夫，有何说话？"刘弘祖见乌桓凭楼相语，慌忙滚鞍下马，拜伏地上说道："久闻大名，如雷灌耳，迄今时刻不忘。只因军务匆匆，

不能时常相晤。今尊颜咫尺，愿暂开城门，使小将与元帅得把臂相语，稍尽平生之愿，真三生之大幸也。”乌桓在城上看见，连忙大叫道：“刘将军莫要如此行礼，待老夫开门相请便了。”旁边转过乌宣武道：“元帅不可轻信（此言亦该虑），倘其中有诈，此城如何可保？”乌桓道：“我观刘弘祖相貌非凡，大非我等可及。且彼从者二人，都是将相之器，此来决无诈计，不必相疑。纵使有诈，我自当之，于诸君无与也。”遂不听乌宣武所言，传令大开了城门，迎刘弘祖三人进城。

彼此相见，并辔而行，竟至帅府，各各坐下了。那刘弘祖又倒身下拜，乌桓还礼不迭，也拜倒地下。石季龙、呼延晏看他二人如此相敬，也一齐下拜。拜罢，各叙姓名，分宾主坐定，乌桓开口说道：“老夫乃斗筲之器，蒙将军如此错爱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刘元海道：“元帅乃当今豪杰，自瞻仰以来，寸心未尝敢忘。今蒙赵王令旨，引军过此，闻得此城乃元帅所守，特地假半日之闲，快睹尊颜，少慰夙昔之望，此外别无他意。”（亦不过用反间计耳）乌桓道：“闻得赵王虽是女流，却英雄盖世，又得诸君辈为之左右，将来事业，自不可料。如老夫者，才疏识浅，有何德能，敢劳将军如此记念哉！”刘元海道：“不知元帅有几位夸郎宝眷，可在任所么？”乌桓见问，不觉叹口气道：“说起家眷，使人怒发冲冠！”

弘祖道：“却是何故？”乌桓道：“老夫与先荆元氏，并无子息。自先荆没后，止留下一个小女，唤名梦月，一向留在洛阳家里。不意近来被齐王冏看见，贪色起谋，竟自假传老夫号令，遣人到家中拐骗上轿，抬入他府中，欲行点污。因小女坚执不从，竟将他抢入后宫（元海此际，好用说词也），如今不知怎样了？说起来岂不痛心入骨。”弘祖听罢，大怒道：“何物齐王，也如此无礼？元帅就该起兵去诛他了。”乌桓道：“老夫起初也有此意，后来因诸将劝阻，未免投鼠忌器，只得中止。今将此金帛去贿赂他的夫人，那夫人妒而有威（好考语），知道此事，或者放小女回来，敢未可知。”（如或不然，将如何？）

众人听了，俱各愤愤不平。只见呼延晏大叫道：“乌将军非大丈夫也！那有女儿被人抢去，反将金宝去求他？”乌桓道：“非得已也，势使然也。”呼延晏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便当光明正大，若彼可事则事之，不可事即当卷甲疾驰，声罪致讨，使名正言顺，海内之人皆知我等作事非寻常可比，何至输金辇宝，乞求于妇人哉？”说得乌桓满面通红，默然不语。停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呼延将军所言，大是有理，然则计将何

如？”（堕术中矣）呼延晏道：“洛中扰乱，司马冏乱政，将军诚能与我等合谋（宣武何无一语），起义兵以清君侧，不特富贵可保，义声亦昭著矣。”乌桓见说，复叹口气道：“非是乌桓不忠于晋室，实是朝廷宠用奸邪，以致英雄解体。”因对刘弘祖道：“蒙刘将军雅意殷殷，老夫也久有心相叙，今得相附执鞭，足慰私愿矣。”众将见说，俱各大喜。一面写表申奏石珠，乞加官爵不题。有诗赞刘元海下礼乌桓，不劳寸铁，得了一个大郡。诗云：

英雄自古爱英雄，元海虚躬礼亦浓。

寸矢不劳豪杰服，天工人事喜重重。

话说元海见乌桓归顺，不胜大喜，就要辞别出城，乌桓那里肯放，忙叫宰牛杀马，排宴帅府，与元海等作乐饮酒。其时酒席之盛，备极水陆之珍，欢呼畅饮，直饮至银河星少，红日东升，方才各散。至次日元海又要作别出城，乌桓只是不放，就叫元海将各处府库钱粮军民籍册查点一番，又传令将军中旗帜尽行改换，打起石家旗号。乌桓亲下教扬，操练三千胜兵，相随元海起程，进征洛阳。

忙忙的乱了有半月馀，元海等二人方才别了乌桓，自到军中去，起兵竟望洛阳而进。随后乌桓将邺下事务托与副元帅乌林管辖，自己点起三千胜兵，同了参谋乌宣武，及副将孙约、赵得，陆续起行。有分教，此一去：

无端猛虎聚河阳，血染中原欲断肠。

不是石家贪地土，只因司马自相伤。

毕竟不知刘元海及乌桓两处军马入洛阳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夏后妃绣床半臂

按下刘弘祖与乌桓两枝兵马入洛阳而来。且说那乌梦月小姐，自那日被司马冏拐入门来，要他为妾，梦月坚意不从，拔出身边宝剑，竟望司马冏砍来。司马冏大怒，令手下军汉将梦月及苗福姑、陆大云一齐抢进后官，锁闭在一间冷房内。过了一夜，司马冏指望他回心转意，打发爱姬梅玉英，前来说他顺从。梅玉英不敢违拗，只得来到冷房边，叫从人去了封锁，走进房门，与梦月见了一礼，说道："贱妾乃齐王爱姬梅玉英是也，特来相劝小姐，既已到此，不如从了罢，不然，徒自苦无益，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"梦月道："大凡为人，当知礼义廉耻。彼齐王不知富贵已极，劫取良家子女，是无礼义也；婚姻而不通媒妁，强欲奸淫，是无廉耻也。无礼义廉耻之人，真禽兽之不若，指望我顺从禽兽乎？今日事已至此，惟有一死而已，何用多言！"梅玉英笑道："小姐之言差矣！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时光有限。以小姐姿容绝世，正当及时为乐。况齐王乃当今之御弟，金枝玉叶，就屈小姐为小星，也不为辱没了，你何至自拘形迹，下同寒蝉，使齐王一旦怒不可解，将欲置小姐于极刑，那时悔之晚矣！"梦月道："鼎镬不惧，何极刑之有？这倒不必虑，请梅夫人自便。"

梅玉英见说他不从，只得回去报知司马冏，说道："乌小姐心如铁石，不可说也。大王不如放他回去，一则全他的名节，二则此女系大臣之息，大王强取为妾，恐乌督府不能忘情，不若发还，大王也不失令名，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"司马冏笑道："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岂有人已在我家，复使他回去之理？我不过用些水磨功夫，怕他不落我的圈套？"正是：

饶你坚清如球雪，也难脱却水和泥。

自此又过了十馀日，司马冏又到冷房中与乌梦月歪斯缠，逼他奸淫。梦月正在要死要活，忽然间，侍儿于柳腰走进房来，慌慌忙忙对司马道："不好了，大王快去，夫人不知为着甚么缘故大发雷霆，寻大王说话哩！"司马冏听说，不觉呆了半晌，欲要前行，两只脚却像酥了一般，再移不动了。于柳腰连连的催促，只得一步一步走进里面来。

见了夫人孙氏，却一句话也不敢说，惟有呆呆立着，听其发挥而已。孙氏见了，又好气又好恼，大骂道：“你这无知畜生，也叫你做个齐王，如何敢擅自抢劫命官女儿，藏在府中，意欲何为？”司马冏只得勉强支吾道：“我我，。，我如何敢抢劫命官女儿，藏藏藏在府…府中？”孙夫人大怒道：“你明明拐骗乌桓的女儿梦月，藏在府中，那乌桓遣人来我处恳求，要我释放，还要瞒我？”司马冏见说，知道事体巳露，想来是瞒不过的了，只得又勉强说道：“这…这…这是寡…寡寡人一时差…差了，求夫…夫人饶…饶了罢。”孙夫人道：“你要我饶不难，只将梦月送出府中，万事俱休。不然，决教你出丑。”司马冏又道：“是是…是！我就去送他回…回去便了。”孙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快出去，若不送他回去，不许你来见我！”司马冏见说，不敢再言，回身便走。

跨出了门内，依旧做出那齐王的身份来，便大模大样竟不来发放梦月，一竞走到大殿上，唤过前日那心腹人罗凉来，说道：“我前日一时失算，骗了乌小姐到来，如今好事不能成就，反被夫人知道了，叫我送他回去。我想前日有兴而来，今日如何好送他回去？不知你有什么好计策，成就我此事么？”罗凉想了一大会说道：“若要成就，就怕夫人知道，此地是断乎不能的了，除非寄在别人府中。一者免送还之辱，二者后日或有成就的日子。”

司马冏道：“寄在何处，方无失误？”罗凉道：“琅玡王觐，与大王素称莫逆，寄他府中，方为万全。”司马冏道：“汝言甚善。”便叫过两个丫鬟，到冷房中去唤出梦月及养娘等三人，叫他上了大轿，就令罗凉引领，竟望司马觐府中而来。

那司马觐的府第与司马冏的府第，相去止有半里之隔。那司马觐为人极是正气，府中姬妾虽多，尚未有太子。后宫有夏后氏，年纪约二十馀岁，生得美丽无比，是他极得宠的妃子。那妃子为人也极贤慧，只是有一件毛病，他所好的专在那风月场中，极不喜的一个独宿（不喜独宿，此妇人通病，非毛病也。伏后牛金小史。）。当日司马觐与夏后妃正在阶前，看那侍女们摘花闲要，忽然从人来报：“齐王府中送一个女子来，要寄在府中，现停轿在外候旨。”司马觐听说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便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着他进来。”从人见说，出去了一会，不多时，只见抬进一乘大轿来，后面却随着两个女人。一会儿到了殿下，便住了轿，里面走出一个女子来。司马觐将他一看，只见那梦月容貌虽然美丽，却满面都是泪痕，愁惨不堪。司马觐心下疑惑，打发了齐府的人去了，就

同夏后妃唤梦月到暖阁中坐下，问其缘故。

梦月看司马觐像是个正人，便不隐瞒，将前情逐一告诉一遍。司马觐听了，甚觉不平，说道：“小姐不必烦恼，且在我府中住几时，看有方便，我就送小姐回去，管取父子重逢便了。”梦月听说，连忙出位拜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大王之恩，真同天地了。”夏后妃在旁看了，对司马觐道：“大王既有心救他，何不就送了他去（虽曰不吃醋，吾不信也。），却不为美？”司马觐道：“就送他回去，固是为美，只恐齐府又要别生事端。等待我与齐府劝谏一番，他若不听，然后我竟送他到乌桓元帅任所，量齐府也无可奈何了。”夏后妃道：“大王作事甚是老成，非妾所及也。”司马觐甚喜，遂将暖阁与梦月三人居住。夏后妃闲时，或时到阁中。与梦月谈笑作耍。梦月当此愁闷之中，也乐得与夏后妃相叙。自此梦月与夏后妃成了莫逆之交，只在琅玡府中居住过日。正是：

得与语时且与语，可安身处且安身。

自此之后，又早过了半夏有馀。忽然一日，夏后妃与梦月因司马觐入朝，不在府中，两个约了同到后花园闲耍。也是合当有事，夏后妃该有一段奇缘，后来当承晋朝的天下，所以弄出一节极风流快话的事来。你说是甚么事？他两个一同走进园来，只见荷花池上，坐着一个后生，年纪不上二十左右，且是生得风流俊雅、体度安详，正在那里看荷花作耍。见了夏后妃与梦月走来，知道是府中姬妾，连忙立起身来，思想要回避，却是那条路要打从夏后妃走的所在经过，只得立在旁边，看夏后妃走过了，方才举步出园门而去。

那夏后妃见了这后生，不觉神飘意荡，心下想道：如此一个美貌后生，不知他姓甚名谁，只可惜不曾问得他一声，竟自放了他去。又想道：吾相随琅玡王一年有馀，不曾有甚么男女，况且琅玡王年纪已望五，子息也是要紧的了，我若得与后生生下一子，将来这王爵怕不是我子的？一时间愁肠万转，想一会、思一会，不觉欲火如焚，那里还有心游玩，只得勉强同着梦月走了一转，假托有事，竟催促梦月走出园门，各归卧房去了。正是：

有心莫与无心伴，未必他心是我心。

到了晚来，夏后妃一心想着那后生，那里有心去理别事，竟自悄悄的叫了贴身伏侍的一个小丫鬟，依旧走出园门来，要寻日间那个后生。

不期事有凑巧，刚走得出园门，只见前面一个人慢慢的踱将来，夏后妃仔细定睛一看，正是日间荷花池上见的那个后生，不觉喜出望外，低低的对小丫鬟道：“我立在这里，你去唤这后生，我有话要对他说。”小丫鬟依言，不一时唤到而前。

夏后妃莺声燕语的说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为何只管在这园中往来？”那后生见问，只得答道：“小人姓牛名金，乃王爷手下一个给事官，因王爷不在，小人爱此一池荷花，私自出入（红叶媒转荷花媒矣），望夫人恕罪。”夏后妃道：“我也不罪你，你的住宅在何处？”牛金答道：“小人就在花园间壁居住。”夏后妃道：“你可曾有妻小不曾？”牛金道：“小人尚不曾有妻小。”夏后妃道：“这也罢了，你可知王爷今夜回来不回来？”牛金道：“闻得王爷与圣上及齐府在华林园置酒，商量甚么军旅大事，只怕今夜还未得回来。”夏后妃道：“可是真的么？”牛金道：“小人怎敢说谎！”夏后妃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随我来。我还有话讲。”说罢，就向前先行。牛金不敢违言，慢慢的随后跟来。

不多时到了夏后妃的卧房前，牛金便立住脚，不敢跨进。夏后妃见牛金不敢进，笑道：“不妨，你且进来。”牛金只得又进了卧房（此真渐入佳境矣），立在窗前。夏后妃便对小丫鬟道：“你可去将外门关了，拿一桌盛些的酒进来，与牛爷吃。”小丫鬟见说，转身去了一会，果然拿了酒肴，将来摆在桌上。夏后妃便叫牛金吃，牛金推辞不敢。夏后妃笑盈满面，伸出纤纤玉手，去扯牛金道：“不必作如此木偶人相，且来饮酒。”牛金见如此光景，料有些妙处，便大着胆坐下。夏后妃也就在对面坐下。两个举杯便饮，饮酒中间，夏后妃撒娇撒痴，巴不能勾将牛金抱入怀中云雨起来。那牛金到此田地，便也神魂飘荡，把持不定，伸过靴尖，将夏后妃的金莲一勾。夏后妃并不出声。忙立起身来，先将上衣脱去，穿着一件背搭，露出半臂，坐在床上。牛金看见，喜不自胜，也慌忙立起身，走到床边，将他里衣脱去，推人绣床，便云雨起来。其时两人云雨之妙，不可名言。有诗为证：

珍重香肌到枕边，佳期款款度双仙。

腰技摆尽阳台柳，柔语传将帐底言。

忽地锦茵翻白玉，俄看绣榻耸金莲。

今宵云雨香闺内，不羡巫山梦里传。

又有《蝶恋花》词一首为证：

偶步花园，情正切，瞥见金牛，引得香闺列。掷杯举眼娇声歇，绣床已是鸳鸯接。

柳腰款款排冰雪，喜杀情郎，今夜偷香窃。棒定金莲难口说，冰肌照尽窗前月。

两个在绣床内，你贪我爱，约有一个多时，方才云收雨散，穿衣而起，剔亮银灯，洗盏更酌。看看到了更深人静，牛金欲起身辞去，夏后氏不舍，就留在香闺中，一同睡了。是夜，重修旗鼓，再战阳台，自不消细说。

至明日，牛金恐怕有人知道，取祸不小，绝早起来，别了夏后氏要行。夏后妃也不敢强留，叮咛了几句要紧说话，就送他出门去了。自此夏后妃与牛金，看司马觐不在府中，便两人一处取乐。却是王府深密，并不有一人知觉。看看到了一个月之后，夏后妃便怀了一孕，一年之下，祥光满室，产下一个太子。司马觐不胜大喜，取名叫做司马睿，袭了琅玡之爵。南渡之后，群臣尊他为帝，承了晋朝天下，是为东晋。史书相传，以牛易马，盖此事也。此是后话，不须烦叙。

且说那司马觐自留梦月小姐之后，因国事匆忙，日日在朝中商榷国家大事，没有一刻空闲。又因司马冏为色欲所迷，国事全不在意，惠帝又是个没决断的人，司马觐只得凡事主持，相可而行。身非宰相，竟做了一个操持国政的人。忽一日，司马觐正在朝堂检阅四方的奏章，只见一个黄门官捧进二道表章，呈于司马觐。司马觐展开，不觉失色大惊，更从头细细看了一遍，忙奏知惠帝，聚集文武百官，商量其事。正是：

晋朝失却英雄主，惹得兵戈是外来。

毕竟不知黄门官所奏是什么表章，司马觐却如此惊惶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陆参军败战春门

说话司马觐正在朝堂检阅四方奏章，忽然黄门官捧进两道表章，呈于司马觐，司马觐一见，不觉失色大惊。你道是为甚么事，如此惊惶？原来这两道表章，却是汲郡官将杜玫与河内守将周茂，因刘弘祖与乌桓两枝兵马，合谋杀到两处，故此二人上的求救表章。那杜玫的表章上写道：

总督汲郡诸军事臣杜玫稽首顿首上言：臣闻小丑不灭，人之大害。近者邺中都督乌桓，不守臣节，忽起反心，结连晋阳石珠，起兵犯顺，郡县望风款附。大兵已至汲郡，城中兵弱将寡，难与争锋。伏愿陛下速令大将，统重兵前来，扑灭可待。不然养成锐势，臣恐将来鞭梢一指，饮马长江，洛阳人民将荷戈带甲之不暇矣。臣无任不胜待命之至。

那周茂的表章上面写道：

河内都督臣周茂稽首顿首上言：臣探得井州石珠，自僭位以后，遣叛将刘弘祖统领雄兵十万，猛将数十员，刻日南下，所过地方，不战而降。今已渐近河内，人心惶惶，各无固志。边报日闻，急于烽火。若不速发救兵，河内顷刻为他人所有。臣是以不避忌讳，拜表奏闻，惟愿皇帝陛下，切勿视为等闲，火速发兵，犹可挽回一二；不然彼兵渡河，直指洛下，悔无及矣，惟陛下留意，幸甚幸甚。臣不胜待命之至。

司马觐见两处表章都写得危急，如何不惊惶？即忙聚集朝中大小诸文武，奏知惠帝，请旨出兵。那惠帝见奏，转没了主意，说道："诸卿自己商量，看有何人可出兵者，朕当准奏。"说未毕，只见左班中闪出一人，红袍玉带，执简当胸，俯伏起奏，乃左班丞相辛宾也。当下辛宾俯伏奏道："二贼合谋，势在燃眉，必得大臣智勇兼备者，方可出兵。臣观诸臣，皆不足使，惟大司马琅玡王觐，公忠清正，智勇全才，足称此位，若使治兵，决能出奇制胜，可保万全。"惠帝准奏，即宣司马觐至御前，令其出兵应敌。司马觐不敢推诿，只得拜舞受命，谢恩出朝。

至明日，点起大兵五万，用顾荣为军师，陆机为大将，稽绍、向秀等都在幕府，一行人辞朝出师。真个是军如流水马如龙，好不威风。但见：

绣旗飘展，戈甲森严。绣旗飘展，天上风云变色；戈甲森严，山前神鬼惊心。一阵阵，威风凛凛；一声声，战鼓咚咚。鼓纛下拥着皇家公子，气概轩昂；雕鞍上坐的能征将士，武艺超群。

一心指望匡王国，留得功勋青史中。

琅玡王却也有心，又令乌小姐梦月，扮作随征将官，杂在军中（伏后独救司马觐），一竞出河南府，克日渡河，扎营延津关外。先使人知会汲郡河内两处总兵，又着人打听刘弘祖及乌桓军马，到了何处地方，好出兵征剿。那探听的去了一日，回来报称，刘弘祖却与乌桓合兵一处，正在打听汲郡，声势甚急。琅玡王见说，即便传旨，离了延津关，竟望汲郡而来。离城五里下寨，遣前将军孟玖引兵三千，前去助战。孟玖得令，引兵前来，不题。

且说刘弘祖大军屯在汲郡北门五里之外，使冠军大将军姚仲弋，引兵攻城。城中杜考遣副将袁有成出城迎敌，两下相见，更不答话，接住就杀。只一合，姚仲弋提起日月刀，大喝一声，将袁有成挥于马下，驱兵而进，将城围住。杜考见杀死袁有成，不敢出战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然见征尘起处，赵兵纷纷退去。杜考在城上仔细一看，认得是将军孟玖引兵而来，不胜大喜，连忙开门接入。相见已毕，商量退敌之策。孟玖道："刘弘祖孤军深入，不足为惧。明日只消小将出战，一面知令琅玡王首尾夹攻，彼军自然退矣。"杜考大喜，便叫置酒帅府，与孟玖接风，只等明日出战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姚仲弋斩了袁有成，引兵围城，忽然见他救兵到来，不知虚实，只得撤回归营，报知刘弘祖。刘弘祖便请军师侯有方商议。侯有方道："我已着人打听，晋朝差琅玡王司马觐，统军五万，来此救援，此人不足为意，管教他今夜先吃我一惊，明日再擒他未迟。"刘弘祖道："军师如何惊他？"侯有方道："彼军初至，未知我军深浅，只消如此如此，彼便抱头鼠窜之不暇矣。"

刘弘祖大喜，便集诸将至帐下，指着车骑大将军齐万年说道："你可引铁骑三千，三更时分直杀入晋军营寨，不论胜负，便是你的功。"齐万年领计出营去了。又指着前将军桐凌霄道："你也引兵三千，看他两军厮杀时，你便从后营杀进，夺取他的粮草。"桐凌霄也领计出去了。又指着积弩将军崔宾佐道："引兵三千，在他营前埋伏，施设号炮，以防他的追兵。"崔宾佐也出营去了。

刘弘祖分拨已定，与侯有方在营中专等捷音不题。

看看到了黄昏时候，那齐万年悄悄的引了三千铁骑，离了本营，竟望晋军大营而来。是夜月色微明，满天星斗，来到晋营已是三更天气。齐万年看那晋营静悄悄的，并无动静，便令放起连珠大炮，震得如天崩地裂的响。齐万年领了铁骑，当先杀入，晋营人马那里整备得及，都从睡梦中惊醒转来，听得喊声动地，知道是敌人劫寨。一时大乱，自相踏死者，不计其数。那稽绍看见势头不好，保着琅琊王望后营逃走。不期火光中大喊一声，撞出桐凌霄，截住去路。稽绍不胜大怒，挺着手中枪来战，被桐凌霄一刀砍来，几乎丧命，只得单身逃出后营去了。桐凌霄见走了稽绍，也不追赶，竟自搬取粮草，装载而回。那琅琊王见稽绍走脱，便不敢再住后营，即抽身走回到前营来。却得大将陆机合作一处，一同杀出营来，要往前走。听得前面炮声大震，怕有伏兵，只得与陆机等三军混战，不敢向前。

看看战到至急之处，忽然琅琊王背后冲出一员女将来，喝道：“贼将休得逞强，有我在此。”说声未毕，只见火光中飞起一道亮光，一个银锤竟从齐万年打来。齐万年不及防备，打中额颅，哎哟的一声，伏鞍而走，败回去了。正是：

若非女将施神术，何得琅琊保厥躯。

时已天明，两下各自收兵。琅琊计点士卒军将，三停折了二停，粮草都被夺去，心下不胜大怒，说道：“兵还不曾交战，遂致如此大败，有何面目归见江东父老？”陆机道：“此是刘弘祖知我军初到，不知他的虚实，用此诡计劫寨，遂有此败。大王不必烦恼，明日待小将见阵，必报此仇。但方才大王若非女将，几乎不保，不知此是何人？大王不可不查明重赏。”琅琊王道：“正是，不知是何女将？如此英雄？军中若得此数人，又何患不能取胜哉！”正说间，只见梦月小姐从旁转出道：“此不过是贱妾见大王危急之际，少效一击之力，何劳大王费心？”琅琊王听说，看了梦月一看，不觉大喜道：“原来小姐精于武略，我却不知。有失瞻敬。明月小姐若能退得刘弘祖，令尊虽有叛逆之罪，寡人回朝，定当力保（望刷耻于巾帼，同后爵于女流，此事可胜痛哭耶），管取仍守邺都无恙也。”这几句话说得梦月半晌不能出声。

你说为何？原来梦月还不曾晓得乌桓反了邺都，结连刘弘祖，只说尚在邺中为官，所以听了司马觐“叛逆”二字，竟不知此事何处说起，半

晌不能出声。司马觐见他呆了，说道：“小姐为何如此不语，莫非疑寡人诳言么？”梦月见问，只得说道：“贱妾怎敢疑大王，但只是家父在邺下为官，大王为何说他叛逆？”

司马觐道：“原来小姐还不曾知道，你父亲已是结连石珠，反了邺都，如今现统兵与刘弘祖在军中攻打城池，小姐岂不知也？”梦月见说，暗吃一惊，想道：父亲为何反了，莫非是为我缘故？如今父子为敌，却如何是处。正是：

本欲赤心报知己，那知暗里起戈矛。

不说梦月在军中思想父亲叛反，不知为甚原故。却说刘弘祖使齐万年等劫寨，得了无数粮草，教得晋军大败，不胜欢喜。齐万年虽着了女将银锤，幸喜得不致重伤，无害于事，但不知女将姓甚名谁，具此胆略。当下便与侯有方商量攻城，侯有方道：“城中晓得琅玡王被劫，必无固志，只消引大军四面攻城，自然不日而下。”刘弘祖依言，便传下号令，点起大军攻城。石宏攻西门，段琨攻南门，幕容廆攻顺义门，呼延晏攻建春门，姚仲弋、桐凌霄往来接应。城中杜弢得此消息，忙令众将上城守备，施放箭石。杜考又亲自上城，往来督战。石宏等尽攻城之略，不能取胜。

至第二日，晋将孟玖对杜考道：“如此困斗，敌兵何时得退？小将看贼兵虽众，无能为也，愿引本部精兵出城，保为元帅破之。”杜考道：“出城恐有疏失，不如固守。彼军智穷力尽，自然退兵。”孟玖不以为然。忽听得建春门外，连珠炮震得如天崩之状，一彪军马都打着晋朝旗帜，杀奔而走，却是大将陆机。孟玖看见大喜，遂不等杜考将令，竟引本部兵开建春门冲杀出来。赵将呼延晏看见，骑着剪尾豹，提起青龙刀，接住就杀。两个就在建春门外战上三十馀合，未分胜负。只见晋大将陆机大喝一声，杀入阵来，呼延晏并不惧怯，力战二将。有诗赞呼延晏之勇，诗云：

武艺超群未可伦，力当二将暗惊人。

身骑豹兽惊人目，月暗山城泣鬼神。

呼延晏力敌二人，又战上五十馀合，呼延晏忽然取出朱红小匣揭开，只听得一声拍刺的响，一只金鹰自身畔飞起顶上，盘旋不已。陆机见了暗道：“这人临阵却来放鹰，想是个猎户出身。”

说声未毕，只见那只金鹰扑的飞将下来，将陆机面上扑的一啄，陆机不胜大怒，提枪刺去。不期那金鹰却是极乖巧，又向陆机鼻上一啄，陆机却吃了一惊，不敢恋战，拨转马，且战且走。孟玖见陆机败走，也不敢深战，随着陆机奔回建春门来。城上杜考看见，忙开门放了二人进去，依旧将城门闭上。那呼延晏见二人败入城去，依旧引兵将城围住。

一连攻了三日，城中守备甚严，并不能取胜，又伤损了无数军卒。刘弘祖便传令撤围，依旧离城五里下寨。与侯有方商量破城之计，侯有方道："城中粮草足备，兼得陆机、孟玖等协同相守，急切未能得下，当须以计取之。"刘弘祖道："计将安出？"侯有方道："琅琊王觐屯军城外，决未能入城。元帅遣人假他旗号，乘夜杀到城下，赚开城门，就城中杀将起来，不怕他此城不为我有。"刘弘祖道："此计甚妙。"就令军中寻得貌类司马觐者，叫他扮作琅琊王模样（此亦是后来水浒中策，意其先获者也），打起晋军旗号，令李雄督铁骑三千，黄昏左右竟望南门杀来。随后就是慕容廆、段方山统军继进。

只见到了门外，一声炮响，城上矢石如雨，打将下来。那琅琊王在城下大叫道："我等不是赵家军马，乃是琅琊王统兵到此，你等不思开门迎接，反行拒战，岂欲反耶？"守城军听知，不觉大惊，连忙报知杜考。杜考即同陆机、孟玖出帅府，上城观看，果然都是晋军旗号，火光中逍遥马上，坐着琅琊王，左右列着几员猛将。杜考等看得亲切，连忙传令开门迎接。杜考与陆机、孟玖亲自下城，俯伏道左，那琅琊王进了城门，只见手下涌出一员猛将，喝叫："将杜考、陆机、孟玖一齐拿下！"三人不知何故，只得束手被缚。正是：

出师未捷身先缚，长使英雄恨不禁。

原来那员猛将，正是李雄。当下捉了杜考等三人，喝道："我乃赵将李雄是也，奉刘元帅将令，特假你琅琊名色来取此城，今既被我擒，你等可肯降么？"杜考等见说，方知中了刘元海之计，面面相觑，不敢做声。只有陆机不胜大怒，喝道："无知草寇，敢假琅琊名色。恨不得杀你碎尸万段，何降之有？"李雄大怒，便叫："将他三人一同绑了。"引着三千铁骑，竟望城中杀来。忽听得城外金鼓振天，喊声大起，随后杀入城来。城中一时鼎沸，火光冲天。

毕竟不知是何处军马杀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稽侍中荡阴死节

话说李雄提了杜考、陆机、孟玖三人，引着铁骑，竟望城中杀入。忽然后面金鼓振天，喊声大起，杀入城来，却是慕容廆、段方山引着大军继到。于是三人合兵一处杀来，城中一时鼎沸，自相踏死者不计其数。那李雄等杀入帅府坐下，遣人飞报刘弘祖。弘祖连夜拔寨而起，竞入城与李雄合兵一处。天明出榜安民，取过杜考等三人，立于阶前。弘祖用好言说道："晋室扰乱，英雄并起，将军等若肯相从，管取富贵仍在，不足虑也。"陆机大怒道："误中诡计，被你所擒，今日至此，有死而已，何用多言。"刘弘祖道："将军才名盖世，岂可一无所就，竟死于此？若能移事晋之心事赵，赵王必然大喜，重加委任，何至身膏草野，竟是默默无闻乎？"陆机骂道："我心如铁石，岂肯屈膝于贼，快求利刃，不用多言。"刘弘祖犹惜其才，不忍加诛，竟令去其绑缚，放他回家。李雄谏道："陆机枭雄，今释不杀，后必为患。不如杀之，以全其节。"刘弘祖听说，沉吟半晌，竟依其言。牵出辕门斩首，时年二十有八岁也。后人有诗赞他的节义道：

士衡诚奇才，死节亦可哀。奋志唯一死，那知名利来。

上蔡已不鉴，华亭怜矣哉。同执有三人，惟公不可伦。

富贵安足问，慷慨惊鬼神。心坚如铁石，浮言非所论。

建春门外月，千古照忠臣。

却说刘弘祖杀了陆机，军士呈上首级，弘祖还未及开言，忽然间就庭下起一阵大风，沙飞石走，霎时间阴云四合，红日无光，白昼如同暗夜，对面不见一人。风过处愁云惨惨，落下一天黑雨来。你说是甚么黑雨？但见：

点滴如同黑水，沾衣竟似染缁。洁净庭除，遍作乌泥世界；光明大地，翻成黑水滔滔。

百万军中，个个惊心骇目；满城士女，家家闭户藏身。无昼无夜，总是愁云一片；若高若下，但见黑水淋漓。真是千古未有事，今朝始见

知。

刘弘祖与诸将见了，各各骇然不已。不多时，云收雨歇，陆机的首级，已自不见。弘祖忙着人去看他尸骸，也不知去向。弘祖一发惊骇，传令军中设祭，亲率诸将望空拜奠。奠毕，各各嗟叹不已。就放了杜考、孟玖，收在军中听用。杜考、孟玖也就降了弘祖，各无他话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义，事急且相随。

那刘弘祖用诡计得了汲郡，声息传入琅玡王耳中，不胜大怒，与顾荣商议攻城。顾荣道："彼军新得汲郡，声势正盛，吾军败北之馀，士气方沮，难与争锋。不如回军洛阳，奏知圣上，再起大军前来，方能恢复。不然，只恐徒损士卒，无益于事。"

司马觐道："我出兵以来，未有寸功，徒使兵败将亡，坐失城池。若引兵而归，不惟难见主上之面，亦恐敌人引兵来追，那时进无救援，退有劲敌，恐非计之善也。"顾荣道："舍此惟有传檄河内都督周茂，令其起兵前来夹攻，方可取胜。"司马觐道："此计甚善。军师宜作檄文，令其速来，我这里等他一到，并力合攻。"顾荣依言，即时取过文房四宝，作下一篇檄文。那檄文道：

刘弘祖以并州亡命，称兵犯顺，凡属臣子，俱宜切齿。而乃所至郡县，望风奔溃，今彼乌合之徒，得呈无疆之祸，非弘祖之善谋，实守臣之不用命也。顷者杜考失算，汲郡陷没，大将陆机，遂被非刑，中夜思维，痛心疾首。幕府兵虽寡弱，士卒饮泣，咸思自奋，会当秣马厉兵，锐锋以往，破曹瞒于赤壁，擒王邑于平林，复我故土，歼彼巨魁。尔河内素有忠良，夙称智勇，宜即策马挥戈，星移电掣，首尾齐举，内外夹攻，歼巨魁于汲郡，还故土于圣明。旌旗所指，神鬼俱从，敌马所知，干戈自倒。檄到且即发兵，毋忽。

顾荣草完檄文，递与司马觐。司马觐看了一遍，说道："军师文词敏妙，可谓文武全才。"说罢。便令裨将钮可使赍了，竟望河南而去。

那司马觐打发钮可使去了，传令闭营自守，只等周茂引兵到来，并力攻城。忽听得营外喊声连天，炮声大振，司马觐听了大惊，即忙亲自披挂上马，引了顾荣、稽绍，一同出营观看。只见前面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手执大刀，扬威耀武，直杀过阵来。

晋军阵上，顾荣忙舞枪敌住，喝道："贼将慢来，快通姓名。"那将道："我倒认得你叫做顾荣，你反不认得我么？我非别人，即邺中都督，蒙赵王改封行军副元帅乌桓是也。"顾荣听了"乌桓"二字，不觉大怒，骂道："忘恩匹夫，朝廷有何负汝？却敢结连贼人，亲为叛逆，不杀汝岂消此恨！"说罢，不问好歹，提枪当面就刺。乌桓闪过，也舞刀相迎，两下战有二十馀合，不分胜负。乌桓大怒，提起刀一刀砍来，恰好砍中顾荣马首，那马负痛，直立起来，将顾荣掀在马下。乌桓提刀来砍，晋军阵上王明看见，抢马出阵。放了顾荣，接住乌桓大战。两个又战二十馀合，乌桓杀得性起，一刀将王明挥为两段。晋军琅琊王看见，忙令裨将富春出战。富春得令，即时提刀出马，大杀一阵，富春力量不加，刀法散乱，又被乌桓一刀砍来，死于马下。

琅琊王觐见乌桓连斩大将，心下惊慌无措，忙叫鸣金收军。只见侍中稽绍勃然大怒，提枪跃马，冲出阵前，大骂道："乌桓反贼，怎敢连斩吾将？不要走，吃吾一枪！"说罢，挺枪直杀过来。乌桓忙舞刀相迎，战至四十馀合，并未分高下。稽绍不胜大怒，一枝枪使得神出鬼没，照乌桓一枪刺来，乌桓措手不及，肩膊上着了一枪，只得败阵而走。稽绍引动大军掩杀一阵，方才回营。正是：

乌桓武艺虽难及，稽绍英雄亦可夸。

那乌桓败入城来，备将杀死晋将、被稽绍枪刺之故说了一遍。刘弘祖道："稽绍勇猛，明日先擒此人，馀者自不足惧矣。"当夜无话。

至明日，弘祖点大军五万，令段方山出战，慕容廆、石季龙、呼延晏押阵，引兵竟望晋军大寨而来。司马觐正与顾荣、稽绍等商议攻城之策，忽报段琨索战，稽绍即时披挂出马，各通姓名，接住大杀。好稽绍，抖擞精神，一根枪却如蛟龙搅海，无半点渗漏。战有一个多时，两下并无胜负。段琨暗暗喝采，提起毕燕挝打来，稽绍闪过，回手一枪，却刺中段琨左臂，段琨只得败阵，负痛而走。后面稽绍随后赶来，看看赶有半里路，村名荡阴，忽然西南上征尘蔽天，杀气迷空，一彪军马赶到，看见稽绍追逐段琨，大叫道："稽绍休得追我大将，石季龙在此！"稽绍看见，舍了段琨。就战季龙，两下又战有三十馀合。只见东南上又是一将冲到，乃左军元帅慕容廆也，杀入阵中，双战稽绍。稽绍并无怕怯，左冲右突，浑如猛虎翻身。石季龙及慕容廆见战不下稽绍，招动大军一齐掩杀过来，将稽绍围在垓心。稽绍身被数枪，血透重裘，其战愈力，枪挑赵军兵马不计其数。自辰至申，战有五六百合，看看天

晚，稽绍杀条血路，冲出阵来。不期前面喊声大起，赵将呼延晏杀到，排开铁骑，截住去路。稽绍见前面无路，杀回旧路。那石季龙、慕容廆依旧引兵围住，左胁下呼延晏又引兵杀来。其时稽绍虽有万夫之勇，战了一日，气竭腹饥，怎挡得他三员虎将，在围中冲突一番，见赵兵围得铁桶的一般，知道不能得脱，仰天长叹道："非是稽绍不忠于陛下，恨力竭耳！当为厉鬼杀贼，以报陛下。"说罢拔出身边宝剑，自刎而死。后人看到稽绍荡阴死节，为诗哀之。诗云：

荡阴力战势难支，惟有捐躯报主知。

血染重裘谁得似，义昭千古至今时。

生前未报君恩重，死后还存厉鬼思。

细柳新蒲空自绿，孤鬼何处赋新诗。

石季龙等见稽绍既死，便引动大军，直杀至司马觐大寨而来。司马觐听见稽绍死节，赵兵且到，不胜大惊，忙与顾荣商议应敌。顾荣道："且自闭营坚守，等周茂的救军到来，再作区处。"司马觐只得依言，传旨紧守营垒，不许出战。只见乌梦月上前说道："大王受命出师，并未有寸功，反致丧师失地，今又闭寨自守，岂不见贼人逼城搦战耶？况周茂前日表章，原求大王合谋退贼，今反待救于彼，不惟见笑于贼人，又贻笑于河内之人矣！妾虽不才，愿假兵三千去擒石季龙等，献于麾下，为陆稽二将军报仇。"司马觐喜道："既乌小姐肯为朝廷出力，必能取胜。"

便与精兵三千，令梦月开门出迎。梦月得旨，随即披挂齐整，跨上五花骢，手提方天画戟，腰系锦绦银锤，雄纠纠的冲出营来。你看他如何打扮。但见：

金盔金甲，笼着玉骨冰肌；白腕柳腰，带着银锤画戟。妖娆体态，翻成铁面武夫；三寸金莲，跨着高头骏马。秋波一转眩人意，红粉飞扬战士惊。

那石季龙看见晋营中冲出一员女将，暗暗惊异，拍动赤兔向前问道："那女将姓甚名谁，敢来临阵，岂非来送死么？"梦月见说，更不通名，提起方天戟就刺。石季龙大怒，挺着蛇矛迎住，两个战有二十馀合，梦月拖戟便走。石季龙随后赶来，大叫道："那女将走往那里去？快

快下马受降，免使出丑！”梦月听见季龙随后来赶，心下暗喜。等他马来得较近，悄悄的将两戟带住，腰边取下锦绦银锤，回转身来，说声“着”，向季龙一抛，季龙不及防备，竟被拖下马来。梦月喝令军汉缚了，击得胜鼓进营，向司马覲报功。司马覲见捉了石季龙，不胜大喜，喝令拿去斩了。梦月忙谏道：“大王未可斩他，且将来监在后营，待捉了刘弘祖一班贼党，囚送洛阳，听天子自行处斩，也显得大王的功劳。”司马覲喜道：“小姐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就不斩季龙，将去监在后营。一面置酒与梦月贺功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呼延晏与慕容廆催动后军追上前来，忽听得石季龙被擒，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不料晋营中有如此英雄女将，不知石元帅何故被他擒了？”遂一涌而来，杀到寨前大喊道：“司马覲快快放出石元帅来还我，万事便休。不然杀入寨来，叫你等死无葬身之地。”那司马覲与梦月正在营中饮酒，从军报说呼延晏二人在营前叫战，便对梦月道：“赵将又来索战，小姐如何退之？”梦月道：“不妨，待我一发去擒了此贼，再来饮酒未迟。”说罢，竟跳上五花骢，提戟出营。有分教，此一回：

连擒虎将声名藉，惹得刘郎自动兵。

毕竟不知乌梦月如何迎敌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侯军师登坛祭雾

话说乌梦月正在营中饮酒，听得慕容庵、呼延晏在营外索战，即便披挂出马，两下相见，更不打话。一员女将独战两个虎将，更无惧怯。战有一个多时，梦月虚刺一戟，回马便走。慕容庵随后赶来，梦月解下银锤，回手一抛，只见一道亮光，竟将慕容庵缠住。慕容庵心慌，忙用手来解，被梦月用刀一拖，幕容庵不觉头轻脚重，跌下白文貙，两旁走过健汉，捉入营中去了。正是：

将军虽有虎臣号，难免军前一缚羞。

呼延晏见幕容庵被擒，不敢再追，竟引兵入城，报与刘弘祖，说石宏、慕容庵连被晋营女将擒去。刘弘祖不觉大惊，说道："不知是何女子，连擒猛将？真英雄也。我明日须亲自出军，与彼决一胜负。"是夜，各散无话。

至次日，刘弘祖带了呼延晏、李雄、桐凌霄、齐万年、姚仲弋、张杰、符登，及军师侯有方，统领大军五万，竟自出城，离晋营一里下寨。弘祖先令姚仲弋出战。那姚仲弋引兵直至晋寨，大骂："是何妖妇？敢连擒吾将，快快出来纳命。"梦月听见，登时束装出营。姚仲弋将他一看，只见梦月手提方天画戟，腰下系着一条锦绦银锤，心下暗暗称羡，便喝问道："你这女将姓甚名谁，敢连擒吾大将，快通名来，再行决战。"梦月道："不必通名，且待吾捉尽了你等贼将，回献天子，自然知我名姓。"仲弋见说大怒，骂道："五体不全的贼妇，死已临头，尚然不知，敢出大言。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"说罢便提起日月刀，一刀砍来。梦月忙抡画戟相迎，两个一场大杀，却似丧门神撞着了罗刹女，恶狠狠的真个杀得：

神鬼潜身不敢现，儿童住口禁号啼。

战有三十馀合，梦月拍马便走。姚仲弋恐被暗算，不敢追赶，立住脚大喊道："走的非能将也，快来决战。"梦月见姚仲弋不追，暗道："他想是被我捉怕了，故此不来追赶，终不然饶了他不成。"便暗暗解下银锤，将五花骢一拍，如飞云掣电的回来，将银锤一抛，那姚仲弋正在叫喊，还不曾住口，头上早已着了一锤，头昏眼花的倒撞下马，又被捉入

晋营去了。梦月捉了姚仲弋，复引兵杀上前来，恰好撞着李雄引兵来到，闻知捉了姚仲弋，不胜愤怒，拍动青海骢，轮起泼风刀，更不答话，接住就砍。梦月见势头来得勇猛，不与接战，将银锤劈面就打。李雄将刀一格，不期打在手背上，只听阿唷一声，大败而走，竟入营中，报知弘祖。

弘祖知仲弋被擒，李雄打伤，心下闷闷不悦，对侯有方道："一个女将战他不下，反损了几员大将，又何望能成事业？"有方道："他所仗者不过银锤，止好打得一人，明日多着几将，与他决战，料他银锤不能施展，自然擒矣。"弘祖依言，令桐凌霄、齐万年、张杰、符登四将，一同出战。梦月接着，更不以为意。

你看他使出神通来，将五花骢一拍，迎上前来，提起银锤，天花乱坠的打上前来。桐凌霄等四人那里近得他的身？五个人杀在一处，战有一个多时，忽闻得一声响，一将坠马。正是：

饶你赵家多猛将，那知梦月更豪强。

你说是那一将落马？原来正战间，张杰自恃其勇，要逞头功。拍马提刀，向前便砍，被梦月一银锤打中面门，跌下马来，被乱军踏为肉泥而死。可怜：

未向军前擒敌将，先从马下丧残生。

那符登见张杰打死，吃了一惊，慌了手脚，也被梦月一银锤打中背心，吐血伏案而逃。桐凌霄、齐万年见二人败阵，心下大怒，一齐舞起大刀，砍将入来。梦月更不恋战，将银锤使个流星赶月，一银锤望桐凌霄打来，桐凌霄眼快，将身闪过，拍着骇鸡犀赶上，紧紧将梦月围住。齐万年也一齐杀入围中，三人又战有三十馀合。梦月见赵军渐渐围近身来，将五花骢一拍，杀开血路就走。齐万年看见要夺头功，紧紧追上来，马尾相衔，都被梦月背打一锤，齐万年措手不及，打中头盔，伏鞍而逃。正是：

刘郎空有千般计，都被佳人一击消。

止有桐凌霄觅梦月英雄难敌，暗想道："他的流星锤委实难近，必须如此，方可胜他。"便带住了刀，拔出腰间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顷刻间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，愁云中赶出无数披发的鬼卒，竟来拿梦月。

梦月见了，大吃一惊，拍转五花骢，奔回寨中，闭门不出。

桐凌霄赶了一回，也自收兵回营。对弘祖将前事告诉了一遍。弘祖道：“只一阵被他打了张杰，齐符二将又带重伤，若非将军败他一阵。吾等全输锐气，如今却如何拿他？”侯有方道：“此计不成，反损自家军将。桐将军虽然胜他一阵，却无济于事。明日元帅须亲自出阵，待我略施小计，一定要擒伏他，使晋人不敢正视吾等。”弘祖道：“军师用何计擒之？”有方道：“先传令军士在西南方建下一座高台，上列十二位神号，用二十四人各执黑旗，排列十二处，中设两童儿，持剑立于案侧。吾当亲自上坛，借起五里黑雾，将他营寨迷住。元帅引兵索战，捉取那女将。呼延将军可引铁骑二千，直杀入寨中（一气铺成，真令人听之胆怯），救出石季龙等三将，并拿司马觐。这一阵定要成功，毋使虚延日子。”刘弘祖大喜，问：“坛上用何祭礼？”有方道：“用鹿脯一盘，果十二盘，酒十二钟，此外并无他物。”弘祖依言，便令军中如法置办，不许迟误。正是：

安排万丈深潭计，只等龙鱼上钓钩。

有诗为证：

银锤建大功，捉将更无空。任你英雄汉，难逃一击中。

那知侯有方，军中借雾忙。布成迷魂局，只待捉红妆。

泪咽山前月，空馀一战场。

不一日，造下五丈高台，台上件件依法，排列端正。一面侯有方上台，披发仗剑，步罡借雾；一面弘祖与呼延晏引兵直杀到晋寨来索战。那梦月正与司马觐商议，要将石季龙、慕容廆、姚仲弋先行解京请功，再取救兵前来捉拿刘弘祖等。忽然听人报说，刘弘祖亲自引兵索战，梦月便坐了五花骢，提戟出阵。梦月看见弘祖少年英勇，气宇轩昂，更且美如冠玉，手提金鞭，坐下龙骓，却像天神临凡，心下暗暗称羡。弘祖看见梦月美丽无比，况又武艺绝伦，也自夸奖不已。两下接着，鞭戟并举，各逞手段，在营前一场大杀。那有方在台上看见他两个已自交兵，忙将令牌敲动，取过正南上一面黑旗一展，只见日色无光，一时惨惨淡淡，昏暗起来。有诗为证：

黑旗一展日无光，羡杀军师侯有方。

能夺天公回造化，那愁晋室有贤良。

有方遮了日光，又将令牌一击，口中念动真言，再取过东方一面黑旗来一展，一霎间，细雨蒙蒙，愁云四合，真个好凄凉景象也。也有诗为证：

愁云锁断山和水，细雨空蒙顷刻间。

凄凉四顾惊人目，荷戟征夫泪欲潸。

有方既布定了愁云，却又取过西方一面黑旗来连展三转，忽听得叮叮当当，阴风吹动，一霎时一阵狂风，吹得台上的人，都立脚不住。真个好风，有赞为证：

但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其来也，莫知其所自；其去也，莫知其所之。如高士之潜身，如英豪之有声。

物遭之而败落，人遇之而飘摇。虽罅隙而必入，尽西海而皆行。

风过处，有方便将令牌连敲三下，将剑一指，取过正北方一面黑旗执定，念动真言。只见不多时，黑雾迷空，直罩入晋营，约有五里远近，天昏地暗，对面不见一人，其实利害也。有赞为证：

似雨非雨，似气非气。充塞两间，迷却宇宙。惨淡淡而惊人，黑蒙蒙而如夜。

细观如海怪之喷云，远视乃山妖之吐气。不分南北，那知上下。乾坤变成黑海，军中个个迷魂。

那梦月正与刘弘祖交战，约有一个时辰，斗上五十馀合，未分胜负。梦月又要抛那银锤来捉弘祖，只见一霎时天昏地暗，白昼如同黑夜，对面并不见一人，但见黑雾滚滚不绝，梦月不觉大惊失色，拍着五花骢，不辨南北东西，向前逃走。背后刘弘祖骑了乌骓马紧紧赶来，约赶有一里之路，梦月五花骢忽然失足，将梦月掀下地来，被刘弘祖赶上前一把拿住，夺了五花骢，挟持梦月上马，回营中去了。正是：

可怜善战英雄女，反被刘郎马上擒。

却说呼延晏引铁骑前来，不多时，听见刘弘祖追梦月去了，便乘着

黑雾发声喊，大刀阔斧杀入晋营来。司马觐大吃一惊，慌忙同了顾荣上马来敌，因是黑雾中，不敢深战，略斗数合，拨马望后营而走。呼延晏便赶入后营，先寻着石季龙、幕容廆、姚仲弋，打开囚车放了，各寻兵器、坐骑，合作一处，竟出后营，来追司马觐。那司马觐与顾荣正走间，听得喊声又起。知是赵兵追来。只得冒着黑雾，狠命的奔逃。约走二三里路，呼延晏等看看赶上，司马觐仰天长叹，对顾荣道："不料今日一败至此，却死在此处，岂非天意乎？"

说罢，正待拔剑自刎，忽然黑雾中冲开一道金光，直射到琅玡王身上来，琅玡王便住了手。定睛一看，只见金光去处，一员猛将，全身甲胄，手执狼牙棍，坐着高头骏马，飞奔而来。那将到处，黑雾就开。司马觐又惊又喜，大叫道："那将快来教我，快来救我！"那将听说，便冲上前来，让过了司马觐、顾荣，横着狼牙棍，立马大喊道："贼将慢来，有我在此！"呼延晏等四人正追上前来，猛听喊响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将面如黑漆，眼似铜铃，勒马横棍，立而不动，反吃了一惊，不敢上前，只得引军回营。

那将见呼延晏等退去，便拨转马头，赶上司马觐，叫道："大王慢行，贼将已遇去了。"司马觐听说，勒住马问道："将军姓甚名谁？却来救我一命。"那将道："小将姓郝名鱼，闻得大王为侯有方黑雾所迷，特来相救。"司马觐喜道："将军此功非小，寡人回朝，定当奏闻重用。但不知乌小姐怎么样了？"郝鱼道："要知乌小姐信息，待小将袖占一课，便知端的。"司马觐道："原来将军又知阴阳术数，可快占之。"郝鱼依言，就在马上袖占一课，说道："大王休惊，乌小姐已被刘弘祖捉去营中，所擒贼将也被呼延晏放去了。"司马觐听说，默然不语，深悔前日不将石季龙等杀了，被他放去。一头说，一头慢慢的行向前来。回顾随行军士，不上二百馀骑，司马觐暗暗嗟叹。

是夜住军宣王坡，败军稍稍来归，复得一千馀人。遂与顾荣、郝鱼商议，投何处去好。顾荣道："前日檄文到河内周茂处，叫他引兵前来助战，如今尚不闻他出兵，今须去那里安扎，再起大军前来报仇。"司马觐依言，正要传令起行，只见前面征尘蔽天，金鼓盈耳，一彪军马蜂拥而来。司马觐伤弓之鸟，听知又有军马杀来，不觉大惊失色，连忙使郝鱼出战。郝鱼得令，不敢怠慢，即时结束端正，提了狼牙棍出阵。那彪军马见郝鱼出阵，报入中军，忽然涌出一员大将来，金盔金甲，立马横刀问道："你等何处军马，敢扎兵在此？"郝鱼道："吾等乃琅玡王大军，我

乃琅玡王麾下郝鱼是也。你是那里军马，敢来到此？”那将见说，连忙滚鞍下马来，与郝鱼相见。正是：

相逢不用频猜忌，却是君家一体人。

毕竟不知此将是谁，到此为何，览者不须性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玉銮计擒黑鱼精

话说那将见郝鱼说是琅玡王军马，连忙滚鞍下马，说道：“原来正是琅玡王大军，小将乃河内督府周茂麾下秦志和是也。前日周茂得琅玡王檄文，要亲自引兵到来，恐防河内有失，特差小将引军五万，前来助战，望将军报知琅玡王。”郝鱼见说，连忙回身入内，与司马觐说知。司马觐甚喜，即召入秦志和相见。

秦志和竟入营中，参见已毕，见司马觐军士单弱，说道：“大王奉诏出师，乃如此兵微将寡，岂能拒敌？”司马觐见说，不觉面有惭色，将前屡战屡败，陆机被杀，稽绍死节，及杜考、孟玖等降敌，至于失陷汲郡，后来乌梦月连擒贼将，又被侯有方布起黑雾，杀败原因，备细述了一遍。秦志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如今大王却待何如？”司马觐道：“如今正在商量，要往河内来，同你主将一齐破敌，却得将军到来，足称吾怀。”秦志和道：“小将原奉主帅之命，来助大王破敌。今大王既然兵败将亡，小将这枝兵马也难保其必胜，不如收兵竟入河内，与王师合谋，另寻良策，恢复汲郡，正是上策。”司马觐允从。即时传下令旨，与秦志和合兵一处，竟望河内而去不提。正是：

当年军马如流水，今日三军似晓星。

不说司马觐兵入河内去了，再说弘祖捉了乌梦月，回到营中，恰好呼延晏、石季龙、幕容廆、姚仲弋陆续俱到。侯有方也收了法，一齐回营。见乌梦月已被擒，大家不胜之喜。弘祖便叫去其缚，请入帐中，问其姓氏。梦月至此，不得不说，遂将姓名说知，并将司马冏劫取，及随琅玡王前情告诉一遍。刘弘祖道：“尊公正为此事起兵前来，要与小姐报仇，不期小姐反在他军中，连败吾将，英雄无敌。今日合该使小姐父子重逢，诚天意也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一将飞马而来，到了营前，竟自下马入营。众人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行军副元帅乌桓。与众人一一相见已毕，回转身来，见乌梦月，不觉大吃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几时到此的？为甚么不来见我？”梦月见说，不敢开口，拜伏于地。

刘弘祖便替他将前情细细说明。乌桓道：“只说晋营中有一员女将，

甚有能名，不料就是你。”遂用手去扶他，坐于背后，对刘弘祖道：“此女未生时，先妻曾梦吞一轮明月，因而诞育。如今已是长成，虽有些武艺，却未曾受聘，老夫有一言欲告知元帅，不识可否？”刘弘祖道：“副元帅有话，愿闻其详。”乌桓道：“当时在郏都相会时，老夫就想着此女，情愿配与元帅为妻，因被司马冏劫去，未知他生死何如，所以未敢启口。今既无恙，便当遂吾初心，乞元帅勿辞。”弘祖听说，暗暗欢喜，说道：“只恐不足以当令爱之选。”乌桓道：“元帅英才盖世，何言之谦也？”弘祖还要推辞，只见石季龙、幕容廆、呼延晏一齐说道：“乌小姐非元帅不足以入选。元帅非乌小姐不可以为配，正是英雄遇英雄，事非偶然，小将等情愿为媒，共谐秦晋，元帅万不可推辞。”弘祖听说，遂不敢再推。当下天色已晚，弘祖命军中置酒与诸将贺功，各各尽欢而散。

至明日，着人探听司马觐消息，回报已入河内去，便令拔寨而起，同了石季龙等，一同入城，竟至帅府坐下。诸将参谒已毕，乌桓又谈起梦月亲事，弘祖便令阴阳官择日。阴阳官不敢耽误，择定来月初八日，诸煞不犯，可以成亲，回报了弘祖。弘祖便请石季龙、幕容廆为媒，先下了一应常礼。至初八日，弘祖身着大红吉服，骑了乌龙骓，一对对的排下许多仪仗。石季龙、慕容廆相陪，鼓乐喧天，竟至乌府取亲。乌桓也穿了大红吉服，亲送梦月到帅府。拜过天地，吃过合卺，梦月揭去锦袱，弘祖将他一看，比前日临阵，更觉娇媚，弘祖不胜大喜，出外殿陪众人饮酒，散讫，竟入洞房深处，与梦月解衣就寝，共效鸳鸯之乐。是夜二人欢娱，不可名言。有诗为证：

帐里鸾凤喜合双，围红倚翠烂芬芳。

芙蓉水月添香艳，锦绣衣裳御晚妆。

满臂胭脂新款款，半床云雨自忙忙。

魂消岂得逢人道，从此欢娱乐未央。

弘祖明日起来，拜谢了石季龙等众人，遂写表遣人入晋阳奏知石珠。石珠甚喜，差刑部尚书方仲山，赍送礼物前来贺喜。弘祖免不得排酒相待，留了两日，送他去了，便聚众将商议起兵去打河内。石季龙道：“元帅新婚，未可出兵，且待两月之后起兵未迟。”刘弘祖道：“岂可因私事而忘国家？”坚意就要出兵。诸将不敢违拗，只得依从。弘祖传令点起十五万兵，用俞家军为前队先锋，令杜考、孟玖同着姚仲弋守城，

其馀随军进征。大军出了汲郡，竞望河内而来。一路上但见飘飘扬扬，旌旗招展。正是：

花迎剑戟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干。

不一日到了河内，弘祖传令离城十里扎住营寨。遣巡哨游击王浚，赍战书通知琅玡王，是月廿八日决战。王浚领命，竟入城到帅府拜见琅玡王，呈上战书。琅玡王看了怒道："刘弘祖那厮，大为可恶，又敢来河内讨战。"就要将王浚斩讫。郝鱼谏道："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杀他无济于事，大王但准他廿八日决战，至期小将自有计策，管叫他片甲不回便了。"司马觐依言，便批廿八日准战，打发王浚去了。一面整顿厮杀，不须烦叙。那王浚带了回书，回报弘祖，弘祖赏了王浚，只等廿八日遣兵出战。

至期，弘祖集诸将到帐下，问："谁敢出兵，去建头功？"只见行军副元帅乌桓出班说道："老夫愿出兵去，先建头功。"刘弘祖大喜，拨兵一万，令孙约、赵得为左右先锋，竟望河内杀奔而来。城内琅玡王使郝鱼迎敌。郝鱼得令，结束端正，引兵开西门杀将出来。两下各射住阵脚，通了姓名。郝鱼使起狼牙棍，乌桓使起大刀，一来一往，斗三十馀合，不分胜败。赵兵阵上，忽然涌出孙约、赵得一齐杀来，郝鱼看见，将狼牙棍一闪，跳出阵外就走。孙约、赵得要夺头功，争先赶上，被郝鱼回转身飞起一棍来，将孙约打死马下。正是：

可怜一阵身先死，长使孤魂恨郝鱼。

赵得见打死了孙约，回马便走，不期郝鱼的马来得甚快，随后赶上，又飞起一棍来，赵得那里措手得及，竟被打出脑浆，也死于马下。可怜：

将军空逞军前勇，乐得身名丧此时。

乌桓见一阵损了二将，不胜大怒，提大刀向郝鱼劈面砍来。郝鱼的狼牙棍更使得纯熟，迎住了大刀又战有三十馀合，乌桓不能取胜，拖刀就走。郝鱼后面紧紧追来，乌桓看他来得至近，背砍一刀，恰好劈着郝鱼头盔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一道黑光冲霄而起，不见了郝鱼。乌桓见了，大吃一惊，不敢恋战，只得收军回寨，对弘祖道："老夫引兵出战，不期撞着晋将郝鱼，折了孙约、赵得，老夫大怒，将他砍了一刀，只见一道黑光，就不见了，竟不知他有什么法术，唯元帅定夺。"弘祖听了，

沉吟半晌，说道："岳父且自请便，待我与军师计较，一定要捉他，与孙赵二将报仇。"乌桓见说，退出帐外去了。

弘祖便与有方商议如何服他，忽报赵王石珠从晋阳打发司徒袁玉銮，押粮十万斛来济军中之用。并赍金帛御酒，犒赏将士。弘祖连忙接入，与众人各各相见已毕，叙过了寒温，弘祖便将粮来散给各营，金帛犒赏诸将。当下就摆宴席，将石珠所赐御酒打开，与诸将共享。饮酒中间，袁玉銮问起近日胜负如何。弘祖道："托主上洪福，自出兵以来，连得了几个大郡，杀得晋司马覲片甲不回，逃进河内。但河内有一郝鱼，极其凶猛，兼有幻术，今日乌元帅与他交战，被他连杀二将，不能胜他。正与侯军师商议破彼之策，恰好司徒到来，不知司徒有何法术可以擒之？"玉銮道："量一郝鱼有何本事，待我明日先与他见一阵，看他如何，再擒服他，未为晚也。"弘祖大喜，当夜各各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玉銮结束齐整，坐了金毛吼，提了方天画戟，引兵三千，竟来城下索战。城上人看见，忙报知司马覲。司马覲即令郝鱼迎敌。郝鱼得令，忙引兵出城，看见一员女将，喝问道："女将何名，敢与我挑战？"玉銮道："我乃赵国司徒袁玉銮是也。你是何人，可就是郝鱼么？"郝鱼道："我便是姓郝名鱼，你待要怎么？"玉銮道："闻你善行妖术，我特来擒你。"郝鱼道："乌桓尚被我连斩二将，杀得他奔走不暇，谅你一女子，有何本事，敢出大言。不要走，看棍！"说罢，就提起狼牙棍打来。玉銮大怒，舞起方天戟接住，就是一场大杀。但见：

一个是红粉佳人，使的是方天戟；一个是黑面鱼精，使的是狼牙棍。

戟打棍，如蟒蛇奔溃，棍打戟，如猛虎翻身。

一个是金毛吼，显的仙家风味；一个是高头马，俨然战将英雄。金鼓声声不绝，征云惨惨行间。

战有一个多时，袁玉銮拨转金毛吼，回身便走，郝鱼紧紧赶上，马尾相衔，被玉銮回手一戟，喝声着，刺中郝鱼马首，那马负痛，将郝鱼掀下马来。玉銮看见，再复一戟，望郝鱼便刺，只见一道黑光，已自不见。玉銮见了，暗暗点首，只得引兵回营，来见弘祖。弘祖问道："司徒与郝鱼相战，胜负何如？"玉銮叹道："还未有胜负。"弘祖道："司徒为何哂笑？"玉銮道："原来那郝鱼，却是个鱼精，所以到危急之际，便起

一道黑光，就不见了。明日只须如此如此，他便不能逃了。”弘祖甚喜，令桐凌霄相同玉銮行事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郝鱼化道黑光，逃入城中，报知与玉銮相战之事，说道：“明日小将一定要擒他，使彼不敢正视河内。”司马覲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当夜无话。次日郝鱼辞司马覲出府，忽报玉銮又在城外索战，郝鱼提棍出城，两下相见，更不答话，接住便杀。战上三十馀合，袁玉銮忽然将身一耸，跳在空中，一戟刺将下来。

郝鱼吃了一惊，化道黑光正走，只见袁玉銮不慌不忙，取出一领五色锦衣，望黑光罩来，那郝鱼便逃不去，依旧持棍来战。忽见桐凌霄骑着骇鸡犀飞舞而来，大喝道：“你死已临头，还要逞强！”郝鱼听了，舍了玉銮，来战凌霄。凌霄更不与他斗武，手中拿出一条彩线，结在一条斑竹上，向郝鱼丢去，郝鱼却慌了，又要逃走，玉銮念动真言，喝声：“郝鱼还不见形？”只见那郝鱼将头一摇，即时变成一个大黑鱼，上了桐凌霄的斑竹彩线，摇头摆尾，甚是好看。有诗为证：

世事无端起战争，鱼精也会弄戈兵。

可知晋室无人杰，显见天公助俊灵。

袁氏锦衣如铁网，凌霄彩线钓非轻。

琅玡认作干城将，不道干城是水城。

凌霄钓了郝鱼，杀散晋兵，同玉銮来见刘弘祖，献上黑鱼精。刘弘祖看了，问知缘由，不胜大喜，问玉銮如何发落，玉銮道：“人身最难，他不知修了许多年数，才得修成人道（有道术人，不忍轻伤人命），若杀了他，诚为可惜；若留在此，未免要生反心，不如待我带回并州，日后也有用他之处。”（伏案）弘祖便将黑鱼交付玉銮，玉銮将他头上画了一道符，镇住了，放在水盆中收拾好，只等起程带他回去。正是：

郝鱼显出真形相，且去安身在晋阳。

且说那晋军阵上败兵，回入城中报司马覲，说郝鱼被袁玉銮捉住，显出正身，原来是一个黑鱼。司马覲见说，沉吟不语，暗想道：鱼精也会出战，真是异事，所谓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，非虚言也！便与众将商议退兵之策。只见秦志和说道“郝鱼显出原形，朝廷体面全无（能使禽鱼

亦来效力，未免失计），如今之计，莫若坚城固守，不与他战，彼食尽计穷（恐非良策），计无所出，自然退去。彼既退去，然后大王以轻兵追之，无不胜矣。”司马觐依言，传旨叫各门上俱设强弓硬弩，增兵防守，为坚守之计。

毕竟不知此城几时能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梦月斗武服诸将

话说司马觐听秦志和之言，添设强弓硬弩，为坚守之计。忽然听得金鼓振天，人报赵将石季龙、桐凌霄引兵攻城，司马觐便命周茂、秦志和上城坚守，施放弩箭。城下石季龙令军士搭起云梯，争先上城。周茂叫军士灌油芦中，一齐掷下，霎时间烧作灰烬，赵军死者，不计其数。季龙愤甚，令军士搬土为山，高与城齐，临山而上。周茂一面使秦志和督兵拒战，一面令军士将城脚凿通，下用铁锄凿空土山底下，一时间土山崩溃，赵兵压死大半。季龙无法可施，令军士奋勇攻城，援城而上。周茂令军士一齐放箭，箭下如雨，凌霄身上着了三箭，负痛而走。石季龙力战不退，面上也着了一矢，只得引军回营，来见弘祖。

弘祖见二人俱带重伤，又损无数军士，心下闷闷不乐，对侯有方道："如此损兵伤将，此城何时可破？"有方道："元帅不必烦恼，三日之内，管取周茂束手受降，司马觐逃回洛阳便了。"弘祖道："愿闻其计。"有方道："元帅且令军中缚起草人一千，明日午时先用一计，去取他箭弩，然后再议攻城，自无不克。"

弘祖依言。即时传令军中要草人一千，限明日午时取齐，违者定依军法。军士得令，不知为何，只得各去置办。

明日未到午时，已报一千草人俱已完备。有方便令选甲士五百，每一人持草人两个，等至午时三刻，竟望城下而来。其时恰好大雾迷空，两军对面，不见一人。侯有方亲自坐了神驼，大鸣鼓角，指挥军士。离城一望之地，便叫扎住，一边放连珠炮，一边金鼓齐喝，喊声不绝。城上周茂听见，只说是赵兵又来攻城，令军士齐放箭，顷刻间箭如飞虫，都已放完，止剩一张空弓。

有方见箭来得稀了，便令军士收了草人回营，将箭取出，堆叠营中，每一草人着箭五十馀矢，共得箭五十馀万。弘祖看见，不胜大喜，向有方贺功，问其破城之策。有方道："先令步军总督俞魁同了俞仲、俞季前去攻城，我当亲去作法，自然立破矣。"（纯是孔明之用兵，但孔明尚少作法耳）弘祖依言，传令俞魁三人引本部人马，前去攻城，后面有方坐着神驼，提了紫电镇魔宝剑，领了铁骑五百，竟望城外而来，不在

话下。

却说周茂听见城外金鼓之声，就叫军士放箭，及至箭尽，鼓声就不见了，方知中了敌人之计，不胜追悔。正与秦志和商量守城之策，只见尘头起处，一彪步军，遍地而来，都是奇形鬼怪之辈，周茂与秦志和看见，暗暗惊惶，只得勉力督军坚守。那俞家军一齐冲到，便将城围住，各门攻打。俞魁打东门，俞仲打北门，俞季打西门，三处极力攻打，周茂与秦志和、顾荣分兵拒战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东门处到了侯有方，引着铁骑五百，冲入门下，见周茂正在敌楼上与俞魁拒战，便将神驼一拍，平空里飞上城来，提出青锋剑将周茂砍来（有方可谓文武兼行者），周茂措手不及，砍中左肩，跌下楼来，被军马踏死。军士见主将既死，不敢来战，各自逃散。正是：

百万军中无大将，尽教兵士尽逃生。

侯有方砍死了周茂，便到东门将城门砍开，引了五百铁骑，首先杀入城中（军师、先锋两得也），一时扰乱。秦志和、顾荣见城已破，料难抵敌，舍了俞仲、俞季，忙入帅府报知司马觐。司马觐大惊，急引军三千，同了秦志和、顾荣，竟开南门，选入孟津去了。正是：

忙忙好似丧家狗，急急还同漏网鱼。

侯有方破了城，俞魁等三人一齐杀入，沿途百姓，见者俱惊得魂不附体，俱各逃窜一空（此用三俞之故也）。侯有方同俞魁、俞仲、俞季竞入帅府，一面遣人飞报刘弘祖。弘祖即时拔寨而起，同诸将引着大队人马，竟自入城。侯有方远远出帅府迎接，同入里面，诸将参谒已毕，弘祖道："军师此功，诚非小可。"侯有方道："此皆元帅与诸将之福也，吾不过少效微力，何称功之有？"弘祖甚喜。便令出榜安民，查点府库、图籍，一应事务，俱各完毕。弘祖便令帅府置酒，与诸将贺功。

吃酒中间，大家谈了些武艺，只见前军大元帅石宏，后军大元帅段琨，左军大元帅幕容庵，右军大元帅呼延晏一齐说道："元帅自出兵以来，所向无前，一连得了几个大郡，司马觐已自逃去，如今正当渡河，直取洛阳。但军士连日劳苦，无有休息，乞元帅暂休兵一月，令军中各将武艺操演一番，择其精男者充作先锋，使他破阵陷敌，自然百战百胜，所向无敌矣。"弘祖道："石元帅等所言极为有理，洛阳乃都会之处，其间未必无谋臣勇士，正须操演以壮军威，使智勇居前，冲坚破

敌，方为万全。”

侯有方道：“诸将操演，固是军中常事，然不立赏功，无以为功，元帅须放下重赏，人始知奋，所谓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元帅以为何如？”弘祖道：“军师之言甚善。”当下俱各尽欢而散。

至明日，弘祖便令打扫教场，演武厅中排下公位，特出珊瑚二树，黄金百两，犀带二围，排在案上，以为赏功之具。弘祖同侯有方及石季龙、段方山、幕容廆、呼延晏、乌桓，俱到演武厅坐下，将众将分作两队，左一队是齐万年、桐凌霄、李雄、崔宾佐，新降将周全、黄奇，共是六人；右一队是王子春、王浚、俞魁、俞仲、俞季、符登、乌宣武、费廉，共是八人。以下一带还有通臂猿袁喜、跳河猛虎戚自宽、力处士牛悟道、出海蛟山撼、出洞龙骆得喜、拔山鬼常见稀一班武将，济济跄跄，都摆立两旁。真个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有诗为证：

演武厅前鼓角鸣，跄跄济济列豪英。

黄金吊出干城将，宝带操成得胜兵。

五色祥云开绣帐，千条弱柳重旗旌。

争先谁夺军中彩，惟有乌家梦月赢。

不一时，三通鼓罢，一声炮响，弘祖传令开操。只见左军队里涌出黄奇，右边队里涌出费廉，两下接住便斗，战上二十馀合，一声响，一将坠马，却是费廉将黄奇挑下马来，黄奇满脸羞惭，走过一边。演武厅上金鼓齐鸣，连声喝彩。那左边队里又出周全，大叫：“费廉不要逞武，我来了。”两个又战二十余合，费廉一枪刺来，周全将身一闪，不觉用力太猛，跌下马来。弘祖在上看见，说道：“又是费将军赢了。”喝退周全，叫取黄金赏他。

只见乌宣武骑着黄骠驹，提了竹节刚鞭，雄纠纠走出队来，叫道：“留下黄金与我。”说罢就与费廉交斗，战了五十馀合，两下并无胜负。刘弘祖看见，便叫住战，将黄金分开，赏了二人，各归班内。有诗为证：

说道费廉勇，还夸宣武强。力分二将勇，顷刻赏疆场。

弘祖赏了二人，又封他为左右先锋，费廉、乌宣武拜谢而退。只见

右班队里转出王子春，叫道：“黄金是你二人得了，犀带须是我取。谁敢来与我作对？”左班队里一将应声而出，却是督军长史李雄，两将战有三十馀合，李雄提起泼风轮转刀背，一刀背砍来，将王子春打于马下，王子春只得敛手而退。忽见右班王浚跃马舞刀而出，与李雄战了三十馀舍，也被李雄一刀打落马下。李雄既胜二将，大叫道：“快将犀带来与我。”说声未毕，步军总管俞魁，提着开山大斧出队说道：“犀带还须与我！”李雄大怒，更不答话，接住就战，斗到五十馀合，俞魁一斧砍来，李雄将身闪过，李雄一刀砍来，俞魁也将身闪过，又斗五十馀合，并无胜负。弘祖便叫不要斗了，就将犀带各赏二人，升李雄为镇军大将军，二人各拜谢而退。也有诗为证：

李雄称善敌，王氏两番羞。宁知俞总管，犀带竟分抽。

弘祖赏了李雄、俞魁，只见左军队里齐万年大叫道：“得黄金犀带，不足为奇，必须取得两树珊瑚，方见手段。谁敢来与我争么？”只见右队俞仲、俞季应声出道：“我二人敢争。”遂一同来敌万年，不上十合，提起大刀一声喝，却象平地起个霹雳，将刀向二人一挑，二人不敢近身，各归本位。正是：

莫道二俞勇，岂能及万年。一声霹雳响，不敢向军前。

弘祖见万年连退两将，不胜大喜，忙将珊瑚赏他。只听大喝一声，一匹黄骠马，直冲出场来，却是右队符登。万年看见，举刀就斗，被符登使起双枪，就如两条蟒蛇在空中乱搅，万年觉得眼花缭乱，刀不能举，跳出圈外就走，被符登赶上，一枪刺来，刺中万年左腿，大喊一声，跌下马来。弘祖笑道：“符将军英雄无敌，真大将也。”忙叫取珊瑚相赏。桐凌霄出左队说道：“且慢，还有我在此！”便坐下骇鸡犀，慢慢的走出队来。符登看见，举枪相迎。两个一来一往，斗有六十馀合，符登气力倍加，桐凌霄刀法更精，直斗到百馀合之外，并无高下。弘祖及石季龙等俱暗暗喝采，忙叫鸣鼓助兴。两下又斗有二十馀合，弘祖连叫不要斗了，二人那里肯歇。

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忽见征尘起处，绣旗飘扬，一员女将骑着五花骢，手提方天戟，飞也似赶到，抛起银锤，喝声：“着！”用手一拉，两将一齐跌下马来。侯有方、刘弘祖及众人看见，都吃一惊，仔细一认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却是乌小姐梦月。正是：

空教两个须眉将，不及当场一妇人。

梦月抛下了桐符二将，更不到殿上与弘祖等相见，在教场中叫道："谁敢来与我见阵？方称良将。"石季龙、慕容廆、段方山、呼延晏都曾受梦月的羞辱，见他叫斗阵，心下甚是不平，不管弘祖在，一一齐提兵器出阵，说："我等就与夫人见一阵何如！"弘祖不好阻挡，只得随他，梦月见四人一齐出阵，心生一计，拍着五花骢绕场而走，更不接战。四人见梦月不来接斗，一同勒住坐骑，看他跑马。忽然梦月回转身，一银锤抛起，连将段方山、呼延晏打于马下，石季龙、慕容廆见了，各提兵来战（倘夫人输了，元帅面上也不好看），梦月略斗数合，悄悄将银锤打来，石季龙避闪不及，手上先着了一锤，伏鞍而走。慕容廆见石季龙又输，要显自己武艺，提着金简，没头没脸的打来，梦月绝不惧怯，故意将银锤藏过，提起方天戟战上数合，随后取出银锤上线绦，空中抛来，正好缠住慕容廆头上，只一拖，慕容廆身没主张，倒栽葱撞下马来。上面刘弘祖与乌桓看见，暗暗欢喜，连忙走下演武厅来，将梦月请入，令与诸将相见。是时堂上堂下的人，见梦月连赢诸将，无不喝采，鼓乐之声，盈耳不绝。有赞为证：

小小红妆，武艺精强。连打四将，名播身扬。

银锤到处以成功，画戟无坚而不破，非关下门之子女，只因元海之夫人。

梦月既赢诸将，被弘祖请入厅中，与诸将相见已毕，说道："贱妾非是有心要赢诸将，不过一时作耍，望各位将军，休得见罪。"石季龙等见说，俱出位说道："夫人武艺，自不消说，更兼会使银锤，非人所可及，小将等诚是心服。"弘祖见说，心中大喜，仍将珊瑚赏了桐凌霄、符登。升符登为龙骧大将军，其馀诸将，俱有重赏。天色将晚，俱各回府。正是：

三军得赏欢声壮，大将施威意气浓。

毕竟不知刘弘祖几时起兵，来打洛阳。要知后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琅玡王归朝待罪

话说弘祖教场斗武之后，传令停军二月，然后起兵，竟望洛阳而来。渡了黄河，大军竟攻孟津县，孟津守将不战而降。于是新安、渑池、宜阳等处，俱各望风纳款。弘祖出令，驻军渑池，犒赏将士，不日进兵，来攻洛阳城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司马覲被刘弘祖杀败，同了顾荣、秦志和，引败残人马，逃入孟津，停了一日。即便起行，免不得晓行夜宿，不一日到了京师。原来其时京师大乱，司马冏政令不常，已被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颙用张方为都督，引兵杀入京师，将司马冏杀了（标出正史头绪），朝中专政的就是颖、颙、张方等三人。其时闻得刘弘祖得了无数郡县，将引兵来攻洛阳，集众文武商议，如何退敌。只见张方于众人中说道："前左丞相辛宾曾举琅玡王覲有文武全才，令他出征，如今并不见成功，丧师失地，敌人直逼内地，是皆辛宾所举非人，以致如此。目下只该将辛宾斩了，遣人寻拿琅玡王来一并问罪，然后再遣能将出征，自然取胜。"（赏罚未必分明，然亦噬脐之计耳）司马颙听了喜道："都督之言，甚是有理。"便差御史秦准去拿辛宾。不一时拿入朝中，司马颙便令牵出午门外斩首，辛宾只得默默无言，引颈受罪。有诗为证：

城门失火及池鱼，泪染黄沙恨未舒。

本为王家筹一策，宁知身首霎时拘。

洛阳城外存忠魂，大谷关前递羽书。

从今杀害辛宾相，朝内何人敢乐居。

司马颙杀了辛宾，就令秦准带羽林将士，去拿司马覲。秦准领命，不敢迟延。竟望琅玡王府而来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司马覲到了京师，看见国政乖乱，骨肉相残。默默不语。且不到朝中，竟至自己府内。见过了夫人，将出师不利的话说了一遍。来至夏后妃房中，大家叙过了寒温，是夜就在夏后妃房内安寝。只见睡到三更时分，司马覲听见府内外隐隐有钟鼓之声（入梦境地），不多时，一

个老人纶巾道服，手中捧着一轮明皎皎的红日，走到床前，递与司马觐道：“大王可善藏之，后十五年当使主持江东。”司马觐不知缘故，一手接来，纳于夏后妃怀中，还要问他详细，那老人取出一柄玉如意，将司马觐头上一击，司马觐大叫一声，忽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。

因暗思此梦有些奇异，正要对夏后妃说，不期夏后妃一觉醒来，忽然叫起肚疼来，痛不可忍。司马觐知道他怀孕已十二个月了，必然是要生产，便令侍女们伏事他坐在床上，果然不多时，产下一个孩子来。只见隆准龙颜，相貌端方，满室红光掩映，异香扑鼻，司马觐不胜大喜。令将香汤沐浴，抱起手中，亲自看弄。忽然喊声大起，兵戈之声直逼寝门而来。司马觐听了，惊疑不定，令人探听消息。那门外大喊道：“大王，宫中失火，火光烛天，吾等特来救火，快快开门。”司马觐听了，方安了心，使人回复他宫中并无火灾，你等想是错看了，不须惊怪，快去睡罢。那些人听说，方才大家退去。司马觐见众人退去，便将所梦与夏后妃说知。夏后妃道：“大王既有佳兆，众人又见火光烛天，是儿将来必非常人。”（牛能产麟，夏后氏自然心照不宣）司马觐道：“汝所言甚是，但那老人以玉如意击我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夏后妃道：“想来也没有甚么大患。”两个欢欢喜喜的。

到了天明，只见门上人慌慌忙忙的报进府来，道：“大王不好了！不知为看何事，朝廷差御史秦准，带了羽林军士，来拿大王哩！”司马觐听说，明知必是为着出军无功的事了，只得冠带出来见了秦准。秦准说道：“下官奉皇上圣旨，及成都、河间二王的令，以大王出军无功，丧师失地，特拿大王去问罪，请大王就行。”司马觐道：“此事寡人诚难逃其罪矣，秦御史请先回，寡人自当入朝待罪。”秦准见说，不敢相逼，只得先回朝去了。

司马觐见秦准既去，便到里边与夫人及夏后妃说知此事。夫人吃了一惊，涕泪不止，到是夏后妃说道：“朝中贼臣张方与成都、河间二王，擅作威福。皇上不能自主，此事必出他三人之手。大王若以贿赂买嘱他三人，必然无事。”（夫人言之有理）夫人见说，收泪道：“此言亦似有理，大王当急行之。”司马觐道：“死生有命，我岂肯向贼人手中求生？此生当听皇天处分可也。”遂不听夫人及夏后妃之言，竟自着了囚服，也不乘车马，叫一个老苍头跟随，竟自入朝去了。正是：

君命煌煌束可轻，况兼有罪在行兵。

归朝只待天分付，何必金银暗里呈。

夏后妃与夫人见司马觐不听他言，竟入朝去了。暗里自去成都王处打通关节（真是智妇），不必烦絮。

那琅玡王走入朝去，不敢到殿上，就在午门外俯伏，只待惠帝发落。黄门官奏知惠帝，恰好河间王颙与张方及一班文官都在朝中，见说琅玡王到了，在午门外待罪。惠帝问河间王如何处置，司马颙道：“琅珊王丧师失地，罪在不赦，惟陛下割恩，明正典刑，使将来出征者有所惩戒，则敌人可灭矣。”惠帝准奏，即着张方速将琅珊王押赴法场，斩首示众。张方得令，竟出午门外来拿琅玡王。琅玡王不敢奏辩，只得长叹一声，随着张方转出午门。

忽抬头一看，只见前面羽仪夹道，呼喝而来，一对对俱是锦衣玉带，銮舆上坐着一人，头戴冲天巾，身穿衮龙服，端坐不动，将到午门外，见张方押着琅玡王，便走下銮舆，说道：“吾弟为何如此？”琅玡王见他下车而问，便仔细认了一认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成都王司马颖，即便说道：“弟因出师无功，主上将吾押赴法场处斩，这也是弟自犯的罪，不必说了。”司马颖道：“吾弟勿忧，吾当亲入朝中奏知主上，管取吾弟无恙。”原来司马颖已得了琅玡王夫人的贿赂，所以特地入朝来救他。当下安慰了他一番，便令张方且自住着，待我见过主上，有旨下来，方许动手。张方应允，就同琅玡王只在午门外侯旨。

那成都王颖竟入朝来见惠帝，拜舞已毕，奏道：“臣有一言冒于天听，惟陛下见察。”惠帝道：“吾弟有何奏议？朕当拱听。”司马颖道：“琅玡王虽有丧师失地之罪，然与陛下有兄弟之分，古礼刑不上大夫，况陛下之亲弟乎？惟陛下推亲亲之义，曲赦其罪，况刑有八议之条议，贵在应赦之律，乞陛下援例，臣不胜感激之至。”惠帝道：“朕原无意杀他，因群臣奏请。不得不从。既御弟如此说，朕当传旨赦之。”说声未已，只见河间王颙出班俯伏奏道：“琅玡罪重如山，如若赦之，将来师臣都贪生怕死，莫肯为朝廷出力矣！依臣愚计，还是不赦的是。”司马颖道：“不然，琅玡王虽有罪，非其本心，皆因兵微将寡，力不敌耳！若加以极刑，不唯失亲亲之义，又且快敌人之志，岂计之善哉（也说得有理）？故臣以为赦之便。”惠帝听说，遂不用司马颙之言，竟传旨叫赦琅玡王无罪，冠带入朝。不一时，宣进殿陛，山呼已毕，惠帝安慰一番，仍令归琅玡府第。只司马颙与张方心下好不在意。正是：

琅玡脱却金钩钓，颙颖张方仇隙深。

一日，张方对司马颙道："主上昏庸，赦了琅玡，目今赵兵将近，将帅无人，成都王擅权自横，大王成当受其害，不如将颖杀了，劫车驾入长安，大王独立朝政，自无患矣。"司马颙听说大喜，即传令旨殿上设酒，遣人请成都王司马颖议事。司马颖见请，更不疑心，即排驾来至河间王府中，两下相见，甚是欢喜。

不一时殿内排下酒席，两人一同入席。张方带剑侍立，司马颙说道："如今敌兵日近，将帅缩手，特请吾弟商量如何应敌。"司马颖道："正须择智勇之士前去征讨，庶可剿灭。"颙道："琅玡败后，人都畏缩，朝中亦无智能之士，安能剿灭如此之易？况兼琅玡领兵讨贼，丧师辱国，业已推情宽赦，谁复能马革裹尸，效死封疆耶？"司马颖道："朝中无人，草野未必无之，正当出榜招贤，果有英才异能之士，擢以不次之位，使任将帅之职，又何患敌人之不殄灭哉？"颙大笑道："此迂腐之谈，救不得目下之急。"颖道："此外，唯小弟与兄同引兵出征，庶可万全。"司马颙大叫道："都非善计。"一边说，一边以目视张方，张方会意，拨出手中宝剑，望颖砍来，颖大惊，喝道："张方不得无礼。"喝声未毕，张方一剑砍来，头已落地。可怜：

杯酒未完头已落。冤魂千古哭盈盈。

有诗为证：

只为琅玡事，成都血染身。可怜金玉贵，化作杜鹃魂。

司马颙既杀了司马颖，便自称太宰，封张方为大都督，总统诸军事。次日带剑入朝，见了惠帝，也行君臣之礼（怕不是臣。只"也行"二字，春秋之笔）大声道："成都颖欲谋作乱，臣已将他杀了。目今敌兵临境，洛阳孤城难守，乞陛下迁都长安，徐图兴复。"惠帝见说，不觉大惊，说道："成都既谋作乱，御弟诛之甚当，但迁都之事，当与群臣谋之。"

说声未毕，只见张方带剑上前，大怒道："若不迁都，臣有剑在手，此位也决难保。"惠帝吓得魂不附体，跌下御床，望后宫要走，被张方走上前一把扯住道："迁不迁？快快一决，臣认得陛下，此剑不认得陛下。"（司马氏亡魏之果报也）惠帝只得战战兢兢的说道："既卿等要迁，只得相从。"张方见说，方才放了手道："既如此，即便起行。"便牵

过一匹马来，扶惠帝上马，惠帝只得涕泪相从。皇后羊氏知此消息，急出殿来，被张方一剑，挥为两段。其时在朝诸臣，见司马颙与张方横暴，不敢开口，各各散去。正是：

居平曾食王家粟，临难曾无殉节人。

张方杀了皇后羊氏，便拥惠帝出了午门。来到军中，点起大兵，一路上劫掠民财，不可胜数。惠帝在军中，六宫妃嫔及在廷诸臣，并无一人从行，止有河间王颙，前后催迫，日间饮食俱为张方所制，不胜苦楚。行到上林苑前，惠帝不堪鞍马之劳，不觉放声大哭（献灵之事，复见于此），张方那里管他，只是催促前行。又行了一程，只听得前面金鼓振天，炮声连起，但见旌旗宕漾，杀气连天，当面杀来。司马颙听见，正不知何处兵马，连忙使张方上前探看。张方拍马仔细一认。原来绣旗上写着“东海王”三字，张方认得是东海王司马越，便大叫道：“御驾在此，东海王如何截住去路？”

说声未毕，只见旗门开处闪出司马越来，坐着逍遥龙驹，厉声喝道：“你等强劫圣驾，意欲何为？”只见司马颙出军前答道：“洛阳逼近贼人，难以固守，只得奉驾暂避长安，再图恢复。”司马越大怒道：“天子圣驾，那容轻动！就是迁都，也须与群臣商量，岂有竟劫天子一人到长安之理（此为正论，奸雄要着，此独喝破）？快快奉驾还京，万事俱休，不然我必要清君侧之恶。”司马颙也怒道：“你要来夺驾，我等偏不还京，看你如何奈我？”司马越见说，气愤填胸，回顾左右道：“谁人与我擒这奸贼？”说声未毕，只见转出一将，白袍银盔，直出阵，竟向司马颙杀来，乃大将祁弘是也。司马颙阵上张方跃马而出，两个一场大杀。真个杀得：

鼓声振破军中帝，骨肉相残不认亲。

两下战有五十馀合，只听得一声响，一将落马而死。正是：

英雄空向军前逞，魂魄空留千古悲。

毕竟不知是何将落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洛阳城刘舆出兵

话说祁弘与张方战上五十余合，祁弘舞起刀，一刀砍来，一声响，将张方连人带马，砍于马下（少快人意）。张方手下见主将落马，大败而走。祁弘引动大兵冲杀过来，司马颙不敢接战，引着败残兵马，也不来照管惠帝，竟自逃去了。祁弘冲杀一阵，来至前面，只见惠帝坐在马上，立而不动，只管涕泣。祁弘见了，知是惠帝，连忙下马，拜伏于地。拜罢，起身说道："陛下莫哭，东海王知陛下为奸臣所制，特来勤王。今张方已为臣所杀，河间王战败而逃，顷刻当奉陛下还京，复登宝位。"惠帝听说，收泪而谢。

不一时东海王越也到，两下相见，又哭了一场。东海王便令祁弘居前，惠帝居中，自己居后，整骑还京。正是：

安居只想行游好，播越方知行路难。

今日整衣归旧阙，百官又见拜朝端。

一路行来，进了洛阳城，到了五凤楼前，东海王与众将俱各下马，将军马屯扎，簇拥着惠帝进朝。

斯时，在朝大小诸臣，正坐在琅琊府中，与司马覲商量劫驾之事，要起兵恢复。忽听东海王杀了张方，河间王逃去，惠帝复登大位，俱各大喜，遂约齐了一同入朝，来见惠帝，山呼之声，盈于殿陛。拜毕，各归班次。只见东海王出班奏道："陛下为贼臣所劫，在朝诸臣，曾无谏救，致陛下蒙尘，几乎不保。今见陛下复位，乃来朝贺，若不重加赏罚，便当无复君臣之礼，乞陛下照察。"惠帝道："御弟所言甚善，惟御弟察其可行者行之，朕当允从。"东海王越奏上：与河间王合谋者二十馀人，俱斩首午门外；坐视不救者二十馀人，俱免死夺职；其馀或赏或罚，各依东海王所奏，一无容恕。那惠帝贬了诸臣，就进东海王为太宰，祁弘为大都督，俱留京辅政。又传旨将羊后改殡，停丧白虛殿，令群臣举哀。

自此又过了十馀日，忽一日，惠帝早朝，太宰越及诸臣俱在朝中，黄门官抱进表章来，云："贼势紧急：河南诸郡，俱为夺去，止有洛阳、

陈留、南阳、汝南尚入版图，然洛阳属县，都被残破，现今攻打陕州，声势甚急，乞陛下遣将出征，庶免后悔。”惠帝顾问太宰越道：“御弟有何处置？”太宰越奏道；“目前兵将难以调遣，容臣回府，议论停当，再入回奏。”惠帝依言，遂传散朝。

太宰越遂邀祁弘到府中，说道：“寡人想贼兵紧急，难以退服，况事此昏暗之君，纵有智勇之士，谁肯为他出力？吾意欲废昏立明，然后命将出师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祁弘道：“大王此见，甚是有理。但为伊霍之事，其迹显然与河间王劫迁无异，须是掩人耳目，不知不觉，方是上策。”（祁弘妙论，惜乎有节无断）太宰越道：“然则当如何？”祁弘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。”便附耳说道：如此如此，乃是上策。太宰越道：“此计甚妙，明日是七月七日，便当行之。”有分教，此一计：

惠帝片时成梦境，令人千古骂祁弘。

次日，惠帝在宫中，与宫女陈瓜果，后庭捕蜘蛛，合验蛛丝多少，以为得功之应。又命宫女以五色线穿针嬉戏为乐。忽见一个宫女，笑盈盈的捧着一盘面饼进来，对惠帝道：“此是太宰献来进与陛下的巧酥，陛下可试尝之。”惠帝见说，心下大喜，说道：“难得太宰如此用心。”（万乘之尊，食不可不慎也！一哭）便令宫女揭去盒盖，只见那巧酥还是热腾腾的，惠帝用手拿来就吃一个。吃了十馀个（不成陛下之体），觉得肚内有些疼痛，惠帝只说是吃得多了，故此发胀，便走入禁中，思量要睡，不期腹中愈加疼痛，一霎时就如刀割的一般，叫唤不止。看看到了三更时分，竟自呜呼哀哉，死于御榻之上。正是：

阎王注定三更死，定不饶人到五更。

一时宫女们见惠帝食饼而崩，知是太宰越下毒，却不敢明言，只得飞报各官及诸臣。太宰越知惠帝已崩，暗暗欢喜，便入朝与文武议立太子。只见祁弘说道：“太子覃失德，无人君之度，太弟炽重厚寡言，有类武帝，乞太宰早定大议，立为社稷生民之主，庶几不失中外之望。”太宰越依议。一面令出梓宫殡殓惠帝，一面令宣太弟炽入宫，篡承大统。只见侍御史王琨出班说道：“主上自有太子，初无失德，今舍子而立弟，何以服众？莫若仍立太子覃为帝，庶可慰先帝在天之灵。”（仍立二字，显然是取于父而偿于子）东海王听说，大怒道：“你敢阻吾大议，将谓吾剑之不利乎！”即命祁弘牵出午门斩首示众。正是：

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

太宰越既斩了王琨，执剑在手说道：“再敢有异言者，以王琨为例！”于是群臣都不敢有异辞。扶太弟炽即帝位，号为孝怀帝。时惠帝光熙元年七月也，即怀帝永嘉之元年也（推本正史）。有诗为证：

骨肉相残事几多，惠怀相继奈如何？

虽然内难方云息，顷刻烽烟起外戈。

太宰越立了怀帝，威权赫奕，惟有拱听，不敢违抗。那怀帝虽由太宰所立，性非愚下，局势了然，心下却也不悦。他因是新立，未敢遽奈他何，然政事都由自出，不全信他。当下见强敌在郊，便鸣钟集百官，商议出征之策。太宰越奏道：“朝中文武，俱不娴军旅，臣当与都督祁弘亲自出军，庶几强敌可服。”怀帝的意思不欲太宰越掌兵权，说道：“太宰乃朝廷柱石，朕方倚重，岂可出远？须是大小臣工共举一人可任军功者，委以重任，庶无失误。”越见说，不敢再奏。

只见班中闪出大司马王常，俯伏奏道：“臣举一人，可为将帅之职，乞陛下采纳。”怀帝道：“卿举何人？便可奏来。”王常道：“新城公刘舆，现统雄兵镇守汜水，若调他来征讨刘弘祖，必能取胜。”怀帝道：“朕亦知此人善于用兵，但汜水关也是要地，若调了他，当差何人代守？”王常道：“龙骧将军顾明，智略足备，可使守汜水关。”怀帝准奏，即宣顾明入朝，升为总督元帅，到汜水关调回刘舆。顾明领旨出朝，竟望汜水去了。正是：

遥传天语出朝门，今日方知天子尊。

不一日，刘舆到京城，屯军城外，轻骑入朝来见怀帝。怀帝道：“石珠作乱，遣刘弘祖引兵入寇，攻陷城池，屡讨屡败。现今逼近京邑，朝中将帅，莫可出征。素知卿忠勇无比，故召卿回来，卿可不恤劳苦，为朕一行。朕俟卿奏凯回来，当锡卿茅土之封。”刘舆道：“陛下之命，臣安敢惮行？但觅得一人有谋略的为副，军中方有商量。臣闻洛水村侧有一人，姓王名弥，少遇异人传授秘略，晓畅兵机，陛下若擢以不次之位，使与臣同行，贼人不足平矣。”怀帝喜道：“既有异人，朕当依卿所奏。”即传旨着侍中柳颀赍玄醺敕书，竟望洛水村来请王弥。

原来那王弥自少业儒，因见天下离乱，遂弃文就武，得遇异人传授

兵法，精通武艺。每自比诸葛孔明，尝欲与国家驱除群难，以未得遭际，只得隐洛水村以自适。是日忽报有天使到来，王弥便知朝廷要用他，忙命童子排香案，接待诏书。不一时，柳頠到了，宣过敕书，柳頠便对王弥道："皇上知道你抱负奇才，特遣下官前来相请，望先生即刻治装，勿辜圣意。"王弥道："草野之臣，忽蒙圣恩，敢不拜嘉。"唤过其弟王信，将家事托付与他，收拾琴书宝剑，同了柳頠，竟自出门，进洛阳入朝拜见怀帝。怀帝见他人物轩昂，飘然有出尘之概，心中暗喜，遂封他为行军侍谋赞善军师，命与刘舆即日出军退敌。王弥拜舞出朝，来见刘舆，刘舆大喜，两下相见已毕，叙了寒温，即时上表出师，点起五万雄军，用副将桓彝为先锋，陶侃为副先锋，出了洛阳城，一路三军踊跃：

"侯有方甚有谋略，必有深计，我等且自严守，待明日且出一军，探其虚实，然后设计擒之。"刘舆道："军师此言，甚是有理。"

遂不出战，传令谨守寨栅。是夜，刘舆在军中与王弥饮酒为乐，将至一更时分，忽然半天中一颗大星隐隐跃跃，却像要跌下来的一般，王弥看了不觉一惊，暗想：此星正应主帅，如何煌煌欲坠？正沉吟间，刘舆仰起头来也看见了，问王弥道："此星不知应着何人？为何却像坠下的一般？军师素明天象，必知其故。"

王弥见问，不敢明言，只含糊答道："此星正应贼帅，煌煌欲坠，正是敌人欲灭之象。"刘舆信以为实，心下大喜，直饮至三更时分，方才就寝。

至明日诸将环侍，只等刘舆起身出兵。只见刘舆传令请军师王弥到内营说话，王弥随即入内来见刘舆。那刘舆将手帕裹头，卧在床上，见了王弥，不觉流泪，说道："我与军师自出兵以来，指望为朝廷除贼，不意昨夜饮酒之后，忽然得一重病，多应此身不久在人世了。"王弥道："偶感寒疾，何故便出此言？"刘舆道："军师有所不知，昨夜三更时分，恰才就枕，忽见一长须道士，手拿一个大红贴，走到床前说道：'水府神祠缺一掌案，奏闻上帝，敕君为水府掌案使者，着即日起行。'是我不愿，与他争执。霎然惊觉。便头疼身热，浑身惊颤，坐立不定。吾想此梦甚是不详，安能长久？"王弥见说，明知昨夜将星欲坠，刘舆多分不好，只得宽慰道："梦寐之事，何足深信？元帅且自宽心，自然就愈。"刘舆道："不是这说，吾统大军在外，此位非轻，一有不虞，军中无主。军师才兼文武，且通秘术，吾意欲写表申奏朝廷，就立军师为

帅，统领三军，以退贼人。恨不能执笔，故请军师商量此事，军师可令众将到榻前，吾当口授，令书记写之。”

王弥道：“承元帅荐举，得授今职，已出望外，安敢为军中之主？俟元帅病愈，稍效一时之见，报效朝廷，方为正理。”刘舆道：“成吾志者，军师也。不必固推，快传诸将进来。”王弥推辞不过，只得走出前营，传令诸将入营听令。

不一时众将都到了，随王弥竟入内营，见刘舆卧病不起，俱各吃了一惊，就在榻前问候毕，刘舆命书记王铣取过笔砚，口占遗表，令其书写。王铣不敢有违，依命书毕。刘舆即着副将先锋陶侃赍奏怀帝。诸将看见，各各挥泪不止，各辞别而出，止有王弥坐在榻前相伴，不敢少离。看看到了第二日午时，那刘舆的病愈加沉重，王弥请医看治，并无效验。到了申时，只听得刘舆大叫一声，忽然不语。王弥惊慌，连忙揭帐看视，已是气绝而死。正是：

军功未建身先死，幽恨千年未有穷。

王弥见刘舆身死，不觉放声大哭。不一时诸将俱到，大家哭了一会。王弥命置办棺木收殓，将灵柩权寄寺院，因怕敌人乘丧来攻，不敢开丧，仍严敕诸将各营防守，不许懈怠，违者以军法从事。诸将俱各遵令，不敢稍违，只等朝廷旨意到来，再行区处。

毕竟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刘元海大战王弥

话说王弥见刘舆已死，收殓事毕，愈严军中号令，只等朝命到来，另行区画。诸将俱各遵约束，不敢有违。过了一日，朝命果然下来，升王弥为总督元帅，陶侃为副使，敕令即日出兵破敌，刘舆灵柩护送还乡。王弥拜旨已毕，便集众将商量出兵。先锋桓彝说道："刘弘祖善于用兵，我兵未知虚实，待小将先引兵挑战，看其如何，再作良策破之。"王弥依言，与兵三千。桓彝结束齐整，竟望弘祖寨前杀奔而来。

那刘弘祖因侯有方有刘舆将死之言，按兵不动，果然隔了两日，打听得刘舆已死，主帅却是王弥，便对侯有方道："刘舆虽死，王弥颇有机术，亦非易敌。军师有何良策可以破他？"有方见说，正要回答，只见面前帅字旗连拂了两拂，有方问左右今日是甚风，左右答道："今日天气晴朗，没有风。"有方道："无风旗动，主有暴兵。"即命李雄引兵三千，出营巡视。李雄得令，便骑了青海骢，引兵出寨。果见前面征尘蔽天，杀气横空，桓彝引兵到来。李雄一见，喝问："来者何人？可通姓名。"桓彝道："先锋使桓彝是也。你是何人？敢称兵助逆！"李雄道；"大将李雄。你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兵戈四起（此非骂口之言），天下不日已非晋有，何不解甲投降，却来与我挑战？"桓彝大怒道："无知贼子，敢出胡言，岂谓我中原无人物耶？"说罢，便起长枪直刺过来，李雄也舞起泼风刀相迎，两下就是一场大杀。因是天晚，各罢兵回寨。

次日，王弥急令桓彝出战，赵兵阵上却是桐凌霄对阵，两下相见，战勾多时，桐凌霄回身便走。桓彝不知是计，随后赶来，被桐凌霄背砍一刀，砍中桓彝肩甲，吃了一惊，回身便走。桐凌霄回骑驱掩杀一阵，夺了无数器甲铠仗，掌得胜鼓回营，向刘弘祖报功，不在话下。

那桓彝败走入营，见了王弥，说道："赵兵英雄，诚难与敌。小将败了一阵，被他夺去铠仗不知其数，特来请罪。"王弥道："胜败兵家常事，非将军之罪。我自有计破他，将军且请安息。"

桓彝见说，退出帐外。那王弥见桓彝退去，唤过陶侃、卞壶说道："西南方有粮，自我本家之物（王弥亦自可人），你二人领军三千去取了，以偿方才失去铠仗之辱。"二人不知头脑，暗暗哂笑，却不敢违

令，只得引兵出营向西南方而来。走了二里之路，并无动静，二人商量道："不知粮草在什么地方，没来由的叫我们去取，倘然取不来，如何是好？"说罢，只得又行。约行勾了三里之路，只见前面一队人马，慢慢的行来，上面旗上写"运粮都护王"，是赵将王子春从河内运粮而来，陶卞二将方信王弥分付之言，是本家之物耳。正是：

王弥神算高天下，预料西南粮草来。

二人看见果有粮草从西南而来，暗暗称奇，便拍马向前大叫道："快留下粮草，放你过去，不然叫你丧身无地。"王子春大怒，更不答话，挺着手中兵器，杀上前来。陶侃、卞壶双马而出，战有二十馀合，王子春大败，单骑而走。赵兵见王子春既败，发声喊，丢了车仗，各自逃散。陶侃、卞壶大喜，叫军士将粮车推了，陶侃在前，卞壶押后，竟望本营而回。真个是：

坐收粮草需军用，始信王弥是异人。

二人得了粮草，欢欢喜喜回入营中，向王弥交纳。王弥赏了二人，退出帐外去了。

且说王子春失了五万粮草，单骑入营，见了刘弘祖，只是叩头不止。弘祖问道："你到河内运粮，如何不见粮草回来？却只管叩头！"王子春道："惟元帅恕罪，容小将告诉。"弘祖道："却是为何？"王子春道："小将承主帅之命，到河内见了守将，运了五万粮米，五万束柴草，一路来到陕州境界，不想撞出晋将陶侃、卞壶二人，截住去路，前来抢夺。小将与他斗了一阵，力不能胜，只得败阵而走，粮草都被他抢去，特来请罪。"弘祖见说大怒，喝退王子春，对侯有方道："王弥诡计百出，夺我粮草，此恨如何甘休？"侯有方道："元帅息怒，管教他一倍还我十倍。"

弘祖问道："计将安出？"侯有方道："可令众将先备下五十号大船，我自有计。"弘祖依言，命步军总督俞魁、俞仲、俞季前去河中拘齐船只，三俞领命。去了数日回来，果然五十号大船俱已齐备。有诗为证：

顷刻艨艟集河内，三军旋见会兵戈。

晋人应有水漂患，一败王弥没奈何。

三俞集了船只，回营复命。侯有方便请刘弘祖唤诸将听令。

弘祖忙传令集诸将到帐，侯有方袖中取出一个柬帖，递与弘祖，竟自起身骑上神驼。提了宝剑出营去了。那弘祖接了柬帖，打开一看，心下甚喜，即令点起大兵，众将一齐出营，将粮草堆积在营门之内，止令三五十个老弱军卒看守，大开营门，合营将士不留一个，竟同众将出营向南而去。有分教，此一去：

虽然撤却三军去，转眼还教唱凯歌。

说那王弥夺了王子春粮草，心中甚喜，便看得弘祖等不在心上，说道："用如此将官运粮，可知刘弘祖用兵也易破耳！一向说他善于用兵，想来都是虚语，因是未逢敌手，故得猖狂若此，我今已晓破之术。"便对陶侃道："你引兵三千，多带硫黄引火之物，攻他寨左。"对卞壹道："你也引兵三千，也带硫黄引火之物，攻他寨右。都放火为号，听得中军连珠炮响，便一齐杀入，捉拿贼将。"二人都领计去了。王弥又唤贺循道："刘弘祖诡计极多（精得着），不可不防。你可引兵一万，埋伏他营前，听得军中喊声，便可引兵前来接应。"贺循也受计去了。王弥分拨已定，随即使副将庾开守寨，自己统领大兵，竟望弘祖寨中杀奔而来，果然兵强马壮，不比寻常。但见：

四路英雄，一路里旗幡招展；万馀人马，三军中戈甲鲜明。枪的枪，刀的刀，威凌草木；旗的旗，鼓的鼓，气贯斗牛。一声炮响，如天崩地裂之状，吓得敌人胆破；万马奔驰，似山倾海倒之势，行者神鬼心惊。这里的指望一战成功，左右分开队势；那边的也能四面藏军，远近埋下机关。兵戈闹里争奇，毕竟雌雄谁定。

那王弥四路军马，杀奔弘祖营中而来，陶侃、卞壶竞命左右放起火来。只听见他寨冬冬鼓响，并不见兵马出战。二人正在疑心，王弥大军已到，竟奔前寨，只见寨中粮草堆积如山，也不见有人接战，止有几个老弱军士，见了王弥大军杀来，竟望后营逃走了。王弥看见暗想道：此必是弘祖闻得我大军前来，不敢抵敌，预先逃去了（则未必）。遂将连珠炮放起，会集陶侃、卞壶二人杀入中寨，任意搬取粮草。又同二人杀入后营一看，只见两只白羊反缚在鼓上，敲的鼓冬冬声响。王弥道："此是弘祖怕我追兵，故将羊击鼓为疑兵之计。我也不去追他，只在他寨中屯住兵马，看他何如？"便传令将贺循处本寨人马一齐调来，合作一处。

只见传令未毕，忽听得寨外金鼓大振，如万马奔腾之势杀奔而来。王弥听了，忙同陶侃、卞壶引着大军，一齐杀出寨来。抬头一望，不觉大惊。你道如何？但见平地上水深丈馀，白茫茫的，四面八方，波涛汹涌，更无隙地。当先刘弘祖引众将乘着大船，随水势杀奔前来。真个好水，但见：

波浪兼天涌，银涛似雪来。平原多迷失，树木尽遭灾。

岂是老龙怒，还因水怪才。无分高与下，滚滚接高台。

刘弘祖随着水势。顺流而来，五十号大船一字儿排开，喊杀如雷，顷刻间直冲至寨前。晋兵那里逃得及，可怜都随波逐浪，淹死大半。其有逃得性命的，又被石季龙、呼延晏迫杀，都砍落水中。王弥与陶侃、卞壶见势头来得不好，只得骑马冲水而逃。

后面刘弘祖与侯有方追来，王弥无计可施，只得捏着避水诀，冲开水波单骑而逃。那水直滚至晋寨前，还不肯退。晋营庾开听得外面水声，连忙出寨观看，被弘祖冲到，一鞭打落，淹死水中，陶侃被慕窖廆捉去，晋营中粮草、车仗、器械尽被弘祖等夺去。正是：

有方妙计无人识，水淹三军唱凯回。

弘祖既败了王弥，有方便令拨转船头，披发仗剑，将手中令牌敲动，念动真言，那水便渐渐的退了出去，依旧是坦平大道。刘弘祖等便乘舟顺流而来，上了岸，将船交付俞魁等管领，打动得胜鼓，依旧回归本寨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那王弥捏着避水诀，单骑逃走，直走至十里之外，方才喘息稍定，聚集败残人马，不上一万馀人。少顷卞壶也到，但不见了陶侃、桓彝、贺循、庾开，王弥着人探访消息，将及傍晚，只见桓彝、贺循双马赶到，王弥又惊又疑，忙问道：“如何尚不见陶先锋、庾将军？”贺循道：“小将承主帅之命，引兵接应，听得喊杀大起，只道是两下交兵，忙引兵从山后转出，不期被水势一冲，军士尽行淹死，小将只得冲渡而走，逃得性命，实不知陶、庾二将军下落。”王弥又问桓彝，桓彝道：“小将见水势冲进之时，已望后营走晚，那知他二人消息？”王弥见说，闷闷不已。

只见不多时，探望的回来说，陶将军已被赵将慕容廆捉去，庾将军

淹死水中。王弥见说，一声长叹，不语半晌，对卞壶道："不料此一番大败至此，皆吾轻敌之故也（自取败亡）。明日再整旗鼓，与他决一雌雄，方雪此恨。"卞壶道："此番之败，非关人力，乃侯有方妖术，为水所淹，至不战而溃，我等如何肯干休？"王弥道："明日我须与他斗阵，必获全胜。"

正说间，只见林中转出一人，大喊道："你等那里兵马？在此商量，要与人斗阵？"王弥及众人等大吃一惊，还只道是刘弘祖的伏兵拦截，连忙抬头一看，见那人身长八尺，一部胡须，坐下白马，手提大刀，威风凛凛，不像个以下之人，然势虽雄悍，犹不动手，知非刘弘祖之埋伏。王弥看了，心中暗喜，想道："若得此人相助，我何忧刘弘祖哉？"便厉声答道："我乃大晋之帅王弥是也，因与刘弘祖交战，被他诡计所败，屯兵在此。你是何人，在此窥探？"那人见说，便问道："莫非洛水村的王伯符么？"王弥道："贱号正叫伯符。"那人听了，连忙滚鞍下马，拜伏道；"闻名久矣，不期在此相遇。"王弥道："足下素不曾相会，为何行此重礼？"忙用手扶起道："足下果系何人？望乞指明。"

那人见问，便不忙不慌的说将出来。有分教：

晋寨暂添豪杰，赵家终得干城。

管取十年之后，一律南面称尊。

毕竟不知姓甚名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陕州道蒲洪排阵

话说王弥扶起那人，问其姓氏，那人答道："小将姓蒲名洪，号公亮，因见世乱，聚有十万雄兵，相保于此。不知元帅有如此法术，为何却为刘弘祖所败？"（褒中之刺）王弥道："此行非战之罪也。那侯有方用妖术决河水以淹吾军，一时不及防备，遂至大败。"蒲洪道："原来他军中有此妖人，想来亦是劲敌（亦是褒中之刺，何物苻洪，诙谐乃尔）。如今元帅却往何处？"王弥道："且入陕州，再图后举。只是兵微将寡，难以举事。吾观将军如此英雄，兼有强兵，何不归附朝廷，同吾入陕州，设计破走刘弘祖，吾当奏闻朝廷，重加封爵？若只啸聚于此，也非长久之策。"蒲洪道："小将久有此心，恨无门路可进。既蒙元帅不弃，便当执鞭相随。"王弥大喜，权封蒲洪为前军大将，一齐转入林中，来到蒲洪寨中歇马。蒲洪便令宰牛杀马，排宴相待，二人相得，甚是投机，各吃得大醉，方才安寝。正是：

人逢知己不辞醉，酒到尊前岂用推。

至次日，王弥令蒲洪将寨中粮草器械一应有用之物，俱收拾端正，点起大军，竟望陕州而来。王弥得了蒲洪这枝军马，威风比前更盛。来到陕州，守将见是自家兵马，便开门放入，各各相见已过，问了军中胜负，便一面商量出兵破敌，不消细说。

再说那弘祖用水淹败了王弥，掌鼓回到渑池县，寨中慕容廆带过陶侃请功。那陶侃立而不跪，怒目而视。弘祖道："你王弥自恃其勇，夺吾粮草，如今被吾杀得大败，逃死不暇，自不必说了。你今既被我擒，为何不跪？"陶侃道："误中诡计，非战之力，何足为奇！且我乃堂堂丈夫，岂肯向你等屈膝？"弘祖道："汝既说我诡计，非战之力，吾今放你回去，叫王弥再行决战，以定雌雄如何？"陶侃道："若放我回去，大家都不用诡计，整兵来战，决胜无疑。"弘祖大笑道："言不少屈，真壮士也。"命给还鞍马，放他回去。慕容廆谏道："陶侃勇士，放他回去，必不利于吾军，元帅不如杀之。"弘祖就在陶侃面前，朗朗对慕容廆道："既是勇士，安忍轻杀？且吾勇将甚多，放他回去，吾将以智取之。正是笼中之鸟，要擒就擒，有何不利之有？"竟令释放。陶侃得放，心下也感弘祖之德，便将身拜谢了，竟自上马出营，望陕州去了。

那弘祖见陶侃去了，便令置酒营中，与诸将叙功。饮酒间，弘祖忽然取出一银盒说道："自昔异人送与我一个石鹊，说道此鹊不可轻用，如有急难，方可开用。我想自起兵以来，仗诸将之力，所向无前，一向不曾开看。今日虽无急难，且看他一看，不知什么样了？"诸将见说，都道："就看看何妨？"弘祖便将银盒盖揭去，仔细一看，只见石鹊果然奇异，就如活的一般，自盒中飞出空中，就筵前盘舞了一回，对弘祖打个盘旋，竟望寨门外飞去了。诸将见了，俱各失惊。弘祖道："不妨，此去决有事故，必然回来，不必惊疑。"诸将见说，俱安心饮酒不提。

至明日，弘祖寂然不与众将说知，带了四五骑蓦地出营，来到一座山下。你说这个是什么山？原来此山叫做熊耳山，在陕州境界，两峰对峙，上多古人题咏，那是个极好游玩的去处。弘祖是个少年豪杰，在军中多时，未免拘谨，因闻得此山多有胜境，所以瞒了众将，来此游玩。当下到山前，看见奇峰插天，林木耸翠，心中欢喜，便骑了乌龙骓，一步步的走上山来。看见石壁上，题着一首七言绝句，道：

血战年来久未休，纵横四五属神刘。

中原事业归南渡，上党分茅又几秋。

弘祖看罢，不解其意，但说道："吾小名叫做神霄，又是姓刘，为何这石上却写神刘之句，莫非我将来有帝王之分么？"一头语，一头拍着乌骓前行。转前山嘴，只见前面都是茂林荆棘，林木深处，却隐隐露出一所殿宇来。弘祖看见，便引着从骑竟走到庙前，走内一看，只见上写着一匾，题着：神霄祠。

弘祖看了，暗暗惊异，想道："我正叫做刘神霄，如何这庙宇却叫做神霄祠，莫非我走了不祥之处么？"又想道："前边石上说，纵横四五属神刘，我后日必有好处，必非不详。"说罢，便将手去揭开帐幔，看那神厨之内，只见里面坐着一个神道，头戴金冠，身穿黼服，飘飘有出尘之概；旁边列着两个鬼判，一个手中抬着一只乌鸦，一个手中抬一只白鹊，俱有飞腾跃舞之势。弘祖看了半晌，心下一发惊异，便叫从骑去寻庙祝来问其缘故。不一时，寻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道人，走到面前，弘祖便问道："此庙是何出迹？你可备细言之。"道人道："此庙乃是神鸦大王的香火。当年汉文帝时节，有个淮南王，平日专好游猎，养的有一鸦一鹊，极有灵变，能知淮南王的意思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。后来淮南有罪自杀，那鹊儿也就撞死，只有那鸦儿飞到此处。乡村人家，每每有

什么患害，那鸦儿就口吐人言，前来报知，乡人感他的意，究其详细，遂鸠工建庙，塑立淮南王神像，并塑鸦鹊在傍。听得老人家说，塑立之后，那鸦与鹊甚有灵应，近今一十年来，不知什么缘故，鸦也鹊都不灵了。”弘祖问知备细，心下暗暗称奇，想道：“吾父亲曾说吾是肉球，鸦护所生，故取名神霄，难道就是这淮南转世不成？况我这石鹊，极是灵应，也未必非此鹊儿显像。”说罢，半信不信的，叫从人赏了这老道人，一径取路回来。正是：

百年出处今方遇，始信刘郎是异人。

弘祖出了庙门，一路前来，还想那神鸦的出处。只见前面一骑马飞奔而来，见了弘祖，慌忙下马说道：“元帅在何处这几时？害得小将等无处不寻觅。”弘祖见是巡逻游击王浚，便问道：“军中有何急事，这等慌忙？”王浚道：“王弥处下有书札，军师等不敢擅开，专等元帅发封，乞元帅作速回营。”弘祖听说乃是军中大事，即忙拍着坐骑，飞也似回营去了。侯有方同诸将接见，俱各欢喜。问候已过，便将王弥书札呈上，弘祖接上手，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某闻兵以义动，战必以正。君等以率土之臣，称兵犯顺，固已非义；顷又不行堂堂正正之旗，用诡道以败我师，二者无一可取。今当与君共排阵势，以决雌雄，无用诈谋，无用诡术，惟君等量力度德而加察焉。

弘祖看罢，便对侯有方道：“彼欲斗阵，军师之意何如？”有方道：“任他排来，我等只管去破便了。”弘祖依言，写回书打发来人。上面复道：

足下责仆兵不以义，战不以正耶？而仆粮五万，足下劫之，近于饿莩之为，正耶？义耶？

故仆略施计术，挽天河之水，淬草窃之军。此造化之效灵，非智巧之幸得。

往不具论，承来挑阵，比日自决，所战不远，一如来教。

刘弘祖打发王弥来人去了，一面整顿破阵不题。

且说那来使赍回书，见了王弥，王弥看书已毕，对蒲洪道：“他已准

排阵，须要在营前立起一座将台，两下便好打话。”蒲洪道：“元帅之言有理。”便传令建台。不一时，回报台已完成。蒲洪对王弥道：“小将自幼遇异人传授营阵秘诀，小将须去斗试，看他识也不识。”王弥依言，请了蒲洪出营排阵。蒲洪即时引兵出营，来到战场上，执定手中令字旗一挥，只见纷纷混混，青旗招展，霎时间排下一阵，有门有户，向西北方立而不动；蒲洪又将令字旗一挥，又滚滚滔滔，黄旗飘扬，顷刻间并无门户，向正南立住。蒲洪二阵已定，再将令字旗一招，一队杂色彩旗，来来往往，排出两座旗门，竟到东北方立定，三阵虽分方向，却是门户相连，左右相属，阵头上杀气腾腾，真个好利害也。有诗为证：

三阵相连鼎足分，兵氛暗暗带黄云。

未知名色诚何自，极目纷纷消尔魂。

蒲洪排完阵势，竟上将台，报知王弥。王弥即令人通知弘祖，前来看阵。弘祖听说，即同石季龙出营观看。只见三阵鼎峙，中间门户相向，排得果是齐整。便仔细看了一看，对石季龙道：“此名三才变化阵，石元帅可知道么？”石季龙道：“自幼习知，有何不识？这等阵排来骗人，甚是无为。”弘祖道：“且去回他，看他如何？”石季龙便骑着赤兔，冲到阵前大叫道：“此乃三才变化阵，不足为奇，随你何人也会排。有奇异的，再排来看。”说罢，走回本阵，同弘祖入营去了。

那王弥与蒲洪在将台上，见刘弘祖已识此阵，便下将台。走入阵中，仍将令旗挥动，不多时改了阵势，只见三阵台为一阵，一阵之中，忽然分出五队来，旗分五彩，各按方位，五阵之中，每阵有一员大将，守住旗门，比前阵大不相同。也有诗为证：

旗分五色排五阵，变化多端未可明。

固是蒲洪多妙术，那知更有会谈兵。

蒲洪变了阵势，上将台来，使人报知弘祖。弘祖出营一看，笑道：“又来愚人了。”便令呼延晏回报道：“此乃五方五帝阵，有何妙处，也排将出来！”蒲洪听见又被他识破，对王弥道：“二阵俱被他识破，他军中有人，如今且再排个与他识，看是如何？”王弥道：“正须如此，方显我等学问，妙用无穷。”

蒲洪便集众将到台下，手执一面小红旗，指顾左右。首一阵按角、

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七宿，令裨将七人列于东方辰卯寅，手执青旗，有兵三千，中间三门，每门设大将一人，却是桓彝、贺循、谢幼舆，正应寿星大火析木之次。正是：

旗分青色东方木，将是秋分三位排。

第二按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七宿，裨将七人，列于北方丑子亥，手执黑旗，引兵三千，中开三门，每设大将一人，却是陶侃、庾翼、薛玮，正应星纪玄枵娵訾之次。正是：

北方是水黑旗排，冬至算来到惊蛰。

第三按奎、娄、胃、昴、毕、觜、参七宿，偏将七人，列于西方戌酉申，手执白旗，有兵三个，中开三座旗门，每门有一员大将，却是卞壸、何绩、王彬，正应降娄大粱实沈之次。正是：

西方白帝是全神，日躔应历小满次。

第四按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七宿，偏将七人，列于南方未午巳，手执红旗，引兵三千，中开三门，每门一员大将，却是桓谦、赵仁士、温峤，正应鹑首鹑火鹑尾之次。正是：

南方赤帝正当阳，天道左旋到处署。

蒲洪布列四阵已完，再令裨将五人，按金术水火土五行，使各执兵器，照方位立于中军，叉令东方设一座旗门，卯门上点起一碗明灯，对王弥道：“目今正是霜降带气，日在大火之次。元帅可按太阳在东方卯门上，明灯之下，执定金简，镇住诸将，以应太阳入度之象。”王弥见说，依令去了。正是：

太阳躔次到氐房，正见霜凌草木黄。

元帅虽尊也听令，只因惟尔是当阳。

阵已排完，蒲洪上将台大叫：“赵营主将快出来看阵！”从军报知弘祖，弘祖即同石季龙、段方山、慕容廆、呼延晏，五个虎将一同骑着五匹异兽，离营一箭之地，一带儿看阵。只见黑气蒙蒙，阴风惨惨，阵上列着青、红、黑、白四色旗幡，中见一十二座旗门，东方一碗明灯，却随一员大将，隐隐移动，其阵外面，囫囫囵囵，却如鸡卵，旗门却包在

中间。弘祖看了多时，对众将道：“此阵我却从不曾见（亦欲显诸将耳），你等可识否？”众将见问，俱各面面相觑，对不出口。弘祖见众将都不识，便心生一计，对蒲洪道：“你的阵也只平常，但是今晚看得不明白，明日早晨再来看罢。”

说罢，一齐回转坐骑，走回本营。侯有方接见，问道：“此阵识得如何？”刘弘祖道：“此阵却有些难识，还要军师去看看。”有方道：“是什么样的？”弘祖便将方才所见，述了一遍。有方笑道：“此阵与前面二阵相去不远，还有何难识？”弘祖道：“毕竟叫甚名色？”有方道：“且未可猜度，到明日待我去看，自有理会。”弘祖依言，只得罢了。

毕竟不知此阵叫甚名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刘元海破阵王弥

话说弘祖不识那阵，述与侯有方，有方心下已是明白，且未敢说破，答弘祖道：“此阵也只平常，但未可遥度，到明日待我看过，自有理会。”弘祖只得依言，不敢再问。

至次日，侯有方令军中布起云梯，同弘祖登梯观看，只见那碗明灯与灯下那员大将，昨日在卯门上，今日已移在寅门内（看得清挈）。弘祖对有方道：“昨日那碗灯在那一门，今日却移在这一门了，这是何意？”有方道：“此不足为奇，这阵叫做太阳躔次阵，外按上天二十八宿，中按金术水火土五星，每七宿分属一方，就有三个中气，为太阳所躔次，所以每阵有三座旗门，三员大将。那碗明灯与那大将正是取太阳之象，太阳到霜降日，躔大火之次入卯，到小雪日躔析木之次入寅。昨日还是霜降节气，太阳还在大火之次，所以那碗灯在卯门，今日是小雪日，太阳该躔析木之次，所以那碗灯移在寅门，此是定理，不足为奇。”弘祖道：“军师既明此阵，便当着人去对蒲洪说，看他再有何阵！”

有方依言，就令石季龙到他营前说道：“蒲洪听着，你那太阳躔次之阵，只好瞒着别人，如何却来瞒我！有好的快再排来，若只如此的，我军中小将个个会排，不足为异。”说得蒲洪默然不语。停了半晌说道：“既会识，可会破么？”石季龙一头走一头答道：“既识之，何难破？”就一径回到营中，将蒲洪之言告知弘祖。

弘祖道：“他要我破，军师将用何计？”有方道：“破是易破，只是那蒲洪，我见他满面都是妖气，临阵之时，一定倚仗妖术伤我三军，所以踌躕。”弘祖道：“军师的法术出神入化，世上无双，何反怕此蒲洪？”有方道：“固是如此，但吾不欲与他斗法，须是三军自能立定，不为妖法所迷，方见吾等作用。”弘祖道：“这却难了！”有方道：“也不难。须是寻得一种仙草到来（此亦是妖草矣），人人各佩一叶，自然勇气百倍，自然妖不能侵。”弘祖道：“此草叫什么名色？出在何处？”有方道：“此名为金丝草，细叶紫花，平常人食之可以去毒，又能去邪气，那方书之所不载，却是出在锦城云顶山上，一时不能猝办，所以未敢出兵。”弘祖道：“锦城到此有数千余里，安可必得？不如军师自己作法的为便。”

有方还未及回答，忽然间耳边扑刺刺的声响，众人俱各抬头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件，正是前日酒席上飞去的那只白鹊，寂地飞进营中，落在弘祖面前。众人俱各惊异，自前来看，只见那石鹊口内衔着一综碧绿的细草，吐在案上。侯有方看见，取起那草仔细一看，不觉大喜，对弘祖道："大奇！大奇！"弘祖忙问道："什么大奇？"侯有方递与那种草说道："这不是金丝草！"弘祖听说，也喜不自胜，看了一看说道："果然大奇，果然大奇！这个小小的鹊儿，便预知此事，不远千里就去取了来，岂小是件至宝？"众人见的，俱各啧啧叹赏称羡不已。有诗为证：

石鹊先知排阵来，预将仙草去衔回。

有方不用愁妖术，赵氏须教显将才。

飞腾千里知人意，回入三军喜若雷。

从此蒲洪无计策，阵前惟有骨侵苔。

弘祖得了金丝草，将石鹊珍藏好了，便写书蒲洪，约定明日午时破阵。蒲洪得书，就将原书批回，打点明日午时作法厮杀，不在话下。

果然到了明日，弘祖便传令诸将，都到帐前，听侯有方调遣。有方道："阵虽易破，但未知他阵中虚实何如。且先令一将杀入阵中，探看消息，然后再用计破之可也。"弘祖依言，便问："谁人敢去先见头阵？"只见前军大将桐凌霄应声出道："小将愿往。"弘祖许之。那桐凌霄跨上骇鸡犀，提了日月大刀，雄纠纠杀奔而来，竟望军中那碗红灯。蒲洪在将台上看见，忙执令牌在手，敲了两下，只顷刻间，阵中霹雳交加，走出一群猛兽来，竟奔桐凌霄。桐凌霄虽是有本领的人，一时也不及防备。回身便走。忽然一声炮响，东阵上旗门开处，卯门内转出大将贺循，一马赶上，轻舒猿臂，将桐凌霄捉入阵中去了。

从军见桐凌霄被擒，败回本寨，报知弘祖。弘祖忙接有方定计，去救桐凌霄，只见旁边恼了车骑大将军齐万年，抡刀而出说道："待小将去救桐将军回来。"说罢，不等弘祖开口，竟自出营，杀入阵中。蒲洪看见又是一人杀来，仍旧将令牌敲动，只见霎时间金鼓一振，一个青面獠牙的鬼判竟奔齐万年。齐万年是见惯俞家军的怪状，更不惧怕，舞大刀就杀。约战有十余舍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北方阵子上门内撞出大将庾翼，手起一刀，将万年砍于马下。正是：

功名未就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

阵还未曾破动，先折了两员大将。有诗为证：

奋勇争先已自擒，万年更尔泪沾襟。

有方久已知难近，故教英雄丧此身。

弘祖知万年被杀，不胜大怒道："万年乃是开国功臣，今为蒲洪所杀，将何面目去见赵王？吾当亲自引兵与他报仇，一定要捉那奸贼，碎尸万段，方雪此恨！"有方道："齐将军不等军令，轻敌丧生，此是天命使然。元帅且省烦恼，破了此阵，蒲洪自然就擒，齐万年之仇也报了。"弘祖听说，便令有方用计。有方将金丝草取出，各人分与一叶，令他带在身边，就指着石季龙说道："他东方一阵，按着辰卯寅，虽有三座旗门，三员大将，总是属木，汝只打着白旗、白袍、白马，用相克之义，只取中一门卯将，自无不克。"石季龙领计去了。有方又指着段方山道："他北方一阵，按着丑、子、亥，也有三座旗门，三员大将，总皆属水，汝只打着黄旗、黄袍、黄马，以土克水，直冲中一门子将，可获全胜。"方山也领计去了。又对慕容廆道："他西方一阵，按戌、酉、申。中间三座旗门，三员大将，只有中一为旺，你只打着红旗、红袍、红兽，以火克金，直取中间酉将，彼必大败。"慕容廆也受计去了。又对呼延晏道："他那南阵，是按南方未、午、巳，也是三座旗门，三员大将，中一将为主，汝只打着黑旗、黑甲、黑马，直取一门午将，以水克火，必获大捷。"呼延晏也受计去了。有分教，此一去：

任你蒲洪多智勇，难逃五虎搅中军。

有方分拨四将已定，又唤过符登、崔宾佐、王子春、王浚、费廉五将分付道："他阵中还有五员裨将，接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，分列四方，你五人可各按青、黄、赤、黑、白五色，杀入阵去，也用相克之义，各寻敌手，不可错敌，错则必为所擒。"五将也领计去了。

有方见五将既去，却对弘祖道："诸将此行，必获大胜。但那王弥坐镇寅门，正应太阳之战，非诸将可敌，必得元帅亲行，方保万全。"弘祖道："军师有令，敢不听从。"有方道："元帅但黑甲、黑衣，骑着黑乌骓，杀入阵中，竟取寅门坐镇的王弥，先将明灯砍灭，自无不胜矣。"弘祖依言，即时结束齐整，竟自出营去了。正是：

虽然坐镇中军帐，也向军前立一功。

有方分拨已完，与乌桓坐镇帐中，只等军前消息不提。

却说石季龙白旗银铠，引兵前来，竟冲入青旗队里，直取卯门，贺循战有十余合，蒲洪在台上将令牌擎动，忽然一阵黑风望季龙吹来，季龙是有金丝草在身边，全然不觉，其战愈力。蒲洪看见风不能迷，一敲金钟响，辰寅二门冲过桓彝、谢幼舆一齐杀来。季龙大喊一声，提起蛇矛，将谢幼舆一矛刺于马下。贺循看见，提刀砍来，又被季龙一矛刺中肩膊，负痛而走。桓彝见他连刺二将，不敢复战，逃出阵外而去。季龙遂招兵大杀一阵，七员裨将俱不能抵敌，遂破了东方一阵，唱凯而回。有诗为证：

斩将搴旗石季龙，持矛到处有威风。

东方一阵身先败，谢贺于今恨不穷。

再说第二队段方山打北方一队，看清黑旗队里，冲到子门庾翼帐下，提起毕燕锤就打，庾翼接住，大杀一阵。忽然将台上冲下一只虎来直奔段琨。殷琨因持有金丝草，全不理他，与庾翼力战不休，那猛虎也就泯然不见了。蒲洪见法又不行，只得又击动金钟，冉侃、薛玮听得，从丑、亥二门转出，来攻段方山。段方山见三人齐出，心生一计，望阵外就走。薛玮要占头功，当先赶出阵来，被段琨提起毕燕锤，当头打来，薛玮大叫一声，跌死马下。段琨既打死薛玮，复翻身杀入阵中，正遇庾翼，也是一毕燕锤打落马下，活捉过坐骑。陶侃见二人败阵，料难取胜，同着七员裨将逃出阵外去了。于是北方一阵，又为段琨所破。有诗为证：

段子英雄勇更先，毕燕过处将无前。

庾氏遭擒薛氏死，北方阵里恨咽咽。

又有第三队慕容廆打着红旗，飘飘扬扬荡开旗门，杀入白旗队里。当有中门酉将何绩接住，两般兵器并举，战到十馀合，何绩看看抵敌不住。蒲洪看见，忙将手中宝剑一指，只见何绩头上显出一尊金甲神来，手拿宝杵，望慕容廆打来。慕容廆也有金丝草，那里怕他，提起金锏照看金甲神一下，金甲神忽然不见，反将何绩连头带盔，打得脑浆进裂而死。蒲洪见金甲神不能取胜，反丧了何绩，心下大怒，忙敲金钟，戌、

申二门转过卞壸、王彬，大叫："慕容廆休得逞强，有我二人在此！"慕容廆见说，提起金锏就打，一人战两人，又战有二十馀合，慕容廆杀得性起，一锏将王彬打死。卞壸见王彬身死，不胜大怒，招动七将，浑杀过来，慕容廆冲入中军，左冲右突，七将之中，打死了三将，卞壸也着了一锏，吐血而逃。有诗为证：

血战更无双，西方队又伤。

号称五虎将，惟尔最为强。

四阵也破了三阵，只有南一阵该是呼延晏攻打。那呼延晏打着黑旗到了阵前，提着青龙刀杀进阵，午门下赵士仁听见，抖擞精神，势如狼虎。呼延晏见战不下赵士仁，虚拖一刀，望阵外就走。赵士仁不知是计，拍马追来。呼延晏悄悄地带住了刀，身边取红盒，揭去盖，只见一只金鹰腾空而起，飞到赵士仁面上，将他眼睛乱啄。赵士仁双目不能开视，跌于马下。呼延晏回转坐骑，只一刀，将赵士仁砍死，复杀入阵来。蒲洪看见，不胜愤怒，此番竟不作法，将金钟连敲几下，只见未门、巳门上，桓谦、温峤并力杀来，势不可当。呼延晏看见，略斗数合，手起一刀，砍中温峤头盔，温峤吃了一惊，先自走了。只桓谦力战未休，又被呼延晏一刀砍来，却好肩上卸下，也吃了一惊，逃奔去了。七员裨将见呼延晏势如猛虎，那个敢战，引着残兵各自散了。也有诗为证：

会见呼延晏，军中逞战功。

蒲子空排阵，尽破一时中。

四阵既破，只见符登、崔宾佐、王子春、王浚、费廉一同杀入中军，各寻对手，真个杀得神号鬼哭，晋将四分五落，不敢迎战。少顷，又见刘弘祖提着金鞭，坐着乌龙骓，杀到王弥面前，只一鞭。将红灯打倒，竟望王弥没头没面打来。王弥见势头不好，略斗数合，望阵后就走，弘祖却不去追他，竟入中军来寻桐凌霄（针线井井）。只见桐凌霄昏昏沉沉，睡在地下，就如酒醉的一般。弘祖明知是被妖术所迷，遂命军士寻着他的坐骑，扶他上去坐了，竟自掌得胜鼓回营。有诗为证：

弘祖施威胆气雄，王弥心下恨重重。

非关公亮无良策，只为有方秘计隆。

大将晋营连丧失，凯歌赵氏又何浓。

陕州城外横枯骨，泪满荒郊起暮钟。

弘祖破了太阳躔次阵，唱凯回营，诸将各来请功。石季龙报称刺死谢幼舆，杀伤贺循；段琨报称打死薛玮，活擒庾翼；慕容廆报称打死何绩、王彬，杀伤卞壶，又打死裨将三人；呼延晏报称砍死赵士仁，又砍伤温峤、桓谦。弘祖一一赏毕。又见符登、崔宾佐等五人也各来献功，符登献上两个首级；崔宾佐活捉裨将傅友德；王子春、王浚各献一级；费廉活捉裨将顾志忠，又夺得兵仗器甲无数。弘祖也各赏毕。一面叫去寻了齐万年尸首埋葬，将傅友德、顾志忠，庾翼三人带过来，跪在面前，问其肯降否，庾翼道："既为晋臣，岂肯降敌？"弘祖道："义士也。"即令放去。又问傅友德，顾志忠道："你二人如何？"二人一齐答道："元帅天威，诚非吾辈所敌，纵使回去，必为所擒，情愿纳降。"弘祖道："智士也。"即命冠带相见，待后日战阵有功，再加官爵。诸将见弘祖赏罚有条，更不杀戳降将，无不悦服。为诗以赞之：

仗义行兵出并州，军功到处有奇谋。

平生不杀归降将，赏罚分明莫与俦。

毕竟不知弘祖破阵之后再有何事，看者休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王伯符连营冰冻

按下刘弘祖赏劳诸将不提。且说那王弥听蒲洪之言，排下太阳躔次阵，被弘祖杀得大败，逃走入城，至守将衙门中坐下。不一时，蒲洪、陶侃、桓彝、贺循、卞壸、桓谦、温峤及诸败将俱入衙来，见王弥请罪。王弥见诸将尽带重伤，又见十二员大将止剩得一半，裨将损伤甚多，心下闷闷不悦，只得道："非你诸将之罪，且去将息，再图复仇。"诸将见说，遂各退去。只蒲洪在堂下，王弥便与他商议复仇之策。蒲洪道："陕州城郭狭小，难于固守，倘他合围来攻，难以拒敌。硖石山下旧有硖石关，最为险要，一人拒守，百人难过。今弘祖不夺此关，甚失计策。元帅若差人修理此关，屯兵固守，不惟可以保全陕州，即弘农等郡，亦可恃以无恐。"王弥道："此计固妙，但他攻陕州而遂引兵直趋洛阳，京师震惧，将如之何？"蒲洪道："彼必不敢舍此而攻洛阳。"王弥道："何也？"蒲洪道："京师兵将甚多，未可卒攻。且彼引兵而前，吾引大兵蹑其后，前后夹攻，必难得志（恐亦军之人，不足语勇）。彼军中（▲▲▲▲）中，各各相见已毕，赫连勃勃献上玉玺，王弥接来一看，见上面有两行龙篆，篆文是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

王弥看了，对众人道："此颗是传国宝玺，如何在石板之下？这也奇了。"便向蒲洪道："我与将军等都是人臣（王伯符是），不宜留此。不如遣人赍送圣上，乃为正理。"蒲洪道："元帅所言甚当，且到硖石关，商议遣人未迟。"王弥依言，遂令起程，竟至硖石关，安顿已毕，就封赫连勃勃为积努将军，修下表章，遣温峤赍了玉玺入朝，献与怀帝。温峤依言，将玉玺藏好，望洛阳而来。

行到渑池县，只见前面一彪军马，拦住去路。为首一员大将，坐着剪尾豹，手提大刀喝道："来将可是温将军，赍表入朝献玉玺的？"温峤道："我是温峤，你是何人，却来管我献玉玺不献玉玺？"那人道："我乃大将呼延晏，奉侯军师将令，特问你要取玉玺，快快拿出来，放你过去，不然捉你去见军师。"温峤道："我是进表官，那里有什么玉玺？"呼延晏笑道："侯军师推算岂有差误，却来瞒我？"温峤道："你军师有什么推算？"呼延晏道："军师前日见一道紫气冲霄，就占一课，知道伊水乡中有一颗玉玺当出，即差人来掘取，不想已被赫连勃勃献于你处。随又占一课，知道今日当有姓温的责送玉玺到洛阳，特差我在此等候，岂有

没玺之理？”温峤见说，半晌不语，心下想道：“世上有此异人，就是神仙了，我若引兵与他交战，岂能取胜？不如将玉玺献。

虽然惯战能征将，还恐军前失一几。

那赫连勃勃回入关来，对王弥道：“正要擒拿呼延晏，元帅何故收军？”王弥道：“呼延晏智勇兼备，更闻得他身边有只金鹰，专会啄人眼目，恐将军不知，被他暗算，故此收军。”赫连勃勃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以后只消留心看他便了。但小将还有一计在此，不知元帅肯依否？”王弥道：“将军有何妙计，愿闻其详。”

赫连勃勃道：“硖石关虽然险要，但只保得陕州一带，倘彼暗引兵直取洛阳，我兵虽蹑其后，京师不无振动。目下兵将不止数十万，诚能拨一万以守关，馀者分作十队，每五里立一大营，自陕州至渑池县界，共立十营，首尾相连，左右相顾，彼攻一营，则各营俱锐以击之，如此一月，弘祖进无所靠，退无所恃，必将渡河而归去矣。”王弥道：“此计大妙，可即行之。”蒲洪道：“包原险阻，兵家最忌。倘有方神通广大，倘彼以火攻之，将如之何？”

赫莲勃勃道：“不妨，还有一计，使他火攻无用。”王弥道：“如何计策？”赫连勃勃道：“元帅且将营移定，然后可行此计，如今且未可说。”王弥依言，便令陶侃统领一万，镇守硖石关。馀兵一齐下关，自陕州直至渑池涧水之上，连数十馀里，共兵四十万五千，分为十营。那十营：

第一营前军大将军蒲洪，统兵一万五千。

第二营车骑大将军桓彝，统兵一万。

第三营奋威将军庾翼，统兵一万。

第四营讨虏将军贺循，统兵八千。

第五营总督大元帅王弥，统兵三万五千。

第六营积努将军赫连勃勃，统兵二万五千。

第七营冠军将军桓谦，统兵八千。

第八营征西将军卞壶，统兵六千。

第九营后军将军庾开山，统兵一万。

第十营护军都尉充先锋使王珉，统兵二万。

王弥安营已毕，令营前各置一台，以便举烟相救，营后各通门户，十队相连，若鱼贯之势，真个是：

中藏戈甲三军壮，外列挂旗一字排。

安营已定，王弥接过赫连勃勃问道：“移营已定，将军后计何如？愿闻其详。”赫连勃勃道：“此一计须要元帅登台作法，借一天大雪，将寨栅之外尽行冻住，混成冰城，那冰坚且滑，任彼火攻，无能为矣。”王弥喜道：“此计果然有些妙用，吾当依将军所言，即便行之。”便传令军士，登时建起一座高台，台上排列令牌敕剑，应用等物，一时齐备。王弥即便沐浴上坛，披发仗剑，面南而立，口中念动真言，将令牌连敲三下，手中宝剑一指，只见一霎时阴云四合，旭日无光，台上旗幡飘飘扬扬，却是一阵西北风，吹得人堕指裂肤，真个好冻。但见：

阴云迷野渡，红日忽无光。

巽二空中舞，翻然旗帜扬。

风过处同云密布。王弥又将手中白旗连展三转，令牌一下，半空中就悠悠扬扬，飘落几点雪花来，初时不过像粉面一般的微细，后来就是鸡卵大的打将下来，其实好雪。有诗为证：

同云合四野，滕六起飞扬。不辩东西路，那知山水长。

穿帘还入户，缀树又堆墙。十寨寒威逼，持戈欲断肠。

那雪下有一个多时，约有三尺馀深。王弥又将令牌一击，散了同云。传令各营军士，将平地馀雪，搬到木栅之外，堆叠如城墙一般，又高又厚（王伯符亦异人异木），白茫茫的十个营寨，竟象一带白玉砌成的墙垣，其实好看。又且朔风严紧，那些雪竟冻做一片，坚而且滑，随你刀砍斧劈，休想动得分毫，真个好冰城也。诗云：

十寨连营冻雪寒，又坚又滑破诚难。

谩言不取冰山倚，杨相如何有此端。

不说王弥用法，冻定连营。再说呼延晏战罢回营，对弘祖道：“赫连勃勃武艺绝伦，不在我等之下。且此人相貌非凡，不比寻常之辈，元帅当设计擒之，不可与他力斗。”弘祖见说，沉吟未答。军士来报说：“晋阳赵王差左丞相陆静及镇国将军拓跋珪，有事要见元帅，现在营外，乞元帅军令。”弘祖不曾认得拓跋珪，不知有何事来到，即同众将出营迎接，请入营内相见过了，弘祖将拓跋珪一看，只见他人才雄壮，气宇轩昂，心下暗暗惊喜，便开口问道：“小将连年出征，不得躬事赵王，今丞相与将军到来，不知有何相命？”陆静道：“赵王知将军等军中劳苦，特差某赍有金帛、羊酒，犒劳诸将，命元帅等早早立功还朝，赵王兼有一事，要共元帅商量。”弘祖道：“不知赵王要商量何事？”陆静道：“此心腹之患，在所必除。元帅且破了王弥，再作商量。”弘祖见说，心下狐疑不定，再三诘问，只见拓跋珪不慌不忙说将出来，有分教：

未服王弥心已乱，晋阳城北起干戈。

毕竟不知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渑池县分兵赴难

话说刘弘祖听得陆静言石珠有事要与他商量，忙问何事，陆静道此是心腹之疾，在所必除，弘祖一发疑心，诘其是何心腹之疾，只见拓跋珪脱口说道："云中白登山有一个强人，唤做闻人彦，手下聚有雄兵十馀万，扎寨山中，占去马邑、新昌、沙南一带地方，兵势甚盛。朝廷屡出兵征剿，不能取胜。现今领兵攻打雁门关，甚是紧急。幸有稽军师屯兵关上，与他敌住，不然，晋阳几不可保。"弘祖道："谅一强人有何本事？便失去许多郡邑，要朝中诸将何用！"跋琏道："他手下有两员勇将，一名沮渠蒙逊，一人姓李名嵩，深通妖术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等闲不可近他。吾等诸将屡为所败，失去延陵、飞狐等郡，后来却亏了司徒袁玉鋆败他一阵，相持在关下，赵王甚是忧恼之极，故着小将前来，一来为元帅与诸将等军中劳苦，赍物犒赏；二来要元帅及早回兵，除此心腹之患。"

弘祖听罢，事出两难，对侯有方道："晋阳根本之地，不可不救，况赵王手下兵将虽多，善战者少，倘有疏失，大事尽去，如之奈何？"有方道："虽是如此，但此处功已将成，岂可舍之而去？为今之计，不如竟起大军直取洛阳，提了晋王，奏凯回朝，以救赵王之厄，不必与王弥旷日持久，角智逐力，此为上策。"

弘祖道："此计虽妙，但恐他见我引兵而去，彼以重兵追其后，那时候腹背受敌，将如之何？"有方道："他据守硖石关，自为得计，必不敢越关来追。"弘祖心下转不能决。一连过了两日，并无计策，只得听有方所言，传令倾寨之兵，直攻洛阳。

忽然龙骧大将军符登进营来报道："王弥不知几时移营下关，立下十个大营，接连数十余里，雄壮异常。"有方见说，心下甚喜，便不等符登说完（见事了了），接口道："既然如此，破之易矣。"弘祖道："军师何计破之？"有方道："包原险阻，兵家大忌。元帅不闻陆伯言破刘先主乎？数百里营寨，一旦尽成灰烬，先主奔逃白帝城，仅以身免。今若亦以火攻之，此必胜之策也。"正是：

有方算得火攻妙，只恐冰城未可攻。

刘弘祖听得有方之言，大以为然，忙传令不要起兵打洛阳，且去破了王弥，另行决策。传令未毕，符登大叫道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弘祖忙问道：“为何不可？将军莫非惧怕他么？”符登道：“非是怕他，只恐火攻无效，徒劳将士。”弘祖道：“他木栅相连，以火攻之，正如破竹，靡不烧灭，为何无效？”符登道：“木栅自然易破，但他木栅竟成了一带冰城，攻之实难。”弘祖道：“什么冰城？”符登道：“他那一带木栅之外，尽是堆叠的白雪，足有八尺的高，三尺的厚，竟将木栅冻定，数十营寨，就如天造就的白玉城一般，且坚且滑，人不能近，又何用其火攻哉？”弘祖听罢，骇然道：“这几日并不曾下雪，何为有此怪事？”有方道：“此必是王弥与蒲洪的妖法所致，将白雪困冻寨栅，使火攻不得入耳。”

弘祖道：“似此当何以破之？”有方道：“且同元帅去看他如何布摆，再作道理。”

弘祖依言，即时披挂端正，坐了乌龙骓，同有方、石季龙、慕容廆四骑人马，出了大营，竟出晋营左右观看。果然白漫漫，一望都是冰冻成的营寨，雪光照彻，耀人眼目。有方见了，暗暗喝采。只有弘祖闷闷不已，说道：“如此隆冬天气，冰雪正盛，更兼那王弥倚恃妖术，此冰何时可解，此寨何时破得？”有方道：“少不得要用计破他，今且自回营中去，恐怕王弥知道，引兵来追，我等单骑在此，未免为其所挫。”弘祖依言，勒回坐骑就走。

忽听一声炮响，西北方冲出一彪军来，为首一将却是前军大将蒲洪，截住去路，大叫道：“刘弘祖，为何偷看我营？已被吾算定，当就擒于此，快快下马受缚，免动干戈。”弘祖见说，心下却慌，对有方道：“我等此行，殊为失计。今被他截住去路，如何是好？”有方道：“不妨，我当居先，元帅与石将军等但随我后，自然脱离此困。”说罢，拍着神驼，提了青锋宝剑，杀上前来。蒲洪认得是侯有方，有法术的，便将军马一字排开，等他四人冲入围中，遂将手中兵器一挥，竟把有方、弘祖一行人团团围住，更不放一些渗漏。正是：

未破军营，先遭围困。弘祖当灾，有方失计。这个蒲洪，忒也厌气。

有方等围在军中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有方正要作法脱身，只见喊声大起，杀将入来，蒲洪的军马纷纷退去。弘祖看竟不知是何处救兵来到，心下甚喜，招动石季龙等乘势杀出围来。

只见前面一员女将，手提方天戟，扬威耀武，赶着蒲洪厮杀。弘祖仔细一认，原来是夫人梦月乌小姐。弘祖忙叫石季龙、慕容廆上前助战。二人得令，便杀上前来。蒲洪见势头来得勇猛，不敢恋战，虚拖一刀，败阵而走。梦月见蒲洪败阵，遂收兵来见弘祖。弘祖谢道："若非夫人来救，我等几乎不保，夫人之功，诚难以报。"梦月道："王弥那斯诡诈百出，妾恐元帅不带兵众，必为王弥所困，是以引兵前来，不想果不出我所料。"说罢，五个人一齐回营。

弘祖一心要捉了王弥，引兵归朝，以救晋阳之急，就与有方算计破营之策。只见从人来报："晋阳又差御史中丞贺玉容在营外，要见元帅说话。"弘祖道："此必是闻人彦危困晋阳，城中甚急，来此撤吾兵回救的了。"即忙出营接见。相见已毕，问其来意。贺玉容道："自陆丞相与拓跋将军行后，闻人彦引大军来攻雁门关，被稽军师用火攻之计，烧败了他一阵，次日复领兵来攻，遣贼将李翯诈降，赵王一时被他所愚，里应外合，竟破了关隘，长驱竟到晋昌，攻打甚急，旦夕不保。赵王特差下官前来，请元帅作速回兵，先救晋昌，然后再引兵来破洛阳。"弘祖沉吟道："功已将成，弃之而去，岂不可惜？"对贺玉容道："我有个道理在此。"贺玉容道："却是如何？"刘弘祖道："我这里雄兵二十馀万，勇将甚多，莫若分一半去救晋阳，一半在此破洛阳，庶几可保无虞。"贺玉容道："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乞元帅作速分兵。"弘祖依言，既传令众将都到帐前，弘祖即传令分兵十万，勇将五员，前去晋阳助稽军师破贼。正是：

一寇未除一寇发，将军战马路途遥。

你说五员勇将是谁？却是：

一员前军大元帅石宏。

一员右军大元帅呼延晏。

一员行军副元帅乌桓。

一员积努将军崔宾佐。

一员前将军桐凌霄。

分拨已定，令将军马分作六队，五员大将居前，后一队却是丞相陆

静，大将拓跋珪与御史中丞贺玉容，刻时别了刘弘祖，大军竟渡黄河，望晋阳而进。所过郡邑，俱有守将供给粮食，犒赏三军，不在话下。

那弘祖既分了兵将。即便移文汲郡，调取姚仲弋回来军前听用。又取俞魁、俞季、俞仲那枝步军，安营渑池县城外，以充调遣。弘祖分拨定了，对侯有方道："晋阳闻人彦果是心腹之疾！虽分兵前去，未知如何。我等久屯兵于此，军粮浩大，甚非长久之策。且两处出师，难于支持，军师有何妙计，破了王弥，取了洛阳，引兵归朝，少舒赵王之忧，亦人臣之义也。"有方道："元帅之言，足贯金石。只是目下隆冬天气，冰坚水涸，与他力战，有损无益。须迟延一二月，到来年开春，东风解冻，那时出战，事无不胜矣。"

弘祖见说，默然不语，迟了半晌，说道："在此停留不打紧，只怕晋阳有失，那时进退无据，必遗主上之忧，将如之何？"有方道："吾料闻人彦虽然勇猛，必无能为，不久自当剿灭，元帅不必忧心。"弘祖道："军师何以见之？"有方道"以乌合之众，敌全省之兵，一不胜也；彼有勇者，不过李暠、沮渠蒙逊数人而已，我猛将十队，以数人而敌十队，二不胜也；彼以山为巢穴，而我建都已定，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，以流寇而敌守土之兵，三不胜也；彼之粮草，专恃劫掠，而我转输不匮，四不胜也；彼众虽多，不过十万，而我今晋阳之兵何止数十万，以寡敌众，五不胜也。且以天时人事观之，晋室将圮，中原逐鹿，而赵王独拥强兵百万，豪杰之士，辐凑而至，必非无所成者。天之所启，谁能败之？是以知闻人彦虽勇，必无成功。"弘祖大喜道："听军师所言，使人成败之理晓然，我无忧矣。"

有方道："虽是如此说，还有一件。"弘祖道："更有何事？"有方道："我夜观天象，见颗将星在朔方分野，闪闪烁烁，光明逼人，正应在闻人彦、李暠、沮渠蒙逊这三人身上，不久必为赵家臣子，后来成功之后，分茅赐土，当王于朔方，此天意已定，不可强也。"弘祖道："军师既知此三人有南面之分，如吾辈者当何等结局？"侯有方笑道："元帅的结局，比三人更是不同，且不独元帅（几先之券，如观黑白），诸将中多有非常之士在内，但天机秘密，未可泄漏，元帅但记今日之言，日后验之，知非孟浪也。"弘祖道："军师乃是异人，岂有谬言。但为臣子者，不可因是而萌异心（与孟德身分不同），纵天命有在，亦当鞠躬尽瘁，俟其自至而已。"有方道："愈见元帅忠义之心，非常人所可及也。"两个说得投机，弘祖便令军中置酒，与有方众将等传杯畅饮。

饮酒中间，弘祖又问道：“吾等众将，军师既知之审矣，彼晋室之事，军师以为何如？”有方道：“晋室之事，虽未可逆料，然以天象观之，中原虽非晋有，正统还未遽绝，止当偏安一隅耳。”弘祖道：“彼之将帅何如？”有方道：“王弥不过将帅之器，不足为异。彼军中蒲洪与赫连勃勃，将来功业不在元帅之下，未可限量。然总之分茅祚土，俱不出赵王之手、元帅之命。”弘祖见说，沉吟了半晌，忽然想起前日熊耳山壁上四句诗（极得回环映带之妙），正与有方之言暗合，心下暗暗惊骇，随又问道：“然则王弥等终之归降我乎？”有方道：“天道虽是如此，人事却难逆料，但当尽攻击之术，令彼心服，自然归降，此外不必论也。”弘祖道：“斯言正合吾意。”说罢，便斟一大杯递与有方道：“今日聆军师许多妙论，无以为敬，军师可满饮一杯。”有方并不推辞，接到手中，一饮而尽，也回一杯与弘祖，弘祖也饮干了。在座的诸将，俱各开怀畅饮，直饮至月斜斗柄，露滴花梢，方才各散。正是：

且饮杯中物，宁知阃外谋。

相看同一醉，鼙鼓未全休。

毕竟不知弘祖等饮酒之后，几时破敌？要知详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侯军师智服王弥

话说刘弘祖与侯有方及诸将等欢呼畅饮，直至月转花梢，谯楼更尽，方始各归寝帐。自此果然依了有方，停兵息战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开春，东风解冻，百草萌芽，弘祖便与有方商议道：“目今已是开春，冰消冻解，不知军师用何良策可以破他？”有方道：“破是不难，但数十里营寨，非一战可平，须是缓缓图之。”弘祖道，“我等自出兵以来，上托主上洪福，下赖军师之智，诸将之力，连得了几个大郡，所向无前，不料遇此王弥，反迁延许多日子。我等耽搁在此，军粮浩大，甚非善策，况稽军师处未知胜负何如，洛阳何时可破？”说罢，不觉神情惨淡，闷闷不悦。有方道：“元帅且请宽心，不须烦恼，明日且令一将出去挑战，看是如何，然后吾自有法。”弘祖依言不题。

却说王弥用法将连营冻住，赵兵不能来攻，自为得计，暗暗欢喜。不觉过了残年，孟春将至，王弥便与蒲洪、赫连勃勃等商量道：“前日用此冰冻之法，赵兵果然不来攻打，但是目今春气已透，冰城定然消解，刘弘祖乘势引兵杀来，将如之何？”赫连勃勃道：“我闻得他晋阳强寇紧急，已曾分兵一半应敌去了，所存此者仅一半耳。他若引兵前来，小将却尽平生之力，先杀他一阵，使彼不敢正视我等。”蒲洪道：“不然，彼军虽然分去一半，刘弘祖深于用兵，侯有方智略百出，手下勇将不知多少，只据前日那员女将，足有万夫不当之勇（说起女将，男子未有不怕者），谁人敢近得他？目下若与他战，徒损将士。依小将愚见，不如坚守，彼既战不能，退又不可，那时坐老王师，军粮两尽，彼必渡河归去，然后却以重兵追之，必全胜矣。不审元帅以为何如？”王弥听说，连连点首道：“蒲将军所言，甚是有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然听得炮响连天，鼓声震地，连忙使人探看。只见不多时来回报说道：“赵将慕容廆引兵三千前来讨战，乞元帅定夺。”那王弥因听了蒲洪之言，拿定主意，分付各营紧闭寨栅，军士不许妄动，如有妄动者，定依军法，诸将不敢违令，并无一个出去接战。

且说那慕容廆引了兵马，摇旗擂鼓，杀奔前来，只见晋营紧闭，并

无一人出来应敌，由着慕容廆百般呼喝。看看日落西山，全无一毫动静，慕容廆心下十分焦躁，却又无法可施。又见天色晚了，只得引兵回入营中来见弘祖，说道：“小将引兵前去讨战，只见晋寨紧闭，并无一人出来接战，不知为何缘故？”弘祖见说，便令从人请侯军师商议。不多时有方出来，弘祖便将慕容廆出去挑战，晋营紧闭、无人应敌之事，对有方细细说了一遍。有方笑道：“这是王弥之计，坚守不出者，欲使吾军坐疲，粮食不给（如烛照然），那时渡河归去，必以大兵追逐，希图全胜。如此伎俩，岂能困我哉？元帅明日多差几将出去骂阵，看他如何，再作理会。”

果然到了明日，弘祖便令符登同慕容廆引兵一万，直抵晋寨，将王弥三代揭起，百般污骂，晋兵只是不出。三人无奈，只得引兵回营。见了弘祖，将前事说了一遍。弘祖道：“若此如之奈何？”次日，亲自修书一封，并一小盒，盒内藏妇人红裳鬏髻，差步军总管俞魁前去送与王弥。俞魁得令，竟望晋寨而来。守军报与王弥，王弥传令叫他进来，俞魁将书递与从人，又取小盒献上。王弥将书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某闻豪杰襟怀，自是轰轰烈烈。今君身居帅职，统领王师，自当猛力争功，使吾军望风而靡，方显英雄之作用。何乃坚闭寨栅，作妾妇守深闺之态，实是可耻，窃为君不取也。

力勇则鼓行而决战，力怯则纳地而归降；惟此二者，君其图之。

王弥览毕，又见小盒内放着妇人鬏髻、衣服，便拍案大怒道：“无知贼子，视我为妇人！”喝令武士将俞魁推出斩首。那俞魁是有法术的，那里怕他杀，竟化一道红光，自回本营去了。军士回报王弥说道：“方才那员将官推去斩首，忽然化作红光逃走去了。”王弥听了，不胜惊讶。傍边转出陶侃、桓彝说道：“元帅乃堂堂天朝臣子，岂受贼人如此耻辱，明日小将等情愿引兵出营，决一死战。”王弥道：“彼辱我者，正欲激我出战耳，安可因一时之忿而坏大事？吾胸中自有主见，汝等不必多言。”二将见说，退出帐外去了。

且说那俞魁化作红光，逃回本寨，见了弘祖，将前事从头告诉一遍，弘祖不胜大怒，便与有方商议道：“这厮如此奸恶，我写书去激他，竟按兵不动，反把下书人斩首，若不是俞总管用法逃回，几乎被他害了性命，岂不可恨！自今再用何策去制他？”有方道：“元帅不必性急，彼既按兵不动，吾兵也不必出去挑战，且再消停一二日，假作粮尽，军士

溃乱，那时只做整装渡河，却将兵马四下埋伏定了，他必尽起大军前来追赶，然后再令一彪人马暗暗抄在晋兵背后，将他营寨放火烧灭，使他进退无路，定然被我所擒。”弘祖听说，心下甚喜，即传诸将暂且休兵，一面叫人暗暗分付王子春，叫他不要运粮草来；一面分付众将如此这般，做些饥荒模样，要使晋兵知道。正是：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

不过一日，早有细作报入晋营，说道："赵兵这几日连向村坊人家劫掠牛羊，及地上所植瓜菜，俱不留剩，不知却是为何？"王弥听说，又问道："这几日曾见他将官运粮么？"细作回报道："并无什么将官运粮。"王弥心下暗暗欢喜，就日日将人探听赵兵消息。过了数日，又有人报说赵兵牵数匹病马在河边开剥，又有数十军士去村落中打掠柴火，一个个愁容怨貌，口出畔言。王弥见说，便暗想道：必是他晋阳紧急，无人赍粮饷来，所以如此。心中十分欢喜，不在话下。

再表弘祖与有方自那日商议定了，不觉光阴又过两月。有方便对弘祖说道："伏兵之计，今要行矣，不则只管迁延日子，使彼得志。"弘祖听说甚喜，传令大小三军都至帐前，听有方调遣。

不一时，诸将俱到，有方便唤慕容廆、姚仲弋、李雄、符登四将近前分付道："汝等各引精兵五千，四散伏下，俱要黑夜衔枚疾走，不可令晋兵知之，但听空中有画角声（伏句），即引兵杀出，然不可伤他性命。"四人领计去了。有方又唤段琨近前道："吾闻此间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官塘大路，一条是幽僻小路，汝亦引兵五千，伏于小路，再令小军放把烟火，王弥若见，定然打从这条路来。"

段方山道："他若看见烟火，知道有兵埋伏，如何肯从这条路来？"有方笑道："汝岂不闻兵法云，虚则实，实则虚乎？只管放心前去，吾自有法拿他。"方山会意，领兵而去。

有方又唤步军总管俞魁、俞仲、俞季兄弟三人，一齐分付道："汝等各引本部步军，俱带硫黄干柴、火弓药箭，暗暗抄在晋兵背后，将营寨烧灭，算作头功。"三俞领计而去。有方又对弘祖道："诸处俱已停当，自去准备，中路还缺一人，非夫人不可，不识元帅肯从顺否？"弘祖道："军师有令，敢不听从。但是，女将不便黑夜就去，须到明日五更。"有方道："这个自然。"（夫人不便黑夜与别人打仗耳，却不割舍黑

夜去打仗也，呵呵）又唤几个老弱军士来分付道：“汝等可打着包裹，故意在外扬言说晋阳强寇紧急，赵王有敕，令军马速回，我等又要受些劳苦。晋兵知之，必然深信。”众军领计去讫。有方自同弘祖退入后营。正是：

准备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

到了明日，这几个军士俱各打拴包裹，依着有方分付的言语在外扬言，果然晋兵报与王弥，王弥犹恐未真，便差哨马前去探听，不多时来回报说道：“果然赵兵尽去，并无一骑留存。”王弥见说，喜之不尽，以手加额曰：“此天佑吾成功也。”随传号令，尽起大军，分兵如雁翼相似，左有蒲洪，右有赫连勃勃，王弥自己却在中央，离了营寨，杀奔前来，势如山倒。一个个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

行不上数里，早见前面尘土飞扬，十馀万军马，浩浩荡荡望前而去。背后一人，纶巾羽服，骑着神驼，慢慢随行，王弥一见，料是赵兵，又且认得神驼之上是侯有方，便大呼众将道：“此时不追上去，更待何时！”众人听说，一个个抖擞精神，追上前来。正是：

饶他走向大罗天，马足腾云须赶上。

看看赶上，王弥便令军众围将拢来，各持兵器，正要动手，只见侯有方将身一耸，连着坐骑腾空而起。可也作怪，十馀万兵马，并不见有一个影子。你道为何？原来这些兵马，都是有方假变的（真好伎俩，亦齐天小圣矣），所以寂然不见。王弥一见，大吃一惊，向众人说道：“方才明明看见许多军马，如何转眼便不见了？”众人俱各面面相觑，抬头看见有方还停在空中，袖中取出画角，连吹几次，其声清亮（应前空中画角），闻于四远。王弥知道意思不妙，连忙招呼众将勒转马头，复回本路。

正走之间，忽听一声炮响，金鼓齐鸣，王弥不觉大惊失色道：“不好了，中贼人之计了！”言之未已，只见满山遍野都是伏兵，为首四员大将，却是慕容廆与符登、李雄、姚仲弋，勒马横鞭，齐齐截于路口，厉声喝道：“王弥匹夫休走，我等在此！”晋兵队里早撞出贺循、桓谦、桓彝、庾翼，各持兵器，敌住四人，这场大杀，真是好看。但见：

阴风惨惨，尘土纷纷。军发喊，愁云暗暗；马嘶杀，日月昏昏。剑戟如林，顷刻间追人魂魄；枪刀密布，直杀得鬼哭神惊。这里的怒冲

冲，却似鲛鱼跃海，一念要扶晋室；那边的恶狠狠，势如猛虎搜山，立心要报赵君。正是将军不是闲争战，各为王家定太平。

八员猛将混战多时，赵将慕容廆杀得性起，提起金锏，向桓彝照头打来，桓彝将身一闪。不想打中左肩，勒马负痛而逃。庾翼又被符登一枪，刺中马首，几乎跌下马来，却得桓谦并力救去。贺循见他三个都败，也就不敢再战，杀条血路，竟自逃生。

慕容廆等因有方分付不可伤他性命，故此不去追赶。又见路上弃却许多衣甲马匹，俱令军士搬取回营。

却说王弥与众将杀出重围，行了数里，方才喘息稍定，回顾兵马，少却一半，心下十分悔恨，便勒住马，与诸将商议道："吾闻此间有两条路可以回营，如今打从那一条路去好？"众人未及回答，只觅西北角上一缕青烟，冉冉而起，王弥看了道："就打从这条路去罢。"蒲洪与赫连勃勃说道："青烟起处必有伏兵，元帅如何到要从这条路去？"王弥道："你二位深知兵法，岂不闻虚虚实实乎？刘弘祖那厮，诡诈百出，他将雄兵伏于大路，又使军士在小路放把青烟，使吾见之惧有埋伏，定然不敢从小路去，此是他用兵之法。吾前面失计，遭此大败（倒还要借重），今一之已甚，岂可再乎？"便纵马加鞭，望西而进。诸将不敢违拗，一齐拍马随行。

不曾走得一二里路，又听得连珠炮响，金鼓震天，王弥与众将听得，俱各面如土色。只见当先一面红旗，上书"后军大元帅段"六个大字。旗过处，一员猛将，身骑赤骥，手执毕燕锤，横于路口，仰天大笑道："军师神算，果然不差。"便大喝道："王弥还不下马投降，待往何处去？"王弥听说，不胜大怒，指挥军士杀上前来。方山便将军马排开，将晋兵围在垓心。王弥等左冲右撞，那里杀得出来？有诗为证：

赫连勃勃与蒲洪，更有王弥机巧同。

可惜三人多作用，一朝围困赵兵中。

晋兵围在垓心，却被方山止东杀西，止南杀北，自相践踏者又不知多少。王弥与蒲洪、赫连勃勃三个人舍命杀出重围，方山也就假放手，脱让他自去。

三人带领残兵脱了虎口，行向前来，再望不见营寨。但见前面红烟

滚滚，馀火尚然未息。王弥已知营寨被赵兵烧灭，便顿足道：“如今却从何处去好？”蒲洪道：“只好原归硖石关，再作区处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然冲出一枝步军，为首乃是总管俞魁，手执开山斧，向王弥劈面砍来，大骂道：“无知匹夫，你前日会得杀我，今日营寨已被我烧毁，待往那里去？”三人心慌，拍马便走。俞魁亦不来赶，自同两个兄弟回营报功去了。

不知王弥此日还有何事，览者要知其详，须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汜水关顾明殉节

说这王弥被俞魁烧了营寨，三人无奈，只得竟望硖石关来。慌忙急乱，行了好些路途，只见前面一对绣旗飘飘扬扬，似进不进，王弥一见，失惊道："难道此处又有伏兵？"（猜得着）蒲洪一看，说道："若是敌兵，应该鸣鼓发炮，如何幽幽寂寂，屯在此间？莫不是关中将士，知我等战败，引兵来接？"众人正犹豫间，忽见绣旗开处，无数军马杀奔前来，当先一员女将，身骑五花骢，手执方天戟，三人一见，惊得魂不附体，仔细将那女将一看，但见：

蝉鬟金钗双压，凤鞋宝镫斜踏，龙鳞细甲衬红纱，绣带柳腰如画。

金戟把雄兵乱刺，银锤将猛将生拿。娇姿丽质赛名花，小梦月当先出马。

那梦月便将军马一字儿排开，高声喝道；"王弥还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？"那蒲洪是晓得梦月手段，那里还敢向前？拨转坐骑，觅路逃生。王弥与赫连勃勃虽说勇猛，却是战了这一日，又饥又倦，如何支架得来？略斗数合，也就放马落荒而走。梦月追了一程，回转身来，见数千晋兵尚在背后，便勒住马，提起方天戟，厉声喝道："汝等众军若肯投降，免汝一死，如若不然，叫你一个个粉身碎骨。"众兵一齐嚎哭道："我等若蒙夫人不杀，情愿投降。"梦月见说，心中甚喜，即时鸣金收军回寨。

再说王弥与赫连勃勃行了多时，方才赶着蒲洪，一同望前进发。行到一个所在，却像是个天尽头处，面前一座高山，并无出路。三人惊得手足无措。王弥坐于马上，拔刀在手，仰天长叹，对二人说道："我自离洛阳，不曾据半寸功劳，反致丧师失地，欲再兴师，并无片甲，归朝待罪，定受极刑。两位将军乃当今豪杰，何天不可高飞。吾死之后。可将吾首级献与刘弘祖，得他重用，也可立身扬名，何必拘拘于此！"说罢便欲自刎。二将抵死夺住，开慰道："元帅雄才盖世，偶因失计，遭此大败，岂可因一时之困，丧有用之躯？且走上山，看有人过往，问条出路，再作道理。"王弥闻言，思想一会，只得三人一齐下马，步上山来。

但见林木青葱，奇峰相对，一轮明月当空，却是没人来往。三人只

得趁着月光，又走几步，看看来到半山中，只见一个亭子上面，坐着一个婆婆，两傍坐下两个少年（看来绝处逢生，坯恐非也），正在那里玩月。王弥走近前来说道：“借问一声，此山是何地名，打从那里走去，方是出路？相烦指引则个。”那婆婆便立起身来，笑嘻嘻的回复说道：“这山叫做卧云山，若问出路，还要翻过两重峻岭哩！我家茅舍就在这亭子背后，三位将军今晚不如在我家歇了，明日叫儿子相送下山，却不是好？”三人见说，十分感谢。那婆又道：“众位将军且在这亭子内暂坐一坐，待老身到屋里去洒扫停当，暖壶淡酒，却来相请。”三人答道：“得蒙留宿，已是感激不尽，若再费心，何以克当！”婆婆道：“山野人家无物款待，将军休要见怪。”说罢，自同两个儿子转人亭后去了。

三人走进亭内，只见并无别物，止得三个铁丝座子，王弥便去上面坐下，二将坐于两边。坐了一会，不见那婆婆来请，便要立起身来往外探看，不想一步也走不动，却像被人捆定的一般。

三个一齐嚷将起来（此乃幻境耳）道：“不好了，这是怎么说？方才那母子三人，难道是个妖怪？”再抬头一看，亭子也没有了，山也不见了（幻极，妙极，西游不足专美），身子却坐于铁丝筐内，挂于三根旗竿之上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摇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。

三将大惊无措，猛听得弦索之声，垂头向下一看，只见左边坐着一个红袍金冠，美如冠玉；右边坐着一个纶巾羽服，貌若仙翁，相对饮酒，两边歌童在那里弹唱歇词。你道这是甚么所在？原来有方要伏王弥，用这六甲遁法，将他三个捆住，吊于旗竿之上。其时初夏天气，月色甚明，有方故意叫人将筵席排于营门之外，对着旗竿，与弘祖饮酒取乐，要使王弥心服。那王弥望将下来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忍不住叫道：“那下边的尊官，用何良策救救我等。”只见那纶巾羽服的拍手笑道：“王将军又没人请你，你如何自来？我非他人，乃侯有方是也！这个就是主帅刘元海。你若肯投降，我自有法放你下来；若是不肯，我将乱箭送你动身。”

三人到此地位，也都硬挣不来，便一齐说道：“若蒙不弃，情愿归降。”有方听了，便将宝剑一指，只见三个筐篮冉冉而下。弘祖连忙出位亲解其缚，请入帐中，向三人说道：“久闻将军英才盖世，今日归降，实为万幸。”便令大排绮筵，一来与他三人压惊，二来与诸将贺功。不一时

酒席完备，大家依次坐下。王弥见弘祖仁慈慷慨，诸将尽皆和气，心下甚喜，也就欢然畅饮。有诗为证：

将军酣晏夜深沉，击鼓高歌啸月明。

今日群豪同聚饮，他年南面共称尊。

饮酒之间，弘祖又与王弥说些兵法，两个甚觉投机，直至更尽，方才安寝，一宿不提。

到了明日，弘祖升帐，封王弥为行军正元帅，蒲洪为冠军大将军，赫连勃勃为车骑大将军，三人大喜。正在那里商议军事，只见守营将校报道：“营外有两个将官，要来拜见。”弘祖道：“教他进来。”二将进来，王弥却认得是桓彝、庾翼，便惊问道：“你二人从何处来？”二人答道：“小将等自被战败，四散奔逃，乱军中又失散了桓谦、卞壶，至今不知生死。昨日奔至硖石关，歇了一宿，今早起来，不见了副使陶侃及贺循、庾开山，亦都不知去向。”王弥便接口说道：“陶侃、贺循素有归隐之意，此行定返家乡。你二人此来，意欲何为？”二人说道：“我等进退无门，身无归处，今知元帅在此，特地前来一同归顺。”王弥说与弘祖，弘祖不胜之喜，连忙接入，优礼相待，权封为大将军，候出战有功，再行升赏。

且说王弥请了弘祖，点起兵马同入陕州，守将看见，只得开门放入。弘祖随即出榜安民，检点了府库图籍，便令桓彝守硖石关，庾翼却守陕城。分拨已定，一面商议进兵，一面写下表章，差王浚星夜至晋阳献捷，并探闻人彦胜败何如。王浚得令，赍了表章，竟望晋阳而来，不消细说。

再表那五员猛将，带领十万雄兵，自渑池县起身，晓行夜宿，到了晋昌，会同稽德，引兵力剿闻人彦。闻人彦虽说勇猛，终是兵微将寡，如何抵敌得来？屡战屡败，不上半年，已经收服。朝廷封闻人彦为威勇大将军，李暠、沮渠蒙逊俱封八部先锋，因而晋阳乎复如初。这日正在殿上开晏庆功，恰好弘祖捷书又到，赵王一见，喜之不尽。正是：

天宇正开麟阁宴，捷书又奏未央宫。

说这赵王知刘弘祖收伏王弥，得了陕州，心下大喜，即时传旨，发出粮饷二百万，令两处兵马，一齐进发，至洛阳界口取齐，重赏王浚。

王浚随即出朝，飞身上马，复回陕州。见了弘祖，从头告诉说道：“闻人彦今已归降，赵王见了元帅捷书，十分大喜，慰劳再致。今发粮饷百万，令军马起程。至洛阳界口取齐。”弘祖见说，十分欢喜。即传号令大小三军，俱各束装，拣选良时，拔寨起行。将兵马分作三队，第一队是慕容廆、姚仲弋、赫连勃勃、符登；第二队是刘弘祖、侯有方、王弥、蒲洪、段琨、李雄；第三队是俞魁、俞仲、俞季、王浚。王子春仍管运粮。十馀万兵马扬威耀武，行向前来，一个个人强马壮，如天神相似，路上行来真好看。正是：

马是永和川里马，军是关西五路军。

又有一首数目词，道那路上光景：

十里长亭如屈指，九重天上鸟飞鸣。八河舡只安兵马，七千州县尽知闻。

五官六府都经过，四海三江尽渡兵。两国相征何日定，一天杀气满乾坤。

弘祖大兵一路上并不扰害居民，所过府县，不战而降，势如破竹，长驱而来，直抵汜水关。弘祖即令离关十里，将军马屯扎，待破了关，然后再行。随同众将，那个敢去先见头阵，只见冠军大将军蒲洪出位说道：“小将自从投顺以来，不曾效半寸之功，今日愿为头阵，去破此关。”弘祖见说，心下甚喜，说道；“既蒲将军肯去，自无不胜。”蒲洪即时披挂端正，骑了白马，提着大刀，点兵三千，直抵关下。

守关军士报知顾明，顾明即集众将商议道：“赵兵逼近关前，当用何策退之？”只见副将张涌说道：“彼军初到，吾等未知虚实，且待小将出去见阵一番，看是如何，再作理会。”顾明点头称善。张涌即时结束，点起精兵五百，开关迎敌。两下相见，各通了姓名，放开战马，各逞英雄。斗了五十馀合，张涌看看气力少减，勒马奔逃，蒲洪不舍，紧紧赶来，张涌只得回身，勉强又战了数合，却被蒲洪看中，一刀砍来，张涌闪避不及，死于马下，残兵各自逃生。蒲洪胜了一阵，掌鼓回营。

且说那些残兵回入关中，报知顾明说道：“张涌已被赵兵杀死。”顾明见说，不胜大惊。忽见右将军林高开口说道：“刘弘祖兵势甚强，若与对垒，徒损兵粮。莫若坚守一、二月，看其动静，再行区处。”顾明依言，分付众军严守关隘。

且说刘弘祖明日又令蒲洪引兵来至关前挑战，只见关门紧闭，并无一将出来，蒲洪只得引兵回营。一连几日，只是如此，弘祖心下甚是烦恼，随与有方商议。有方道：“元帅宽心，凭他怎的，数日之间，这关定然属我。”弘祖便问；“计将安出？“有方便向弘祖耳边说了些甚么言语，弘祖甚喜，即时密唤王子春近前，分付如此如此，王子春得令，自去准备。

且说顾明听了林高之言，谨守关栅。这日正坐堂上，只见一个军士走来禀道：“关外一个将官，却是不穿衣甲，背后随着数十辆粮车，说道要来拜投元帅，不知却是为何？”顾明见说，沉吟了半响，说道：“只恐其中有诈，待我亲上关楼，看取明白，然后放他进来。”说罢，起身竟至关上。举目一看，只见一个将官，果是不穿衣甲，手中并无兵器，徒步而来，立于关下，背后数十辆粮车，幽幽寂寂的歇在那里。顾明看得明白，方才放心，随即开关放他人来（顾明愚蠢至此），一面令军士出去搬取粮草。只见那将官来至堂下，拜伏于地，说道：“小将姓王名子春，刘弘祖麾下运粮军官，奈弘祖赏罚不明，将小将百般凌辱，故此弃暗投明，谨将粮米五万斛为贽见之礼。若得元帅收留，情愿执鞭随镫。”顾明见说，更不疑心，便令从人扶起，坐于堂上，随令排酒相待。顾明又问弘祖军中虚实，王子春道：“弘祖虽善于用兵，也只是虚张声势，况他是少年生性，随军又有夫人，凡事脱略，不甚紧密，夜间诸将俱备沉醉而睡（数事皆足致败），元帅若引大兵前去劫寨，彼处决无准备，必获全胜。小将愿为引导，以算进见之功。”顾明见说，不胜之喜，说道：“若得成功，我当奏闻主上重加封爵，必不相负。”王子春随即拜谢。

当下顾明将关中将士尽数点起，人尽衔枚，马皆嚼勒，令王子春为前队。到了三更时分，一齐杀出关来，竟抵赵寨，杀入中军。但见空空一个寨子，兵马一些不见。顾明已知中计，回身便走。只听见一声炮响，无数兵马从四下杀来，顾明与众将俱各手足无措，且战且走。看看到了关下，便叫军士开关。只见关上竖起赵国旗号，一将立于上面，高声说道：“我段方山奉刘元帅之令，已取关了。你若知事，早早投降。”顾明看见关隘已失，即时仰天大声说道：“吾自误中奸计，罢了！罢了！”随拔佩剑刎于马下。正是：

汜水关前来尽节，英风凛凛表忠魂。

当下众将见主将身死，俱备四散奔逃。随后弘祖大兵已到，段琨即来迎接入关。弘祖竟入帅府坐下，一面出榜安抚百姓，一面将仓库、地

图，一一看阅明白，重赏王子春。到明日留姚仲弋守关，尽起大军，望前而进。

毕竟不知几时得会稽德副军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洛阳城太宰兴兵

却说弘祖得汜水关，留下姚仲弋看守，随起大军往前进发。行了多日，看看来到洛阳界口，即令扎下大营，候稽德到来，一同攻城。

按下一头，再说一处。且说稽德自那日领了粮饷，辞别赵王，即时点起雄兵十万，猛将一十二员，也将兵马分作三队：第一队是呼延晏、桐凌霄、闻人彦、沮渠蒙逊；中队是稽德、袁玉銮、陆松庵、石宏；第三队乌桓、李矞、崔宾佐、拓跋珪。一路上剑戟如林，旌旗飘闪，所过地方秋毫无犯。逢山乘马，遇水登舟。行了多时，来到一个所在，却是一条大河，地名叫做通天河。众人举目一看，并无舟只往来，稽德便令军士叠桥过渡。众军听说，一齐动手搬运石块。

正欲砌桥。只见河中起一阵怪风，将乱石吹起，望着军士没头没脑的打将过来（波澜妙绝）。众人吃了一惊，正不知是甚么缘故？随后又是一阵黑风，河当中卷起一个人来，身上穿一件红不红、白不白的战袍，头上戴一顶三尖帽子，手执两把尖刀，恶狠狠的向众人乱砍将来。众人抵敌不住，奔走回来，禀知稽德。稽德说道："这又奇了！从河内跳出来的，定然是个水怪，谁人敢去擒他？"

只见桐凌霄与呼延晏二人出位说道："我二人愿去拿他。"稽德依允。二人随即结束了，各持兵器，跨上坐骑，来至河口。只见那个怪物在那里寻人厮杀，二将一见，不胜大怒，即持兵器杀近前来，喝骂道："你是甚么妖怪？如此无礼？"那怪更不答话，提了双刀，只管杀来，并无一些惧怯。战了多时，那怪力怯，即便跳入河内，死也不出来了。及到那众军搭桥，他却在河中万千作横，弄得众人没法，一齐回见稽德，备细告诉一遍。稽德道："若是如此，怎生过得此河？"

正欲寻思计策，陆松庵道："等我出去见一阵看。"稽德未及回答，只见司徒袁玉銮慢慢地走将出来，说道："不须右丞相去得，我有一计在此。"稽德与松庵便问："有何计策？"玉銮笑着说道："我前番因责犒赏至刘元帅处，值他正与司马觐交兵，有一郝鱼十分勇猛，众将正难伏他，被我识破玄虚，将他放伏，那知却是一个老大的黑鱼，至今带在军中。不若放他出来，擒那怪物，以水怪而伏水怪，岂有不胜之理。"稽德

听罢，甚是欢喜。

玉銮使将黑鱼取出，随将法水一喷，将他头上镇符揭去。只见那黑鱼将头摇了几摇，登时变作一员大将，手持狼牙棍，跳上乌骓马，且是威风凛凛，竟望河口杀奔而来。那怪看见是他一流之物，即时抖擞神威，杀上前来。两个在河口一来一往，战了多时。那怪刀法看看散乱，却被黑鱼看得清切，一狼牙棍打倒在地，原来却是一只大虾。那黑鱼既打死了虾精，他便复了本形，跳入河内，跃了几跃，登时化作黑龙，腾空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黑鱼跃跃入河津，遍体鳞鳞锦色新。

卷起波中千汲浪，一声雷震化龙形。

当下众人见黑鱼化龙飞去，急走回来报知稽德。稽德与玉銮俱各惊讶。随令众军作速叠桥，不上几个时辰，桥已搭就，大军一齐渡河。一路上登山渡水，夜住晓行，不一日已到了洛阳界口。却不晓得弘祖兵马屯于何处？正欲差人探听，只见前面一个将官身骑快马，飞奔而来，见了稽德，慌忙下马，拜于地下，说道："小将奉刘元帅之令，在此等候多时。"稽德抬头一看，却是巡哨游击王浚，便喜动颜色问道："刘元帅到此有几时了？见今兵马屯于何处？"王浚回道："到此已有半月，今在五里松扎下大营，专等军师兵到，一同商议攻城。"稽德听罢，就令王浚引导，招动兵马，同入大寨。王浚把马加上几鞭，先入营中通报弘祖。

弘祖随即同了有方，并一班新旧将佐，远远来迎。接入大寨，各各见礼已毕，稽德又向弘祖说道："一别数年，元帅丰神比前更加光彩。闻知夫人乃当今英杰，不知可得拜见否？"弘祖道："山妻理该拜见军师。"随即分付左右，后营接夫人出来。不一时，梦月出来见过众将，随拜父亲。乌桓用手扶起，父女相见，不胜欢喜。梦月随即邀了松庵与玉銮，同入后营排筵款待。弘祖却在外营设下盛宴，与稽德接风。有诗为证：

锦帐开佳宴，笙歌对玉樽。

今朝来会面，无数慰离情。

饮酒中间，各人又诉了些征战的事情。弘祖又问稽德道："军师路上有何耽搁？直至今日方到。"稽德便将行至通天河，遇着虾精，不能前

进，后得郝鱼收伏及化龙飞去之事，对众人细细说了一遍。弘祖拍手笑道：“袁司徒前日原说日后倘有用他之处，所以带回晋阳，今日果然又干此功，岂非先见之明。”大家说说笑笑，直至更尽方才散去。稽德就与有方同榻而宿。

次日起来，商议攻城。先令石季龙引兵一枝前去探看，石季龙得令，即时结束齐整，点兵出营。原来其时怀帝已殁，朝中另立新君，乃吴王司马晏之子，武帝之孙，讳邺字彦旗，登了大位，号为愍帝。这日正是早朝，众官拜舞已毕，只见奏事官奏称：“陕州已失，贼兵长驱而来，破了汜水关，今已来到洛阳，势甚危急，乞陛下调兵应敌。”愍帝见奏，就问两班文武：“谁敢引兵前去退敌？”百官尚未回奏，早见太宰司马越出班俯伏说道：“臣虽不才，愿与陛下分忧。”愍帝见奏，十分大喜。即时传旨，拨御林军三万，令太宰即日出征。

太宰越久有积心要掌兵权，今见愍帝依他所奏，私心欢喜。出了朝门，竟至教场点起御林军，就令祁弘、王智为左右先锋，自己披挂端正，上马出城。抬头一望，只见前面征尘去处，无数兵马杀近前来，当先一面红旗，旗上大书“前军大元帅石”六个大字，旗下一个少年战将，且生得仪容俊雅。司马越看见，便将军马排开，令祁弘出战。祁弘得令，拍马舞刀，向前大喝道：“逆贼何名，紧逼禁城，意欲何为？”石季龙厉声答道：“我乃赵国前军大元帅石季龙便是。你是何人，敢来拒敌？”祁弘更不再答，举刀劈面砍来。石季龙将蛇矛轻轻隔过，两下大战五十馀合，不分胜负。祁弘心生一计，拍马便回。石季龙不知，随后来追，看看赶上，马尾相连，祁弘回头一看，心中甚喜，即把大刀暗暗放下，取出一张硬弓，搭上铁箭，望着石季龙心窝射来。石季龙看见，将身一闪，不期射中左臂，负痛勒马便走。司马越驱动大兵掩杀过来，石季龙只得放马落荒而走。正是：

凤落荒坡，脱尽浑身锦羽；龙逢浅水，失却颔下之珠。吕虔忘腰下之刀，雷焕失匣中之剑。

追将来好似离弦之箭，避得去还同漏网之鱼。可怜惯战能征将，暂作抛戈弃甲人。

说这石季龙负痛逃生，兵马折伤无数。回到营中，喘息稍定。弘祖一见，便问出战之事。石季龙道：“我领兵至城下，正遇着司马越引兵出城，两下即便交锋，战上数十馀合，未决胜负，却被祁弘暗射一箭，正

中左臂，以至大败，折了无数兵马，丧师之罪，惟元帅定夺。”弘祖道：“胜败乃兵家之常，岂是石元帅之罪。且请将息，待我与两位军师商议。”石季龙随入寝宫，自去调理。弘祖就请稽德、有方出来商议。不时二人出来，弘祖便将石季龙被祁弘射伤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有方道：“也不必用甚奇法，止消多令几员猛将对阵，自无不胜。”弘祖深以为然。到了次日，就令慕容廆、呼延晏、赫连勃勃、蒲洪引兵三万，竟望城下杀来。

且说那司马越杀败了石季龙，自以为得志，随即写下捷书，飞奏愍帝。愍帝大喜，即赐金花表札，以旌其勇。这日又闻得赵兵在城外叫战，即时结束端正，引着御林军杀出城来。两军相见，各不打话，排成阵势，放马相征。赵兵中早撞出一匹白文貔，一员大将手执双金锏，雄纠纠的杀将过来。祁弘随举大刀来斗，一往一来，战了二十馀合。那祁弘刀法更精，全没一些儿散乱，两下又斗了百馀合。祁弘便举大刀，竟望慕容廆砍来。慕容廆将身一闪，不想用力太猛，跌下马来，幸亏蒲洪手快，将慕容廆扶上坐骑。那边祁弘拍马来追，却得呼延晏接住，各举兵器，战了多时，被呼延晏一鞭打中左肩，斜在马上；正待逃生，却被蒲洪赶上，复了一刀，眼见得祁弘不能活了。正是：

可怜威猛将，碧血染黄沙。

晋兵队里早已奔出一将，乃是右先锋王智，跃马提枪，杀近前来。那边赫连勃勃即举兵器相迎。力战多时，赫连勃勃勒马而走，王智纵马来追，不提防呼延晏从侧里一鞭打来，王智避闪不及，打中面门，落马而死。那边司马越看见，不胜大怒，舞动宣花斧直杀过来，喝骂道：“无知贼奴，怎连杀吾大将！”呼延晏更不答话，接上就斗。慕容廆与赫连勃勃双马并出，两下混杀多时，司马越看看力怯，支架不来，放马便走。四将并力来追，被慕容廆看清，一锏打中脑盖，顿时死于马下。正是：

生前徒用千般计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司马越既被慕容廆打死，御林军尽被杀伤。有逃得性命的，都自散去。四将得胜回营，见了弘祖，各诉功绩，弘祖便叫取功劳簿注写明白，随起大军逼城下寨。

守城官看见，即时飞奏愍帝。愍帝大惊，即问两班文武：“谁人与朕分忧，谁人与朕出力？”只见众臣面面相觑，并无一个则声。愍帝看了这

个光景，殊觉不悦。只见班中闪出一位大臣俯伏于地。

不知却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金銮殿石珠开宴

话说愍帝见众臣默然无对，心中殊觉不悦。只见班部中闪出一位大臣，俯伏于地。愍帝抬头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琅玡王司马觐，随即问道：“贤卿有何所奏？”司马觐再拜奏道：“微臣虽是败将，今见贼兵临城，势不容缓，诸臣又无良策，微臣不忍坐视，愿再兴师捐躯报国。”愍帝闻奏，甚是欢喜，说道：“贤卿如此忠义，何虑贼寇不平？成功之后，必不相负。”司马觐即时出朝，点起铁甲军三万，出城应敌。

早有军士报知弘祖。弘祖便与有方说道：“司马觐前番被我杀得片甲无存，今日如何又敢领兵，当遣何人出去接战？”稽德接口说道：“他们众将都与他斗过，不若等我出去杀他一阵。看是何如？”弘祖点头称善。稽德即时骑虎出营，提了大刀望前杀来。司马觐便将兵马排成阵势，跃马提刀，向稽德喝道：“贼将通名！”稽德应声答道：“我乃赵国军师稽有光是也，你可就是司马觐么？”司马觐道：“既知吾名，怎敢犯禁！”说罢，将刀劈面砍来，稽德闪过，举刀相迎，战了三十馀合，不分胜负。稽德便生一计，将铁如意泼起空中，竟向司马觐顶门打来。司马觐不该横死，将身一闪，倒把那顶金盔打落地下，吃了一惊，无心恋战，拍马逃生。稽德也不来赶，取了金盔，自回营中去了。

且说这司马觐已是望六的人，吃了这一惊，飞奔入城，回入府中，竟病不起。正应了梦中老人将玉如意当头一击之兆，岂非天数难逃。正是：

可怜玉叶金枝客，梦断华胥不返魂。

司马觐既死，其夫人即时写书飞奏朝廷，愍帝见奏，不胜大恸，说道：“琅玡王乃忠义之臣，今日谢世，朕何赖哉！”正说之际，只见大司马王伟近前跪奏道：“陛下且请宽怀，琅玡王虽殁，天下尚或有人。臣举一将，可以退敌，乃山东人氏，姓凉名启宗，原任镇国将军，目今致仕在家，陛下可传圣旨宣取他来，重加封爵，使其平寇，必获全胜。”愍帝准奏，即时写下诏书，差使臣星夜前去宣取启宗。

不一日，启宗已到，入朝拜见愍帝。愍帝甚喜，封为大元帅，总督诸军事。即点羽林军二万，于内选出两个有武艺的为左右先锋，一个姓

徐名德，一个叫做韦应祥。分拨已定，只待出兵。

早有细作报入赵营，弘祖便对众人说道：“闻得这凉启宗也是一个名将，当用何策与他对敌？”稽德道：“不妨，随他几十个凉启宗，我也有力对他。”便差呼延晏、桐凌霄、崔宾佐、闻人彦带领精兵，竟至城下索战。凉启宗点起大兵，披挂上马，杀出城来。两军相见，各不打话，接上就斗，这场大杀，甚实好看。但见：

金鼓连天，杀声震地。旗分五彩，阵列千门。剑戟如林，两下里神嚎鬼哭；枪刀密布，真杀得地暗天昏。

人又斗，马又叫，实无拦挡；锣又鸣，鼓又响，吓去人魂。

直杀至昏惨惨，金乌将坠；两下里无胜败，未肯休兵。

众人混战多时，赵将闻人彦愈长神威，舞动开山斧攻杀上来，势甚凶猛，手起斧落，将徐德劈于马下。于是桐凌霄等，一齐驱兵掩杀过来，晋兵纷纷倒退，各自逃生。韦应祥又被呼延晏打死。凉启宗单枪独马，如何对敌得来？却被赵兵围定，四面杀来。凉启宗只得杀条血路，拍马奔逃，背后赵兵紧紧来追，凉启宗飞奔入城，即将城门紧闭，城上石炮乱打下来，赵兵只得收军回寨。见了弘祖，闻人彦献上徐德首级，呼延晏报称打死韦应祥，崔宾佐与桐凌霄夺得无数兵仗、衣甲，前来交纳。弘祖甚喜，随令掌簿官与他四人记下功劳，就与稽德，侯有方商议停当，尽起雄兵二十万攻打城池，自不必说。

且表那凉启宗飞奔入城，单驹进朝，伏于午门待罪。愍帝传旨，宣入凉启宗来至金阶，俯伏哭道：“非臣不忠于国，实是兵力不足，失军之罪，惟陛下施行，臣当引颈受戮。”愍帝道：“朕从早至今，并不退朝，专待佳音，不期又遭此败，非卿之罪，实朕之数也！”一面传旨令大司马王伟坚守城池，一面诏行天下，召集军丁，且待兵粮两足，然后复征。凉启宗谢恩出朝，自归帅府。

且说王伟奉旨守城，即将兵卒一点，不上千馀，心中没法，只得将百姓尽数点来，凑得一万；又备了许多擂木、炮石、火弓、药箭；又命火药局另漾合起一种大炮来，名为子母炮，一齐搬来，堆放城上，料理停当。

却说弘祖自那日计较端正，随令大军将城围得铁桶相似，尽力攻

打。城上便将擂木、炮石打将下来，兵马折伤无数。到了明日，弘祖又令军士搭起云梯，思量越城，又被王伟将子母炮放起，军士大半死于城下。你道甚么叫做子母炮？原来一个大炮内中又做许多小炮，所以放起甚是利害。一连几日，只是如此，弘祖心下甚是烦恼，便与两个军师商议。只见稽德说道“我有一计在此，目下暂且解围，离城二十里下寨，如此如此，自无不胜。”弘祖与有方俱各点头暗喜。随令解围，将兵马退至二十里之外。城中见军马退去，即时开门发放水菜，收买米粮，居民进出，缨络不绝。

且说弘祖兵马退出二十里，扎下大营。过了数日，稽德即令大小三军，都至营前听调。不一时，诸将俱到。稽德便唤王弥、呼延晏二人近前，分付道：“二人身材雄伟，可扮做脚夫，竟进南门至军政司前伏下，倘有兵马，便可接住厮杀。”二人依计去了。稽德又唤石宏、段琨及慕容廆三人近前，说道：“汝三人风姿飘雅，可扮作秀才，进北门至帅府前伏下，倘凉启宗引兵出来，便可截住。”三人听得，自去打扮。又唤李高、蒲洪二人分付道：“你二人可扮作关西客商，竟进东门，近着城门有一所客店，可在店中歇下，听城中发作即可砍开东门，招接兵马入城，便算头功。”二人会意而去。稽德又叫梦月出来，说道：“夫人可同陆丞相与袁司徒扮作村庄妇女，竟进西门，离城一二里有一尼庵，叫做莲真观，假作进香，在观中歇下，只听城中变乱，使可杀出。”三女将得令，各去改妆。大家妆扮停当，分投进城。稽德却扮做一个云游道士，摇摇摆摆，竟入南门。有赞一首说他的好处：

密如鬼神，疾若风雷。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追。昼不可攻，夜不可拢。仙也？神也？吾不知之，稽有光也。

正是：

有光妙计高天下，指日鞭敲金蹬回。

不说弘祖驱兵前进。且说只一行人各混入城，守城将官一毫不觉，凭他们四散伏下。其夜四鼓，只听见赵兵又来攻城，王伟即上敌楼，正欲令军士放炮拒敌，只见一个道士飞上城楼，提着大刀，竟望王伟砍来。王伟大惊，即拔佩剑相迎。不上二十馀合，早被稽德一刀砍死。敌楼上兵将，尽被杀伤，城中一时溃乱。那王弥与呼延晏听见喊杀之声，已知关目到了，即时脱出铠甲，持了兵器，从军政司前杀将出来，与稽德会合；莲真观内三个女将，听得城中发觉，也都杀出观来，惊得那些

尼僧，一个个躲藏不及。凉启宗知道城中变乱，即时披挂上马，引着铁骑三千从帅府杀出，正撞着石季龙等三人，力战多时，却被石季龙一蛇矛刺来，凉启宗闪避不及，死于马下。正是：

可怜惯战能征将，化作含冤带血魂。

且说那蒲洪与李蒿即时杀出客店，砍开东门，招接大兵入城，大家合兵一处。看官听着，洛阳乃是一个禁城，难道竟没有一军策应，凭他们这等猖狂？正所谓疾雷不及掩耳，如何接应得来？大兵既入城中，一齐混杀。人民号哭，四散奔逃，离乱之惨，有诗为证：

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。

宫妃红衶泣，宦监白衣行。

却说王弥与呼延晏二人首先杀入朝中，遍处搜寻愍帝，竟不知其去向。不一时，弘祖与诸将俱到，便在一间偏殿坐下。文武百官也有一半投降的，也有一半为国自尽的。不必细说。

弘祖随即传令军士，不许妄杀生民，一面出榜安抚百姓，面挨查司马氏宗族，要行剿灭。只见夫人乌氏向前说道：“妾当晚被司马冏所劫，甚亏琅玡王护卫，以至夫妻配合，父子团圆。乞元帅推妾薄面，赦其家属。”弘祖道：“彼既有恩于夫人，下官何忍加害。”传令众将，不许扰乱其府，令其子仍袭琅玡职，后来长大，就是晋元帝，这是后话且按。弘祖又将仓中米粟、库内金银取将出来，犒劳诸将。宫中宝物，尽数装载入车，将去献于赵王。便将宫殿烧毁，留闻人彦镇守洛阳，选定吉日，班师回朝。真个是：

鞭敲金镫响，齐唱凯歌回。

数十万兵马，欢声鼎沸，行向前来。所过州县，自有守将支应工给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晋阳。赵王闻得，即时排驾出郭相迎。

众将一见驾到，惊得滚鞍下马，齐齐拜伏于地。不一时入朝，到了金銮殿上。众将拜贺已毕，赵王便令两傍设放锦墩，令诸将坐下。只见又有一个女臣，扬尘舞蹈，拜于地下。赵王举目一看，只见玉肌花貌，美丽异常，便向众人问道：“此位就是元海夫人么？”梦月朗朗答道：“不敢。臣妾正是梦月乌氏。”赵王即时御手相扶，赐坐于傍。又向弘祖众人

说道：“朕深知众位元帅与将军鞍马劳苦，今日成功，何以相谢？”众臣齐称不敢。赵王又问弘祖道：“彼洛阳人民风景，还是如何？”弘祖奏道：“洛阳人民懦弱，风景山川，亦总不如晋阳。”就将稽德用智破城，愍帝逃脱之事，细细奏了一遍。又将各处地图献上。赵王览了一遍，只见末后又是一册，上面写道：

计开晋国物件：

宫锦万端。龙衣千副，珍珠百斛，翡翠千箱，珊瑚千树，琥珀千枝，黄金千万，白金千万，犀带千围，玉带千围，金盆百面，玉盆百面，沉香十车，象牙十车。

赵王看毕，即时传旨：将宫锦万端，犀带、玉带赐与弘祖众人，黄金、白金犒赏各部军士。五员女将各赐珍珠一斛，珊瑚十枝，金盆一面，玉盆一面，其馀俱令宝藏官收贮。随令光禄大夫排宴，庆贺功臣。殿东一带，是弘祖众人；殿西一带，就是五员女将。众臣谢恩，方才入席。赵王又命近侍将大金爵满泛御酒，分递功臣。歌舞音乐，一齐并举。真个是皇家绮宴，不比寻常。有诗为证：

金殿传宣开绮宴，大臣相率奉霞觞。

太平原是英雄定，兵气销为日月光。

众臣惟恐酒后失仪，略饮数杯，随即谢恩退出，赵王驾起回宫。到明日早朝，便宣众臣入内，欲加封爵。不一时诸臣俱到，拜舞已毕，分班而立，只见一个黄门官伏在金阶，奏出一句说话来。

不知却是甚么说话，看官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合欢亭众美团圆

话说石珠次日早朝，即宣弘祖众人入内，加封官爵。不一时众臣俱到，拜舞已毕，分立两傍。只见一个黄门官俯伏于地，奏道：“朝门外有个道士，飘巾大袖，却是生得圆眼长髯，说道要见陛下，不知却是为何？”石珠心下也想不起是甚么人，只得传旨宣他进来。

不多时，那个道士早已来到阶前，望见石珠，也不行君臣之礼，只把手拱道：“妹妹，别来无恙么？”石珠仔细一看，认得是吴真人，吃了一惊，慌忙迎下殿来说道：“吾师一向在何处？今日临凡，必有所教。”吴礼说道：“我当初授你天书，原叫你辅佐神霄，不期你竟自登大位，贪恋红尘，把本来渐渐迷失，深为可惜，故我特来渡你归仙。”那石珠原是有根气的人，听了吴礼这些说话，不觉恍然开悟，随向吴礼谢道：“若非吾师指引，险些堕落尘埃。”其时众臣俱在朝中，见吴礼要度石珠，大家闷闷不悦。那呼延晏不管好歹，大声嚷道（老呼甚是来得快，是当年李大哥再来）：“陛下甚没主意，我等辛辛苦苦，方才定得江山，正欲君臣同享富贵，怎听了这个鸟道人发这等没结果的论头？索性将天下还了晋朝，大家齐散伙罢。”

吴礼听了，微微而笑，一面对石珠说道：“汝杀戮太多，即日不能遐举，须归惠女庵中修满三年，方得飞升上界。吾今先去，汝可速来。”说罢，化作清风，寂然不见。

石珠随将宝位传与弘祖。弘祖不敢再推，即日登极，号为汉王。石珠即便改妆栉沐，正欲动身，只见袁玉銮与陆松庵俱作道扮，一同走来说道：“我等愿随主上修真。”石珠见说，一发欢喜。即时辞别众人，三个跨上坐骑，望前进发。弘祖与众将送出晋阳，挥泪而别。正是：

苍龙阙下来相别，白鹤山头去不回。

石珠三人行了多时，看看来到发鸠山下，竟入惠女庵中。三人把眼一看，只见青松翠竹，净榻明窗，竟像有人洒扫端正的一般，三人十分欢喜，随将行李搬入庵中，安放停当。这日就觉得身心洒落，散虑逍遥，三个喜之不尽。从此努力修真，并不懈怠。不觉修了三年，功行圆满，一朝仙乐来迎，三人登时遐举，并入玉峰洞中为仙。正是：

指日丹成谢岩石，一朝遐举入天门。

且说汉王那日登了大位，即封石勒为赵国公，乌桓为国丈太师，于晋阳城中起建太师府第，侯有方封为护国军师，稽德封为镇国军师，左丞相陆静，右丞相拓拔珪。王弥、闻人彦、赫连勃勃、蒲洪、李暠、沮渠蒙逊六员上将，俱封王位；石宏、段琨、慕容廆、呼延晏、桐凌霄、姚仲弋、崔宾佐七将，俱封侯位；李雄、符登、桓彝、费廉、乌宣武六人，俱封伯位；王子春、王浚俱封值殿将军。只有俞魁兄弟三人，不肯受爵，情愿归闲，汉王款留不住，立赐黄金千两，彩缎百段，差人护送还山，俞魁三人拜辞而去，自不再说。百官也都谢恩出朝。

汉王退入后官。原来乌后已怀六甲，这日临盆，生下一个太子。只见宫中霞光万道，瑞气千条，满体红光掩映，生得十分端厚，且又秀美异常。汉王一见，喜之不尽，亲手抱弄，即时传旨，大赦天下，秋粮夏税，各免三分，取名叫做刘曜，后来长大又与石勒共国事业，此是后话，不必细说。

到了弥月，诸臣入朝拜贺，汉王即命设宴款待。朝臣饮酒之间，忽然想起父母尚在平阳，十年不知音耗，随命石宏、段琨，带着香车、宝马，二十四名内臣，竟至如宾乡迎请父母。二臣领旨出朝，星飞而去。不觉已到平阳，二人因是去过的，所以竟不问人，直至厅上。只见一个老家人在里面踱将出来，看众人，随即问道：“你们这些军官是那里来的？到此何干？”石宏开口说道：“我们是晋阳来的，你家小相公已得了天下，今差我等前来迎接太王，你可快去通报。”那个家人听了此话，没命的跑入内边报知员外。那员外与封氏正在思量儿子，忽然听得此话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只得整衣出来，问个明白。不曾走出厅上，只见两个将官并二十四个内侍，一齐伏于地下。刘员外认得是石宏、段琨，连忙也跪下去说道：“二位请起，如何行此重礼？请问小儿身在何方，二位到此果有何事？”二人便将始末细细说了一遍，刘员外十分欢喜，即入内边说与封氏，夫妻快活异常，即时排宴款待众人，一面择日起行。不期石宏身子不快起来，不能前进，只得寻一道院歇下（又有一段姻缘），止得段琨一个护送太王。一日到了都城，汉王排驾出城迎接。到了朝中，汉王接了乌后一同拜见，登时送入永安宫中，设下御宴，与父母欢聚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石宏留于道院，隔了几日，也就好了。这日，只听得西廊之下，有人哭泣。石季龙不知是何缘故，出来观看，只见一个妈妈年约五

旬左右，领着一个美女，扶着一口棺木，在那里悲哭，又有一个家人并一妇女，紧紧的跟在身边。石季龙又走近几步，将那女子一看，只见生得：

美如珠玉，淡若烟云。眉似春山，眼同秋水。泪湿香腮，却似梨花带雨；呜呜悲泣，犹如莺转乔林。

真个是：嬲嬲身躯同弱柳，娇娇粉面胜芙蓉。

石季龙看了半晌，不觉目荡心摇，心下想道：如此美人，岂不是天姿国色！我石宏血战十年，以出九死一生，若得这个美人为配，亦不枉人生于世。但不知他曾定人否？道士必知，只去问他便了。随走入去向那当家道士问道；“方才西廊下有两个女人，在那里扶棺哭泣，却是谁家宅眷，你可细细与我说明。”那道士便明明白白的说道：“这是裴使君的棺木，那哭泣的是他夫人、小姐。原是晋阳人氏，使君因做清官，所以盖棺之后，一贫如洗，又无亲戚照管，遂至流落此间。今日正是那使君周忌，前来作享，所以如此悲泣。”季龙又问道：“这小姐曾定人家么？”道士道：“人家倒还未有。”季龙听见未有人家，心下暗暗欢喜，随即说道：“我倒也是晋阳人氏，未有家室，意欲结为秦晋，烦师父执柯，不知肯否？”道士道：“这却甚妙，等我就去说说看。”去了一会，走来说道：“奶奶请相公前去说话。”石季龙知道有些妙处，即欢欢喜喜跟他出来。

那小姐已是上轿先回去了，止有奶奶坐在那边。两下见了礼数，奶奶即便问道：“尊官姓甚名谁，家居何处？到处有何事干？”石季龙躬身答道：“小生姓石，字季龙，年方三九，乃是汉王位下功臣，奉旨来迎太王，偶感寒疾，不能前进，所以耽搁在此。不知太太在上，有失瞻谒。”奶奶便说道：“老身谢氏，先夫裴使君，年已五旬，却无儿子，止得这个女儿，名唤凤英，年方二八，尚未适人。因先夫临终吩付：要将骸骨归附祖坟，女儿孝思，情愿托身于人，得些财礼，为奔丧之用。我因惜别，蹉跎至今。闻知将军未有家室，况又住在晋阳，欲将此女奉侍巾栉，使先夫灵柩得附马尾还乡，便是莫大恩惠。不审将军意下何如？”

石季龙听了这一遍说话，喜得满心奇痒，不知搔处，连忙出位打恭说道：“只恐小生愚鲁，不足以当令爱之选。”随修子婿之礼，取出白金一千送过去道：“这些权为路上盘费，到了晋阳，另行大礼。尊居望乞说明。”谢氏道：“至晋阳进西门内，东首第三家，门前有滴水牌楼为

记。”石季龙听了，记在心头，两下珍重而别。正是：

止凭一席话，定却百年情。

不说谢氏奔丧回去。且说石季龙身子已好，又得了这个美人，心下十分快活，即时谢了道士，束装起程。不止一日，回到晋阳，便叫从人就去认明裴使君第宅，一面整理入朝。来至午门外，早有守门官看见，奏知汉王，即时传旨宣入。石季龙来至金阶，拜伏于地，说道；“臣因抱病在途，不及护送太王，乞陛下赦臣之罪。”汉王道：“卿自患病，何罪之有？”即赐平身。石季龙随立起，就归于班位。恰好慕容廆与段琨俱在班内，汉王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汝三人并皆青年，今日功已成就。何不婚娶？”石季龙奏道：“顷过平阳，偶有所遇，已纳彩矣。”汉王见说，即宣慕容廆与段方山近前，说道：“季龙今已纳彩，汝二人尚未定婚，谢兰玉与贺玉容二人，素有女德，才色双全，朕欲与汝为媒。玉容年长，当配段卿，兰玉可归慕容道将。”敕令三人在合欢亭内成亲。三人一齐谢恩。汉王又命钦天监拣选吉期，钦天监不敢有违，选定本月十五，诸煞不犯。可以完姻。

到了这日，合欢亭内铺设得金玉辉煌，筵开锦绣，曲奏仙音，三位新郎都穿着大红吉服，冠帽朝靴，打扮得十分俊雅，真个是天子为媒，功臣娶妇，一时富贵，压尽人间。不提慕容廆与段琨，且说石季龙排了许多执事，至裴家亲迎，一路上鼓乐喧天，花灯夹道，看的人挨肩擦背。来到裴家，拜雁已毕，即时上马先回。凤英小姐打扮得千娇百媚，从从容容，步出厅前，拜别母亲，洒泪上轿。有诗为证：

香风拂拂越罗轻，环佩珊珊下彩云。

杨柳丝丝眉上发，莲花朵朵步中生。

三乘花轿，一齐进门，拜过了天地，方才送入洞房。有诗一首，说那贺玉容与谢兰玉，诗曰：

昔年曾共耀金鞭，今日翻为夫妇缘。

从此谐和成白首，荣华福禄自绵绵。

贺玉容与段琨，谢兰玉与慕容道将，两对夫妻，十分和谐，自不必说。且表那石季龙归入绣房，命女侍将凤英小姐兜巾揭去，排上绮筵，

同饮合卺。石季龙忍不住又将凤英一看，只见容色鲜妍，真是娇红嫩白，石季龙看了，喜得出魂。饮酒已完，同归鸾帐，良人如玉，淑女如花，得意处与寻常伉俪不同。有诗为证：

洞房深处列笙歌，银烛生花艳绮罗。

寂寂兰膏香满脚，冷冷彩色耀眉窝。

芙蓉帐里添香暖，翡翠屏间柔语多。

莫道人间无乐事，双星今已渡天河。

到了次日，随请谢氏到府中奉养。一连吃了三日筵宴。过了三朝，就约慕容廆与段琨，三对夫妻，一齐入朝谢恩。汉王大喜，赐了许多金花礼物，三个女臣又入后宫，朝见乌后。乌后排宴款待，也赐了许多宝物，三人谢恩回府。

汉王在位，温厚贤明，百姓尽皆乐业，真个是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段琨、慕容廆、石季龙三人并皆生下男女，三家结为姻亲，往来甚密，夫妇共享上寿，子孙繁衍，富贵不绝。

秋复秋兮春复春，花开花落几回新。

十年血战犹疑梦，赢得英名万古存。